甲寅雜誌存稿卷下目錄

頁數

社說

譯論

通訊

時評

附獨立週報存稿

甲寅雜誌存稿

社說

學理上之聯邦論 四年五月

聯邦之論。初起於國內。正副兩面之說。彌引而彌長。非本篇所能罄其百一。故以學理爲題。讀者當知其一定之界。至於本制贊否何似。仍待他篇。總計本文所談。皆關於聯邦自身觀念。欲知聯邦之爲何物。茲或不無小補。至物之爲美爲惡。終俟讀者自爲權衡。故今番所陳。亦由之而贊否可得以施。非欲壟斷他人思想之力也。

愚疇昔著論曰。『聯邦者先有邦而後有國。歷史中數見之例。固不相差。然政論眞值。存乎理不存乎例。』或者病之。謂理由個別之事實歸納以得。『事實自個別散立觀之。名之曰事實。自其證明眞理觀之。則名之曰例。實則同一物也。且事實已然也。理當然也。當然必在已然之中。離已然無當然。』由斯說也。先邦後國。既爲聯邦已然之事。當然之理。卽在其中。自後凡爲聯邦。苟邦不先存。時曰非理。與愚例外別有理在之說。

不能相容。今請得而辨之。

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絕對者也。而政理、祇爲相對。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者也。政理則因時因地。容有變遷。二者爲境迥殊。不易並論。例如十鳥於此。吾見九鳥皆黑。餘一鳥也。而亦黑之。謂非黑則於物理有違。可也。若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君。餘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於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於九國。而未必卽宜於此一國也。或曰。自培根以來。學者無不採經驗論。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持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未敢苟同。善夫英之論者魯意斯(一)之言曰。『人謂政學之精。蓋存乎驗。但所謂驗。若視與科學之試驗同科。則相去萬里。以驗加之政學。亦惟謂詳察之試行之而已』其所以然。則科學之驗。在夫發見眞理之通象。政學之驗。在夫改良政制之進程。(二)故前者。可以定當然於已然之中。後者甚且排已然而別創當然之例。不然。當十五六世紀時。君主專制之威。披靡一世。距此以前。政例所

(一) Lewis' 語見所著 Methods of Observation and Reasoning in Politics 一七八頁、

(二) 參閱 Garner,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eience 二三頁、

存。罔不然焉。苟如論者所言。是十七世紀後之立憲政治不當萌芽矣。有是理乎。

如右所陳。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爲護符。『卽以例論。而先後之說。亦不足破。法蘭西統一國也。而千七百八十九年之革命。及倫的黨諸名士。曾有法蘭西聯邦之議。……又英吉利亦統一國也。……而自愛爾蘭要求自治以來。聯邦之思想。逐漸發達。兩三年來。爲說甚盛。』此愚前論之所言也。駁之者曰『法蘭西之事。已屬過去。況及倫的黨人專崇拜美利堅者。其主張聯邦。尤出於模擬。爲不切實况之空想。無一足證。至於英吉利。卽使他日竟爲聯邦。又安知不爲例外乎。』茲亦請得細論。

人類者富於模擬性之動物也。世有良法。從而擬之。本不足病。惟以謏陋所知。及倫的諸君子之倡言聯邦。乃事勢迫之使然。非必出於豫立之理想。蓋當諸君與山岳黨人。同據造法機關。(一)幸執國政。頗兢兢以法蘭西統一爲心。千七百九十年七月十四日。國民會議舉行諸省同盟祝典。意在堅諸省之志。使勿與中央相離。及倫的人並無異說。其後兩黨交鬨。溫和諸子。不敵山岳暴亂之爲一國政事。掌諸暴民屠伯之手。及

(一) Assemblée Constituante

倫的黨計無復之。乃翻然下省。驟翻聯邦之幟以抗巴黎。巴黎羣兇。宣言擁護唯一不可分之法蘭西。以割裂邦家之罪。嫁於彼黨。舉而殲之。聯邦主義。亦隨而息影。或謂茲之主義。乃一不切實況之空想。以愚觀之。實應於當年時事之要求。及倫的之敗。雖由山岳之凶頑逾分。而其時法人思想幼稚。政習拘攣。於單一聯邦。早持入主出奴之見。坐使橫逆者。隱操默契人心之利。乃其巨因。假使共信此理。一舉成功。愚敢決爾後八九十年間之革命流血。可以全免。即不然。而亦不至如彼之烈。此誠論世者所不可不知也。大抵當時誤解聯邦。輒謂國而有此。無異割據。其後法人自爲定義。特曰。『凡一政制。於各地方共同利益所關。建爲總體。以營之。使之支幹相聯。其他則入乎自治者。聯邦主義也。質而言之。聯邦主義。分權主義也。特其分權。兼夫立法行政。而其度又特高耳。』(一) 且其推論及倫的黨之所爲。謂彼有意分割法蘭西。如山岳黨之所蔽罪。斷乎不可。苟最後成功。終歸及倫的。其將無害於法蘭西之統一。無可疑也。(二) 且論者

(一) 見 Block, Dictionaire de Politique 九八九頁。

(二) 參照同書九九〇頁。

其毋謂法蘭西之聯邦主義。特偶發於第一次革命之頃。自後卽不復能殖也。蒲魯丹、(一)前世紀中葉社會學者之斗山也。嘗著『聯邦主義』(二)諸書。鼓吹斯義。其言曰『法蘭西聯邦。當以獨立之理想樹爲組織。以成之於斯時也。其第一步。乃在以最多之自治權。讓之諸縣。以薩威稜帖。讓之諸省』(三)夫蒲氏之著述。價値何似。非茲篇所能評隲。其所當注意者。則此公之思想。印入法人之腦蒂至深。雖曰千八百四十八年之革命。彼身爲議員。且無能爲役。而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共和巴黎政府。亦欲試行而未果。今後何時可以實現。或竟永無實現之日。俱不可知。而最近法學大家。則頗遠紹蒲氏之說。懃懃論列。狄驥(四)與葉斯曼、(五)方今法蘭西學者。以書談法理。名聞天下者也。其所著書。皆大於聯邦原理。有所發揮。(六)且謂二十世紀之新思潮。咸集於此。(七)其

(一) Proudhon、
(二) Du principe fédératif et de la nécessité de reconstituer le parti de la Révolution、
(三) 語見蒲氏所著 De la Capacité politique des Classes Ouvrières 二三五頁、最見葉斯曼引之、
(四) Duguit、
(五) Esmein、
(六) 狄氏 Le Syndicalisme 一書、頗祖述蒲氏之說、
(七) 見葉氏 Droit Constitutionnel 序論、

言精深奧博。非可悉舉。愚異日當爲專篇以介紹之。

至於英吉利之爲聯邦。已漸由理想而入實行時代。或字之曰例外。愚謂此一例外。已足證明邦不必先存於國而有餘。夫邦先於國。其例多。邦後於國。其例少。據此少例以護其先國後邦之議。此非於先邦後國之多例。有所觝排。或謂愚以己說「否認」其說。實則無所謂否認也。聞之蒲徠士曰。

邇來吾英主張聯邦組織者有二說。一將全英裂爲四邦。從而聯之。一將全英視作一邦。與各殖民地共爲聯邦。而已屬於其下。之二說者。固不必今日卽見施行。而真值所存。足資論究。蓋以彼表顯憲法將以何時而易性。由何式而變形也。……苟後說而將行也。必也先以法案創造聯邦憲法與夫聯邦議會。此種法案。由巴力門通過之。以其聲明爲全帝國而立也。法律上之效力。母國所被。與各殖民地同。苟此法案列舉若干事。如帝國國防與夫商船法版權法之類。取之於巴力門以及各殖民地立法院。而歸之聯邦會議。因是巴力門於各殖民地之所爲。不能自由取消變易。則今之所謂巴力門萬能主義。將至減其效能。

其又一說。則聯合王國。立英倫愛爾蘭蘇格蘭威爾士爲四邦。自化爲一聯邦之制。各邦既自有其政府與立法院。以處理其地方政治。而凡共同事業。則以巴力門爲聯邦議會而屬之。如美利堅之有康格雷。坎拿大之有道密議會。(一)澳洲之有康芒議會(二)焉。出斯道也。勢將以地方政務。絕對屬之地方議會。使巴力門無由干涉。於是剛性憲法。將代今之柔性憲法以興矣。

更有人焉。合前兩說於一爐而治之。其法則將聯合王國離爲四邦。與各殖民地並立。共遣議員於『全不列顛聯邦議會』。(三)此其憲法之成爲剛性。亦與前同。(四)(五)

夫不列顛自其本部言之。曰聯合王國。自其全體言之。曰不列顛帝國。而皆國也。無論

(一) Dominion Parliament.

(二) Commonwealth Parliament.

(三) Pan-Britannic Federal Legislature.

(四) 見Bryce. Studies in History and Jurisprudence 二四五至二四九頁。

(五) 自愛爾蘭自治案通過後。愛爾蘭四省中之一省曰威爾斯德。起而抗議。至於用兵。政府出爲調人。曾提議以愛爾蘭四省立爲聯邦。意在使其各得自治之權。不以教派之別。互相凌蹂。此又於上述三說以外。別具一體。最饒趣意者也。

其為聯邦之道何出而非將其分子先樹為邦不為功此於蒲氏之文可以一覽而得反對斯說者每言其計求便初未聞以邦不可立相詆諆也且由蒲氏之言單一與聯邦之遞嬗一憲法之變遷耳此種變遷當然屬之國法範圍以內邦國之關聯果何後先之足分也

凡右所陳不過於英法所以為聯邦之道珍重而更道之或終以其未為實例不足取證雖不列顛之聯邦以愛爾蘭自治之故成其小半（一）以非全豹仍有恨焉愚因請得進言中南美諸聯邦

中南美諸共和國大都由單一進為聯邦千八百五十七年墨西哥聯邦成逾年哥崙比亞邦聯成六十一年而聯邦成六十年阿根廷聯邦成九十一年巴西聯邦成千九百三年委內瑞拉聯邦成就中巴西尤為著稱巴西者王國也千八百八十九年革命軍起而逐王隨而變易政體「在王政之下巴西乃一強有力之集權國自千八百八十九年革命以至於今則為聯邦共和其憲法取法北美惟恐不肖故其國以「巴西

（一）愛爾蘭自治案一曰聯邦自治案 Federal Home Rule

合衆國」(一)爲號。決非欺人。』(二)夫聯邦先例。類先有邦而後結約爲國。自南美諸國反其道而行之。國家組織上遂別開生面。而大爲法家探討衡論之資。耶律芮克、與之公法學者言聯邦有重名者也。於斯特爲注意。其言曰。

夫聯邦之各邦。或者於建國之時。既已先存。或者於建國之後。始行加入。而後例之中。復有二別。一新入分子。至今立乎聯邦之外……一、聯邦以其所有之權。在邦權所許之範圍以內。讓於所屬之地方。其地方無論爲省爲州。因以造爲政情使其組織含有獨立國家之性。(三)在第二例。邦之於中央也。其服從性不出於創以其夙爲一般之服從者。今特承其流而用之也。以此之故。其在單一國亦得化爲聯邦。如最近巴西之所章示是也。(四)斯時之所當爲者。亦新造各邦耳。以言乎國本來存

(一) The United States of Brazil.

(二) 詳見 Jenis, Brazil 一一八頁、

(三) eine selbständige Staatliche Organisation 謂各邦有國家性、此耶律氏之見、鄙意不以爲然、後當細論、

(四) Auf diesem Wege kann sich auch ein Einheitsstaat in einen Bundesstaat verwandeln wie in jüngster Zeit die Vereinigten Staaten von Brasilien gelehrt haben.

在今之聯邦組織特使憲法蒙其變遷無餘事也聯邦之發生與夫法理上之可能有如於此此誠最饒趣意者矣(一)

由耶律氏之言以觀單一國之轉爲聯邦絕無不合法理之處其所以然則聯邦所需服從中央之性乃有定量不及其量而使進而求之與夫已逾其量而使退而就之途雖有殊而其歸則一譬之三帶邦聯爲寒帶懼其太寒單一爲熱帶有時懼其太熱惟聯邦溫帶淸燠適中果見某甲自寒帶移入復見某乙自熱帶移入以常識推之人將不是甲而非乙今也自寒帶至者日多而來自熱帶者不數數觀主奴之見遂因以生甚矣政習之拘人也大抵由邦聯改作聯邦其服從性爲創由單一改作聯邦其服從性爲因耶律氏樹義之堅洵足一空理障創者能之因者宜尤易易謂曰不能愚實惑焉世之論者或視單一爲政體之終級聯邦特其過渡因謂化單爲聯乃羣治退化之徵討論及此常訴之實在國情非玄理所能畢事姑不具說特人之懷挾斯見以爲改制有所未安斷非謂事實有所不許柏哲士郎徵偏於是者也然其言曰『單一國家

(一)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七七九頁、

準夫聯邦或二重政府之原則。施其組織。乃絕對可能之事。』(一) 故夫先國後邦之說。就而細論。惟有政情合否之問題。決無本身能否之問題。此愚之敢於斷定者也。於斯有當爲讀者警告者。則單一國之創設聯邦。本蒲徠士耶律芮克柏哲士諸家之說繩之。蓋屬於憲法變遷之事。而非國本破壞之爲。在勢革命之後。其制易成。然必革命而其制始有可成。其說亦無根據。是故千八百九十一年之巴西。誠乘革命之機。于九百三年之委內瑞拉則不爾。至英人盛倡聯邦論。其與革命思想風馬牛不相及。尤不待言。然今之爲言者曰。

吾素謂中國非不可造成聯邦。但在今日。則有所不能。使當革命之時。各省依獨立力量能自制成根本法與統治機關。然後再集合組織中央政府。則聯邦成。或過此以往。有非常巨變。再演辛亥八月之活劇。而使各省有爲邦之實際。則中國亦可成聯邦。準此爲例。美之得成爲聯邦。亦由各州有離英獨立一事。始確實取得邦之資格。否則彼依據免許狀所定之憲法。恐至今不脫英皇命令之性質。反之法未能成爲聯邦。與英欲行聯邦而猶病未能者。亦由未經此程序之故。今日中國各省有無自立之根本法存在。依此現狀爲設施其地方

(一) It is......possible that a single State may, as a matter of fact, construct its governmental system upon the federal or dual principle (參閱商務印書館政治學及比較憲法論上册九二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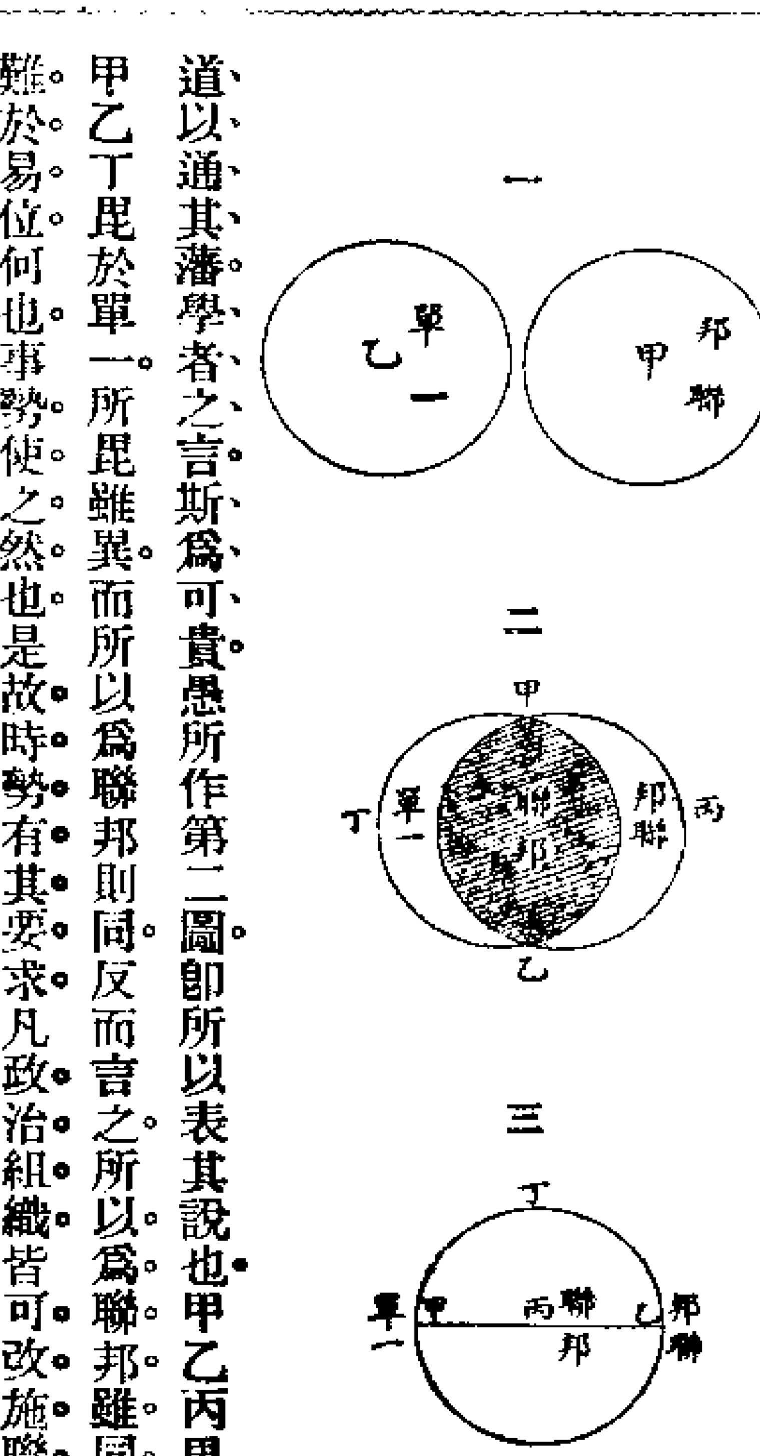
權限。無論為概括為列舉。是否皆賴國家為賜予。秋桐君若非取第三次革命手段使各省先建為邦。則無論如何設定條件。謂中國宜於聯邦之組織者……其實終不是。

愚審此說之受病處。乃未暇細為聯邦與邦聯之分。苟彼主張邦聯。或主張由邦聯政體之聯邦式。多少尚存其舊有聯邦之質。（一）愚未敢以其說為不然。若夫純粹聯邦。或保有若干分單一性之聯邦。則實無取經過革命之一程序也。大抵一國政權之分配。不外邦聯聯邦單一三級。而三級之中。邦聯單一。兩俱離立。如甲乙二圓之不相關。惟至聯邦。乃邦聯或單一之所遞演而出。自來二獨立國以上依平和之序。準原有之法。蒼頭特起。樹為聯邦。歷史中尚無其例也。（二）惟其如此。聯邦之為物。視其何所自出。政性莫不徵昆於彼焉。欲求醇乎醇之聯邦。蓋猶理想中事。善夫史家胡禮門之言曰。「聯邦政府者。鈎其玄而言之。乃所以調和兩極端制者也。兩端之間。為地至廣。其所容。聯邦之式。亦至夥頤。有時竟或傾入其所近之端。不可驟辨。此乃理有固然無可。

（一）現在德美皆不得稱為完全之聯邦式、而德尤甚、斷其內容、蓋介乎邦聯與聯邦之間、名家論此者多矣、參閱 Garner,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 一五二頁

（二）參閱柏哲士兩務譯本上冊九十二頁、柏氏謂史無此例、乃政治學之福。

疑也。』(一)胡氏史識絕倫。其言遂於政學中獨闢徯徑。蓋彼著聯邦史時。在千八百六十三年。北德聯邦。猶且未立。史例之足資左證者。悉介乎邦聯聯邦之間。聯邦之降於單一。或由單一而成者。未或一見。而乃獨樹眞詮。創爲兩端調和之義。使聯邦單一。有



道以通其藩。學者之言。斯爲可貴。愚所作第二圖。卽所以表其說也。甲乙丙毘於邦聯。甲乙丁毘於單一。所毘雖異。而所以爲聯邦則同。反而言之。所以爲聯邦。雖同。而所毘難於易位。何也。事勢使之然也。是故時勢有其要求。凡政治組織。皆可改施。聯邦之制

(一) Freeman, History of Federal Government 第一頁。

惟改施之時不可不注意其所毘者乃爲何端毘於丙者不可強傚甲乙丁之聯邦毘於丁者不可強傚甲乙丙之聯邦必欲傚之其事必至大謬言者之心目中似乎祇有甲乙丙戊而無甲乙丁戊故一談聯邦即望德美而却步非必謂德美之不可爲也乃爲德美必首創邦聯如欲得邦必由革命而革命又其所不欲出者也須知凡事亦問其理如何耳理果充實如無他種障礙即可立見施行人謂聯邦必依革命始得造成愚謂革命云者不過一種排除障礙之手段果有他法其排除障礙之力等之革命諒亦人所樂從特其力何因而至未能立證人或不之信耳然愚敢言斯力不至即革命亦不爲功辛亥之役吾嘗有爲聯邦之機矣而卒不成何也斯力未至也法蘭西千七百八十九年之役與夫千八百七十一年之役不僅有爲聯邦之機而且有爲聯邦之事而卒不成何也斯力未至也言者謂法之未能成爲聯邦乃由未經革命程序之故愚誠固陋未敢以其言爲有徵斯力者何力也曰輿論力也麥克支李曰「不列顛各島之行聯邦主義也似仍屬未來之事何也以輿論之未熟也」(一)是則聯邦之成否

(一) Mckechnie, The New Democracy and the Constitution 一八五頁.

惟視輿論之熟否以爲衡輿論朝通則聯邦夕起輿論夕通則聯邦朝起初無俟乎革命也若夫輿論終不可通聯邦卽永無由起雖革命無益也以第三圖表之丙爲聯邦無論由甲點單一或乙點邦聯以至於丙皆非輿論之力不行而由甲經丁以至於乙則破單一爲各邦屬之革命以內之事苟革命之力已至於乙而輿論之力不導之由乙以達於丙聯邦終無由成時則革命之力已達終點惟有復經夙程由丁以反於甲吾國辛亥與法蘭西前事章章明也由是觀之可知創造聯邦與革命程序初無邏輯必聯之關繫吾人亦從事於甲丙半徑已耳舍正路不由而懷疑於甲丁乙半周爲道之過迂且險因不敢竟其詞說且不悟道行至乙所須乙丙半徑之力其量仍與甲丙同甚矣其惑也

其次之當辨者論者於聯邦之邦字頗多拘泥如所謂地方權限賴國家賜予者不得謂之聯邦卽爲邦字所縛之故愚請得往復論之

討論此題有德派美派之別吾人當兩者並論視何者於法理爲尤合於吾國國情爲尤適者從之不可先主一說以奴其他也言者之病似在墨守德人之論而未悟德人

在德言德。吾不爲德。卽難生吞其說。而無所變通。其所引拉龐德之言曰。

單一國土地及人民。皆屬國家統治高權之下。而於聯邦則有二重。卽土地人民屬於邦權之下。此邦又隸於國權之下是也。國權之直接客體爲邦。邦者爲單一體。爲公法上之法人。乃國之直臣屬也。邦之疆域。間接爲國之疆域。邦之人民。間接爲國之人民。故聯邦者邦自屈服之謂者。非壓制及解散其邦也。邦上戴國。下復馭民。

讀者第一當知拉氏此言。乃其所著德意志帝國國法之一段也。戴雪嘗懸爲戒律曰。『聯邦主義以美利堅式發達較爲完全。……瑞士坎拿大大抵宗美。至於德意志帝國。無論取爲何種政制之代表。皆爲畸形。此種畸形。蓋生於歷史與夫臨時種種事變』(二)此種事變。今不暇陳。惟一念及普魯士之强橫。已足證爲聯邦之變則。大凡由邦聯改組之聯邦。原有邦權。不肯輕讓。原有名號。亦不肯銷。況如普者。更不待論。故拉氏曰。『聯邦者……非壓制及解散其邦也。邦上戴國。下復馭民』質而言之。各邦者仍得保有其國家之性質也。若夫美人之說則不然。柏哲士曰。『聯邦者非複合國也。極而言

(二)見 The Law of the Constitution 一三五頁。

之聯邦之名吾且不承(一)所謂聯邦云者亦兩種政府立於同一薩威稜帖之下云耳……原有之各國家在新國家中僅成爲政府之各部非有他也以邦名之絕不正當所以云然亦中無所有之榮名而已(二)自來事物新陳代謝舊名每沿而不改別創新名以詁新質蓋非一時所能爲也』(三)美人之有此說亦其特別事實驅之於是如拉氏言聯邦者諸邦不被壓制解散者也而美洲南北之戰林肯直接壓制解散之邦無慮十數此其所謂邦者意味果何如乎柏氏又曰『再造諸邦其鑰乃在爲聯邦制之所謂邦下一精詁……吾知單純國家之根本原則薩威稜帖也薩威稜帖者權之最初無限可以致人服從否則加罰者也至聯邦制下之邦則異是若而邦者地方自治機關立夫共同憲法最上權威之下而保留其餘力者也……邦之性質如此人謂聯邦之邦不能解散是何理也』(四)由斯以談美之國情不同於德卽不能適用拉

(一)……that this (federal state) is no compound state; that there is no such thing as a federal state,……

(二)……the old states become parts of the government in the new state, and nothing more. It is no longer proper to call them states at all. It is in fact a title of honour without any corresponding substance.

(三) Political Science and Constitutional Law 上卷七九及八〇頁、同書譯本上卷九一及九二頁、

(四) Burgess, Reconstruction and the Constitution 1866-1876 一及三頁、

氏所定之義。而吾之國情。且不同於美。人見德人講其國法。如是云。然因以概括聯邦一切之利。謂吾不能如彼聯邦之名。有所未安。愚殊未敢雷同其說也。

且德奧法家之中。其說亦不一致。耶律芮克、卽恆與拉龐德抗論者也。拉氏曰。『邦之疆域。間接爲國之疆域。邦之人民。間接爲國之人民。』所謂間接。耶律氏則不謂然。其言曰。

聯邦者。合諸邦而爲一體者也。易詞言之。凡聯邦權限所能到達之處。諸邦所有各別存在之點。皆當消除。以是之故。諸邦之土地人民。皆收入聯邦權限之中。凝爲一體。邦之疆域。卽國之疆域也。邦之人民。乃統於一尊之人民也。(一)

耶拉兩家所見之差。亦有大故。耶律氏主張國家要素。存乎薩威稜帖。而拉氏則否。由拉氏之說。縱無薩威稜帖。仍不害爲國家。故有邦國同體之論。耶律氏反之。故如上云云。言者於此。主拉不主耶律。故曰『聯邦之邦。實爲國家。不過無最高權耳。』愚嘗譬之。

(一) Daher sind in ihm (Bundesstaatsgewalt) Gebiet und Volk der Gliedstaaten zu einer Einheit zusammengefasst. Das Land der Gliedstaaten ist sein Gebiet, das Volk der Gliedstaaten sein einheitliches Volk. **Jelline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七七一頁。

最高權之於國家。猶理性之於人。舍最高權不得言國家。猶舍理性不得言人。邦非國。以無最高權。猶動物非人。以乏理性。今倣言者『不過』之說。則所謂不過者。又何所不至。是亦得曰『動物實人。不過無理性耳』。其將許之否乎。愚見柏哲士韋羅貝諸氏於此致辨綦審。請徵柏說如下。

拉龐德博士。既欲爲諸邦保存眞國家之性格。同時復顯言是種國家。未嘗賦有薩威稜帖焉。既恐此之國家。無以別於他種奉令承教之機關。又爲之言曰。大抵國家之特性。不在薩威稜帖。而在有力强迫自由民衆。服其命令。吾因之愈惑矣。苟其此類强制之權。獨立而不出於界予。是非他物。卽薩威稜帖也。不然。苟其稍有界予之意雜乎其中。則博士所恃以分別邦之於國。與夫地方之於邦。兩種關係者。立至墜地。何也。其在地方。彼之權力。明明有所自出。而又何嘗不能强迫自由民衆從其命令也。故苟在聯邦制中。薩威稜帖絕對存於總體。則惟總體爲眞國家。其各邦與地方異點所存。亦惟地方承權於邦。由於訓示而有定性。邦承權於國。由於容許而無定性而已。(一)

(一)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III No. I, P. 128 愚見羅韋貝引之、

由斯以談。邦非國家。可以立辨。說者曰。『聯邦與地方分權。……其間有一界限。於此界限以下。任何程度之高。皆爲分權。於此界限以上。任何程度之低。亦爲聯邦。英吉利之自治與分權。固不亞於聯邦。……而英仍爲分權。非聯邦也。故聯邦與分權之界限。爲地方團體有國家之性質與否。如其有也。是爲邦。無論命名曰州曰省。總之爲非主權國也。當爲聯邦。如其無也。則仍爲地方。』此論雖辯。而以何者爲國家之標準。乃爲先決問題。若謂主權者非標準也。則國家云者。特吾漫字之爲是物已耳。卽善爲說辭。亦不過如拉氏有力執行命令之謂。今其言曰。自吾號爲國家以往。無論其執行命令之力。至何程度之低。皆爲非主權之國家。則一鐵路公司。亦非主權之國家也。一小學校。亦非主權之國家也。豈獨曰州曰省之地方也哉。

論者又引耶律芮克之說曰。『聯邦國者。多數國家所組織之一主權國也。其國權乃由於結合一體之各國家(卽邦)而生。』以此證明邦爲國家。非若地方任國家之編制或解散。玆其不足證明。讀拙論至此。已可知其梗概。請得更詳言之。

耶律氏之說。僅就本文觀之。與謂爲聯邦之定義。寧謂爲邦聯之定義。故不通觀耶說

之全而僅執此段施其評隲未爲當也耶律氏之論邦也僅於其權力之獨立運行處而國家之至於服從國權之處則不認其有國家之資格也（一）故本耶律氏所言而斷定邦爲國家亦爲相對而非絕對耶律氏一則曰國家之所以爲國家者以其能統治也（二）再則曰聯邦之破裂與夫諸邦之脫退法理上不可能何也以其爲國家也（三）遵是諸說則儻有如美洲南北之爭起於所立聯邦之內而謂國家不可行其最高之權以解散而編制之如林肯之所爲爲愚未敢以爲邏輯應有之斷案也

卽以耶律氏本文論之謂國權出於各邦其所取證乃以德意志聯邦爲重施之美洲將立見其說之未安也美洲憲法之開端曰『我合衆國之人民爲欲組織最完全之聯邦……制定憲法如左』（四）波因哈克曰此之所謂人民指各洲之人民耶抑指聯

（一）……der Gliedstaat hat daher auch nur, insofern er der Bundesstaatgewalt nicht unterworfen ist, Staatscharakter, verliert ihn aber……soweit er der Bundesstaatgewalt unterworfen ist,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七七三頁、

（二）同上、

（三）同書七九頁、

（四）民友社平民政治譯本、僅譯作我合衆國、……而略去人民字、爲精要所存、萬不可略、

邦全體之人民耶斯爲一大問題(一)易詞言之此憲法者乃諸邦之所制定耶抑總體之所制定耶然若而疑問德人誠未易決而美人則未見其艱試檢其同盟公約條款觀之彼其開始卽列舉諸州之名可見千七百八十九年之憲法不曰州而曰民乃爲自邦聯進爲聯邦國權不基於州而基於民之證(二)此亦談聯邦者不可忽視之點也且耶律氏此說泰半由於歷史觀念發生凡聯邦自邦聯遞邅而來者尙能勉強置之此義之下至非然者與其說風馬牛不相及也此卽以耶律氏之言證之足矣其說曰

聯邦基於憲法而不基於條約如聯邦組織起於散在之諸國此自先立條約而憲法緣之以生至由單一國或屬地改爲聯邦如委內瑞拉墨西哥阿根廷巴西諸合衆國焉則異是何也此之所謂邦者必經聯邦憲法之許可而後能施其組織也(三)

由是可知耶律氏國權發於諸邦之言彼並非以之遮蔽所有聯邦之制吾國若爲聯邦國情同於委內瑞拉諸國而不同於德美奈之何覩人半面之談而自阻也

(一) Bornhak,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三四九頁

(二) 參閱 Harrison.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十四頁

(三) Allgemeine Staatslehre 七七四頁

或又引蒲徠士之言。以證邦先於國曰。『諸州憲法。……決非自聯法所賜。且不特法文如是也。最初之十三州。爲各別之共和國。其起源甚古。自亞美利加殖民之初。以逹革命戰爭之時。早已成立。……若使諸州僅爲聯邦政府所創造。則決無是也』。愚曰。此、史、家、之、言也。蒲氏本以史識見重於時。故其所言。往往歷史臭味過重。此其爲說。美人之駁之者多矣。韋羅貝曰。

或曰。諸州權力。本來有之。吾直不解所謂本來。乃何義也。如諸州者。不能外於聯邦。別有政治團體之資格。則本來權力一語。亦僅含有歷史上之意味。謂創造聯邦之時。彼或爲獨立國家而已。至言法理。彼之得爲合衆國之一員。其法權純出於聯邦憲法之界予。無有他也。或曰。諸州政權。不同法律義務。苟吾詮之不謬。蓋謂權之行使與否。以及行使之方式。大抵由諸州以意爲之。無法律爲之制限也。雖然有若市府。有若郡邑。僅得字爲行政小區者。亦何嘗不有此種自由伸縮之權乎。或又曰。諸邦發號施令。義同法律。故不失爲國家。易詞言之。彼於法權以內所布政令。效力乃與法律同科。然此種定義。推之所有一切行政機關。無不相宜。總而言之。從法理上。

以觀聯邦之諸邦與諸邦之地方行政區域其權力之不同特一程度問題至根本上之異點自訴之史蹟以外直無從覓也(一)

韋氏之言。博深切明。最近美洲政學諸家之言。大都類是。此可以結吾論矣。

本篇所談。未嘗自立條段。特就時賢所論。略以己意相與參稽。而亦未盡也。異日有隙請更論之。綜計所談。歸於三點。(一)組織聯邦。邦不必先於國。(二)邦非國家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而無根本原則之異。(三)實行聯邦。不必革命。所需者輿論之力而已。至於此制是否宜於吾國。宜矣。利害如何。皆非本篇之所問。茲所講明。亦聯邦自身觀念而已。前固言之。欲知聯邦之爲何物。茲或不無小補。至物之爲美爲惡。終俟讀者自爲權衡。故今番所陳。亦由之而賛否可得以施。非欲壟斷他人思想之力也。愚因之有感矣。聯邦之說。徵露於辛亥革命之際。徒以倡統一者專制輿論。說乃不張。偶有言之。輒指目爲暴亂。甚者追論至今。猶覺斷斷。愚爲此言。非歎息斯說之見殺於當日。縱令不爾。施行之結果。亦未必良。特近頃以來。統一之失。日益章明。智者發

(一) Willoughby, The Nature of the State 二五〇頁、韋氏現充北京政府顧問、

策以慮難。賢者慮衷而求治。恍若聯邦之制。行之有道。容足奠民生於安利。拯國命於紛糾。愚也政識不周。實際上此制是否可行。願聞賢豪長者之教。但在理想上。聯邦之論。必當聽其獨立發展。政府不加禁斥之詞。社會不表閉拒之態。乃愚所絕對主張。凡在一國。政治之事。有兩領域。廣袤等焉。一即實際。一即理想。無實際政治無由行。無理想政治無由進。前者政家所爲。後者哲家所爲。政學兩派。融和而並邁。固最足尙。苟不可得。即一時之舛迕。亦無所防。要之一國有政而無學。舉所施厝。皆苟且顢頇之爲。而無辨理析義之士。盾乎其後。其國將不足以久存。是故史家記政。政治史與政治思想史。並重。蓋舍思想而言政治。亦如無本之泉。涸可立待。已耳不足稱也。

愚更憶及英之論家莫烈有言。欲持以告倡聯邦論者曰。

凡造一意。欲以行之。苟無害於而儕。即遣即行。無所於礙。惟事關改制易俗。非廣衆同心。併命戮力。莫能舉者。則人之肯以心力相向。其數是否足舉吾事。誠爲問題。然吾固言之。實行爲一事。提倡又爲一事。誠改誠易。此固須時。至就改之易之之胡以爲要。切實陳說。息息可以爲之。初無時機未熟之憂。縱其說未盡安。亦可不慮。蓋人。

能造作新想卽其新想業經圓滿之徵正如雨後之筍其芽自生已熟之瓜其蒂乃落夫革新者流實與保守之徒中分運命異教之士其爲時勢所孕育與正教之子無殊善夫培根之言曰真理者時代之驕兒也以知新想者非履空桑巨人之跡以生亦非若明珠黑夜之投而至此有其自然之境不爽之因苟其已至吾前必將炙第往叩他人之門而求其採納吾冥行而得見光明亦必有他人暗中摸索去吾不遠吾之發明特其的耳彼他人者未能自覺新理及其由吾覺以相示其受之也必且不啻若自其己出焉縱或多數之人不肯自覺我覺之而亦不受是亦決非有力之前提可據以匿理不告譬猶有燭在手其光已然吾必藏之深林使人莫見非義之正者也時會未至云者特在他人爲然焉耳在吾則明明至也人之意向決非可知與人爲隣隣之政治思想將以何時而變抑或不變吾不能斷其所能斷者則此種改革吾所決然爲之者也吾以爲是而獲行足以善羣而福衆也備豫者苟無其人事將無成功之望也吾果不欲備豫安知人之不欲不正如吾則成功之望將自無而之絕也凡茲諸點見理明切之夫萬不可忽如或忽之是其所爲爲害於所信

之理與暴者之所爲爲害於所惡之理其度適同何也其爲拔本塞源之道一也。(一)莫氏之言美矣備矣。客懼聯邦論不與社會相容。請覩此矣。

顧愚於今之談士。有大惑者。則彼不免爲政象羣情所局。而又不肯自棄其論也。乃倡爲採聯邦之實而諱其名之議。荀子之論名曰。『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猶使同實者莫不同名也。』此邏輯之通義。而吾儒發之者也。今其言曰存聯邦之實。去聯邦之名。去其名。亦必有名之者也。是同實而得異名也。又尹文子曰。『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今以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是定之說可廢也。非聯邦之名。而行聯邦之事。是驗之說可廢也。二說俱廢。邏輯爲墟。由是『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吾儒之所謂亂。將由是而起也。愚聞學者制名未謹。或見地不同。恆有名存而實不至之事。如胡禮門著聯邦史。自以史家之態。異於哲家。凡後派正名定界。以爲未達於聯邦之域者。彼均認之是也。至實存而名不至。未之前聞。如曰聞之。則是其人之識。未足以名。如蘇子瞻之記石鐘山。

(一) morley, On Compromise 二一七頁、

所謂漁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者也。若識足以名之。而輒避其名不取。無是道也。荀子又曰。『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是故名聞而實不喻者有之矣。未聞實喻而名不聞者也。此邏輯之說也。

至言事實。今人之於聯邦論。相驚以伯有也久矣。今詭其辭曰。吾言聯邦之實。不主聯邦之名。則驚者必且愈驚曰。果聯邦之實可言。何名之不可居。名不可居。其實必且大悖。且夫名之所以見惡於人者。以其實也。故強者之於虛名。猶願寬假。獨至其實。一髮不肯讓焉。今言者懼人之不悅於其說也。或則始終諱其名不言。或則語以吾名如是。而實則非。猶近情耳。獨奈何先翹是名。且告以將舉其實。繼又宣言惟實是務。不存其名乎。大凡一說見怪於人。出其本相而章顯之。怪將不見。而閃爍其詞。枝梧其意。是適所以重其怪耳。未見人之信我也。即信矣。亦不為利。蓋馬有馬之用。橐駝有橐駝之用。今橐駝而告人以馬腫背。則人不知所以用橐駝者。馬以畸形。又復乘走。皆非其結果。又焉如告者之所期也。且愚以為人之醜詆聯邦。特由於未識聯邦之真相耳。苟或識之。安知其不易醜詆而為狂贊也耶。黃公有二女國色。以其父好謙。力言其醜。人莫敢

娶。有偶娶其長女。而見爲殊色者。次女之美。因噪於時。人爭問名。今。聯。邦。之。論。安。知。其。不。爲。黃。公。之。女。也。耶。故知論者無所用其辭讓。唯坦然布懷。明白昭示之爲貴矣。

聯邦論答潘君力山 四年七月

今於討議本題之先。有不可不爲潘君告者。聯邦論之在吾國。今日以前。實無人肯與論壇一席之地。以優容之。以輿論專制之結果。羣謂倡此論者爲不道。卽休休有容之士。亦目爲異教邪說。拒之千里之外。而不與通。則欲與之審勢度情。謂吾國何者於聯邦爲宜。何者於聯邦爲宜。則彼已有入主出奴之見。牢固而不可破。又何從覓其共同之點。相與細論耶。卜以決疑。不疑何卜。彼實視聯邦如毒蛇猛獸。又寧暇於應用上著想耶。故愚以爲討論聯邦之程序。當從學理上入手。以破人奴主之念。而啓其疑。以本體真相。明白昭宣。使人異教邪說毒蛇猛獸之幻覺。排除淨盡。然後按切時勢之談。乃可次第及之。前篇以學理爲範圍者以此。非曰聯邦可論之事。止於是也。此文之出。雅不望社會遽爾雷同其說。固不可能。亦非善事。以輿論如此其無定力。意見流轉。如蓬之輕。國命斯託。險乃莫狀。所望者。亦。許。此。問。題。在。理。論。上。能。以。成。立。易。其。深。閉。固。拒。之。

態。而爲賞奇析疑之心。一任言者以次畢舉其詞。酌理準情。而平施其贊否之見。斯已矣。潘君以愚論聯邦。當於學理之外別求根據。是已認此論於理論非絕不可通。爲幸厚矣。敢不聞命。願少假以時日。愚將別爲專篇。以求教焉。今茲持論。唯以潘君之文爲範圍也。

今人每以物理談政理。其在聯邦。所見之例。皆先邦後國。因以內籀歸納之法。斷吾國先國後邦之議爲不可持。愚因作絕對相對之辨以破之。而九烏之例以生。人曰。政理絕對者也。(一) 愚曰。不然。惟物理始爲絕對。則爲人之言者。不宜否認愚說。而惟移其說自物而之政。斯爲得矣。苟愚說破焉。則物理且不爲絕對。何況政理。如斯致辨。適足爲愚先國後邦之議。張目。非能攻之者也。

今且就例論例。鄙意亦有與潘君未諧者。物理之稱爲絕對。究其極而言之。非能眞絕對也。何也。無論何物。人蓋不能舉其全體。現在方來之量之數。一一試驗以盡。始定其理之無訛也。必待如是。不特其本身歸納之業。直無時而可成。而外籀演繹之事。亦終

(一) 茲姑假定其說、

社

古無從說起。邏輯之學。不全荒乎。是故範爲定理。不得不有賴於希卜梯西焉。希卜梯西者。猶言假定也。凡物之已經試驗。歷人既多。爲時亦久。而可信其理確爲如是如是者。皆得設爲假定。用此假定之理以爲演繹。歷人既多。爲時亦久。而無例焉與之相反。則可謚以絕對之稱矣。故絕對云者。亦假定之未破者而已。非有他也。將來或終無破。抑或破焉。其事既非今時人智所能及。卽不以妨今時絕對之名也。凡烏皆黑。其概念經二三千年而未有差。其物質徧五洲萬國而不有異。邏輯鉅家後先輩出。類喜其印象之該遍。特揚其例。以爲全稱肯定之符。以絕對許之。不爲鄙陋之創見也。杜老曰。長安城頭頭白烏。此詩人怪異之稱。非物類必徵之象。藉曰有之。亦惟別立範疇以歸之。不當以之混入烏稱。自亂其例也。愚曰九烏。此任舉一數之詞。潘君如嫌其少不足以證。益言九十九烏可也。更益言九百九十九烏以至無窮可也。

推論之說。愚意亦有異於潘君。推論者以已知推求未知。誠如君言。則九烏皆黑者。已知者也。餘一烏是否爲黑。未知者也。以此爲推。知餘一烏者亦黑。潘君曰否。烏之他形狀構造爲已知之一端。色黑與否爲未知之一端。惟問烏之他形狀構造見而知之者。

乎。抑聞而知之者乎。見而知之。則色之爲黑與否。亦自可見。不待爲推。聞而知之。則就一鳥而論。不及餘鳥。以已知之他形狀構造。欲推求其未知之色。由邏輯言之。論法直無可施。如曰可也。則已知之數。定有三事。一曰他鳥之他形體構造。二曰他鳥之色黑。三曰此一鳥之他形體構造。此三事者。有如比例之三率。缺一不可。非僅恃最後一項。在名理。卽能尋思。在數理。卽能布算者也。信如斯言。所推者舍色黑外。不能有他斷案矣。若事實上初不爲黑。亦惟曰於物理有違已矣。

愚曰。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爲護符。潘君病之。以爲恃理太過。無政府主義。其理未必不充滿。是宜亦可行。愚文以學理名篇。而潘君以應用之實際相駁。未免溢出題外。然就本文繹之。亦可見愚之論政。不略地與時之二要素。而能行與否。尤以輿論孰否爲衡。固非空談玄妙之論也。特一篇之中。不能兼語此耳。無政府之理。其能號爲充滿與否。愚蓋疑之。果充滿焉。而又證其於時於地爲宜。輿論復羣焉主此。誰則謂其不能行乎。

潘君最辯之詞曰。『夫有十國如此。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則用

同一之論法。有十國於此。雖九國以單一而變爲聯邦。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可以單一而變爲聯邦明甚』雖然。曰宜。曰可。是大有辨。九國立君。餘一國者立君與否。惟視其宜。故潘君繹愚之詞曰。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此曰。未必宜。非曰不可也。蓋九國立君。餘一國亦從而立之。苟其相宜。誰曰不可。惟聯邦亦然。十國於此。俱以單一變爲聯邦。此明明詔餘一國者。苟其相宜。爾亦可爲。此變必曰不可。則世間不應有此種變化之生。故茲一國之變與否。祇有宜不宜之問題。無可不可之問題。也。故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宜於變。此鄙意也。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可。以變此潘君誤會鄙意。不敢承也。

所爲三帶之喻。取便論思。非有深意。讀者以甲乙丙三點觀之可矣。

潘君之辨。本可以已。亦既爲之請更以數語進。適中云者。必有上下兩觀念。其語始通。寒帶無熱。熱帶無寒。寒熱無對。中從何立。移寒熱帶之動植物於温帶。而反萎瘁以死。止足爲彼動植物不宜於中候之證。而不足爲温帶不果適中之證。單一之國。有其由單一而生之特別制。邦聯之國。有其由邦聯而生之特別制。一入聯邦。則俱變易。猶之

動植物之萎瘁也且愚爲此論亦立邦聯單一於兩端而執聯邦以爲中而已非持一切抹殺之說漫以居中者强例其他謂非盡同化於聯邦不可也苟吾在十九世紀之初爲北德之一國乎吾當主張邦聯苟吾今日而爲日本乎吾當保守單一今吾對國人而談聯邦特以吾國獨宜此制之故非有他也吾避濕癡焉暇計鰌之知否正處吾食芻豢焉暇計鴟鴉之知否正味吾悅嬙姬焉暇計猿猴之知否正色善夫餘杭爲齊物之釋曰『但當其所宜則知避就取舍而已』(一)莊生之說果安足爲愚病哉

愚謂聯邦之成乃憲法以內之事祇需輿論無待革命潘君謂此僅足證其制之適法不能證其事之有利事利與否本待更端以陳前文專以破世論執著之見今已承明達之士如潘君者認爲適法尙何望乎

愚謂邦與地方團體之分祇在權力大小之不同潘君謂不同之度苦無一定此天下之公疑無怪潘君以爲言也關於此點非詳細論列殆不易明姑以最簡單之語出之地方團體之分權限於行政邦之分權則賅乎行政與立法凡地方有獨立議會依據

(一)齊物論釋二十九頁頻伽精舍本

社

憲法在一定範圍之內可以自由創設法律自由施之政事而不仰承中央政府與議會之意旨者斯爲邦否則爲普通地方團體如斯爲界不中當不遠也潘君翹英之地方團體以破愚說『謂其非邦乎則權力固甚大謂其爲邦乎則英又無聯邦之名』茲所謂地方團體殆指聯合王國中之英蘇愛威四族而言其自治之權力雖甚大然終未達於設立獨立議會自由訂定法律之域不得名邦愛爾蘭今可如是爲之矣則愛爾蘭獨別乎英蘇威而名爲邦在事實上已無可避故愛爾蘭自治案英人亦曰聯邦自治案(一)不列顛今後果爲聯邦茲案其嚆矢矣是邦與地方團體之分以英事證之其界亦未或破也

愚謂有聯邦之實卽宜被以聯邦之名實至而名不存未之聞也潘君曰有之宣王之射名能九石其實三石也黃公之女名爲醜惡其實國色也愚謂名存與否是爲一事人以感情作用諱其名不言又爲一事宣王之射三石實也三石之名卽存苟不存焉宜無人知其爲三石而罪宣王之好諛矣黃公之女國色實也國色之名卽存苟不存

(一) Federal Home Rule Act

焉。衡之繆。夫宜亦不知為美而悟黃公之好謙矣。而未已也。楚人擔山雉而曰鳳凰。路人以爲眞鳳凰也。買之。（二）趙高陳鹿於廷。指以爲馬。羣臣相與馬之。斯時以雉鹿之實。而得鳳馬之名。謂雉名爲楚人之欺所隱。鹿名爲趙高之奸所隱。可也。謂其名不存焉。不可也。苟不存焉。欺與奸俱不得立也。尹文子所謂（三）『有形者必有名……形而不名。未必失其方圓黑白之實』是也。今若去其諛者。謙者。欺者。奸者。則三石國色若雉若鹿之名。赫然在焉。果也。實至而名不存。未之聞也。夫以學者之恆態。定品物之本名。諛謙欺奸。將安用之。果其用之。則又尹文所謂『是非之理不同。而更興廢。翻爲我用。則是非焉在』正爲邏輯者之所大戒。又爲引其事以間執之哉。以知愚曰『未之聞』者。亦於學子之間未之聞耳。非指『世俗』言也。

潘君引荀子名無固宜。約定俗成則不易。聯邦與地方分權之名。無所謂約定俗成。卽無不易必守之要。然當知持論不先爲不易之名。他且不言。卽其本論。已自限於迷離矛盾之域。且所謂約與俗。亦非一蹴而幾。是必有人焉。先爲是名。拋之字彙之中。任其

（二）亦見尹文子。

流衍。幾經演境。而後沿用不衰。愚固非其倫。世有作者。依於當仁。又何讓也。

潘君謂古之正名者。於散名不亟辯。疑未盡然。刑名爵名文名。其義甚固。不易濫用。無定而易殽亂者散名耳。故孫卿正名篇。雖四名駢舉。而於前三者未之置辭。獨首正散名十四事。韓退之號爲儒宗。文起八代之衰。原道一篇。所爲者亦正散名四字而已。他家所爲者。尤難指數。焉謂不亟辯哉。古之正名。以定上下之分。賞賢罰不肖。與今世正名辯物之事殊科。是誠有然。韓非言審合刑名。意謂何刑當得何名而審合之。易言之。卽何功當得何賞。何罪當得何罰。使不相淆也。是之謂正。孔子所謂名不正。尹文所謂正名分。俱是此類。往者侯官嚴君詁邏輯爲名學。愚疑爲未當。卽有見於此。雖然。謂古者正名之事。全局於此。至無與今之邏輯合者。亦失之偏。若如潘君謂今爲之名。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非如古所謂上下之不可變。賢不肖之不可混。卽不能引古以自證。恐尤未安。蓋吾人有取於古之正名者。亦取其正之之法耳。非取其所正之名。爲不可易也。尤非謂有取於古者。其名亦卽不可易也。且不可易。卽古亦何嘗之有。在命物之名。毀譽之名。況謂之名。誠有定稱。不易相蒙。然名亦何限。古之所正者。豈止於此。孔子

曰。天命之謂性。孟子曰。生之謂性。荀子曰。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生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孟子謂性善。荀子謂性惡。揚子謂善惡混。一性之名。且如此。誰謂必不可易哉。

人曰。今行聯邦。宜行聯邦之實。而去聯邦之名。愚曰。未聞實喻而名不聞者也。潘君曰。有之。童豎之知去來今之類是也。此其弊亦同三石國色之譬。潘君當知愚所談者。爲正名之事。乃以。一。名。是。於。爲。邏。輯。者。之。前。而。求。其。正。非。內。道。外。道。漁。工。水。師。所。俱。能。有。事。也。夫知其實而莫舉其名者。人人俱有此境。奚待旁求。特茲之所謂。與彼殊途。此乃名實具存。論者欲寢其名而揚其實。事與邏輯相背。故愚不以爲然。曰『未聞』者。未聞諸。爲。邏。輯。者。也。故其。終。詞。曰。『此。邏。輯。之。事。也。』

上所陳述。皆依潘君原論。以次答之。不立條段。故無友紀。且利與潘君原論同布於世。而致辯之先。立案亦略。想讀者俱能曲諒也。請更以數語結之。潘君最後之忠告。謂聯邦問題。無專論學理之必要。誠然。愚論此題。剖爲三事。一言學理。以明聯邦論之可能。一言事實。以明聯邦於吾國爲必要。一言組織。以所懷之理想。立爲方案。就商國人。今

所爲者。初步而已。而且未甚也。惟就愚所已陳者言。潘君曰。『摺摭偶有之成例。及一二學者之創說。又不足以證明其學理之充滿』何以不足證明。願聞其詳。以愚觀之。顯例。六七。流風。被於全世界。不得謂偶。學者論此者。多矣。而類。有左右。世界。政潮。之力。不可。謂創。即勉曰偶。矣創矣。而此種。本近世。新生之政想。前世紀。以往。之政家。學士。何從。執而論之。今不問其政想。實質之若何。而徒曰吾宗國。昔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焉用此偶。且創者。爲此豈正名辯物之士所宜出者哉。此豈正名辯物之士所宜出者哉。

讀秋桐學理上之聯邦論

秋桐以善談政治及明理聞者也。近有學理上之聯邦論一文。其所談歸於三點。(一)組織聯邦。邦不必先於國。(二)邦非國家。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而無根本原則之異。(三)實行聯邦。不必革命。所需者輿論之力而已。蓋近今非難聯邦之論者。原分三事。聯邦之制。邦必先於國而存在。中國既有國而無邦。不可於已存之國而更析之爲各邦。此其一。邦與地方團體相較。前者之權力。本所固有。後者之權力。乃由國家所賦與。中國之地方團體。其權力既由國家賦與之。縱令多所賦與。而其爲地方團體之性質仍無異。不可謂之爲聯邦。此其二。一制之行。必於一國之根本制度不相背。中國既爲單一國。今欲變爲聯邦。則其實行必待

於革命。此其三。秋桐之爲是論也。蓋將反駁此三事。而旁徵博引以證明之。其爲說既極精闢之致矣。顧其根據。則在物理政理之異。其言曰。

理有物理。有政理。物理者絕對者也。而政理祇爲相對。物理者。通之古今而不惑。放之四海而皆準者也。政理則因時因地。容有變遷。二者爲境迴殊。不易並論。例如十烏於此。吾見九烏皆黑。餘一烏也。而亦黑之。謂非黑則於物理有違。可也。若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君。餘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於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於九國。而未必卽宜於此一國也。

物理政理。誠未可以同論。幾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聲光之激射。物質之化分。驗於彼土者然。驗於此土者亦宜有然。若夫人事萬殊。政情紛歧。則不能據一端以爲擢概。斷可知矣。但秋桐所擧物理之例。似不足以證物理之絕對。蓋九烏皆黑。是一烏者獨爲非黑。亦不可知故也。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物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物皆有子而並有丑此一癸既有子矣而亦推定其有丑在多數之例當無誤謬然不可謂其必如此卽不可謂之爲絕對今假定烏之他形狀據造爲子其色之黑爲丑此十烏之他形狀據造雖同獨其色黑一事九烏者同而此一烏獨不同焉遂可謂於物理必違異耶卽有吾人所常見之烏無一非黑者因以斷定此烏之必黑亦未見其然何則此一烏者方待論證則凡烏中之一烏其爲黑與否固猶未定不得以云凡烏皆黑也不得云凡烏皆黑則此烏之必黑與否固難斷言夫以人類已往經驗之皆知此而推論此烏之亦知此其在名理類雖斷言又況於九例一謂之絕對豈其然乎或謂我國造烏字之始卽取義於黑小爾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說文烏孝鳥也象形段注鳥字點睛烏則以純黑故不見睛也由是言之則非黑者不得謂之烏矣曰此就烏已定之概念言之耳烏之形狀據造不特異於他烏故造字者以其象他烏之形象之又以色純黑爲不類故他烏點睛而烏不點睛此合色及其他之形狀據造而爲一概念也烏之概念他形狀據造爲一事色純黑爲一事合此兩事乃名爲烏有鳥於此有其他形狀據造之一事而無色純黑之一事形烏之概念而分析之則具其一而缺其一故不得謂之烏蓋自分析之事計之以色純黑一端異於烏者爲非烏可也自推論之事計之若無其他根據而惟以色純黑一端異於烏者爲非烏不可也何則推論者則精以已知之一端推及其未知之一端若無未知之一端

則無所用其推論（如以烏之形狀擇造爲已知之一端以其色之黑與否爲未知之一端則其爲黑與否會待推論若色黑亦爲已知者則無所用其推論矣）惟然而推論之事不得當以前例之多寡可謂必底於確實秋桐以九烏皆黑而推論餘一烏之亦黑以云絕對恐猶未免武斷也

又其言曰。

或曰。自倍根以來。學者無不採經驗論。此其所指。似在物理。而持以侵入政理之域。愚殊未敢苟同。善夫英之論者魯意斯之言曰。人謂政學之精。蓋存乎驗。但所謂驗。若視與科學之試驗同科。則相去萬里。以驗加之政學。亦謂詳察之試行之而已。其所以然。則科學之驗。在夫發見眞理之通象。政學之驗。在夫改良政制之進程。故前者可以定當然於已然之中。後者甚且排已然而別創當然之例。不然。當十五六世紀時。君主專制之威。披靡一世。距此以前。政例所存。罔不然焉。苟如鄙者所言。是十七世紀之立憲政治。不當萌芽矣。有是理乎。

倍根之論。宜牢籠一切學理。以爲言。然於物理政理二者。其度固有等差。秋桐舉英人魯意斯之言。意謂科學之驗。已驗於既往。政學之驗。當驗於未來。專制國既可進而爲立憲。單一國亦可變而爲聯邦。故又曰『聯邦之理。果其充滿。初不恃例以爲護符。』其論。則極偏之演繹法也。果如秋桐所言。則何種主張不可實現乎。無政府主義者。其理亦未必不充滿。顧今日之中國。可行否耶。蓋法制之良否。非可抽象討論。必按諸其國之實際。然後良否之議。乃得而施。今離於實際。以爲言曰。是理充滿也。所謂理者。則學者一家之理。所謂充滿者。則論者主觀之充滿。人亦有言。玉卮無當。雖寶非用。況可寶猶非玉卮比者哉。秋桐旣謂理果充滿。不必恃例以爲

證符矣。繼復舉英法之歷史。及其趨勢。並舉阿根廷巴西委內瑞拉諸國之實例以為證。是秋桐亦兼採歸納法者也。惟既謂政理為相對。且曰『有十國於此。吾見九國立君。餘一國也。而亦君之。謂非立君則於政理有違。未可也。何也。立君之制。縱宜於九國。而未必卽宜於此一國也』夫有十國於此。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則用同一之論法。有十國於此。雖九國以單一而變為聯邦。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可以單一而變為聯邦明甚。矧國於大地者數十。而秋桐所舉之例。猶不及其十之一。則又何足以證中國之可以單一而變為聯邦耶。秋桐舉耶律氏之言。謂單一之轉為聯邦。絕無不合法理之處。竊意此關於法理之問題者輕。關於政治之問題者重。秋桐當從政治以立論。不當從法理以立論也。秋桐又舉寒溫熱三帶以喻邦聯聯邦單一三者。謂『邦聯為寒帶。懼其太寒。單一為熱帶。懼其太熱。惟聯邦為溫帶。清燠適中』夫寒帶太寒。熱帶太熱。此自溫帶言之耳。若自其本土人言之。彼方且以為適中。今有移寒帶及熱帶之動植物於溫帶。而反萎瘁以死者。庸詎知吾所謂適中之果適中耶。『民濕寢則腰疾偏死。鰌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且甘帶。鴟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嫱麗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此先民已知之矣。且物理與政理有異。秋桐亦既言之。以此相喻。豈非比儗失倫者哉。卽秋桐之意。惟喻其二者相轉之一點。然此可曰由邦聯及單一以轉聯邦。為適中。彼亦可曰由邦聯而聯邦以至單一。為正軌。徵之事實。又多屬彼而不屬此。今有主張單一之制於德美者。人且以為不切情實矣。主張聯邦之制於中國者。事有急是乎。然

秋桐亦嘗謂當訴之實在國情。非玄理所能舉事。則懸於此。固無疑焉。秋桐以邦與地方團體相較。祇有權力程度之差。而無根本原則之異。又以純粹聯邦。或保有若干分單一性質之聯邦。兼取經過革命之一程序。惟視輿論之熟否以爲衡。尋秋桐之意。邦與地方團體相較。在邦之權力較大於地方。而二者仍同出於一源。質言之。二者之權力。皆不外由國家所賦予也。審如是。則變地方團體以爲邦。固憲法以內之事。但候輿論成熟。即可奏功。不必有待於革命。然此僅足證其制之適法。不能證其事之有利。蓋輿論之所趨。不必眞實利益之所在也。且如其言。於地方團體之權力較大者。固不可不賦以邦之名矣。則於英之地方團體。將何說焉。爾其非邦乎。則權力固甚大。謂其爲邦乎。則英又無聯邦之名。蓋二者相較。旣爲程度之差。則相差之程度。卽難一一定。必至何程度以上始爲聯邦。何程度以下乃爲地方團體。殆無明確之界限。夫二者旣無明確之界限。則主張聯邦與主張地方分權者。其實質蓋無所異。而橫起是非。以相砍伐。是抑不可以已乎。且所謂奇僻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云者。其過或反不在他人矣。至謂「有名存而實不至者。無實至而名不存者。如其有之。則是其人之識。未足以名」云云。此亦未必盡然。名存而實不至者。有如墨西哥（參亞士時代）之爲民主立憲。實至而名不存者。有如比利時或英吉利之爲民主立憲。此猶曰學術上之名。未有定也。以世俗言之。宣王之射。名能九石。其實三石也。（見尹文子）則名存而實不至矣。黃公之女。名爲醜惡。其實國色也。（見尹文子）則實至而名不存矣。當衛之鰥夫之未娶其女也。其女固有美之實矣。而黃公不予以美之名。謂黃公之識。未足以名。（旣惜黃公好謙。則非不知其美之實也。此類蓋多。不特於好謙者爲然）是豈可哉。若自名之本質言之。莊子曰。名者。化聲也。實之賓也。荀子曰。名無固宜。

（此猶印度學者所謂名無自相也）約定俗成則不易。此言已定已成則不易也。今聯邦與地方分權之名。或以爲原則上之異。或以爲程度上之異。則無所謂約定俗成也。不校其實質之是否可行於中國。而惟斷斷於一名之辨。已爲賓矣。卒其所辨者仍迷離而不可辨。不亦過乎。且古之正名者。將以定上下之分。賞罰賢不肖也。（孫籀爲正名篇遺稿名書名文名散名之異宜然古者於散名不甚辯莊周曰春秋以道名分蓋與近世正名辯論之趣異矣）尹文子曰。『慶賞刑罰。君事也。守職效能。臣業也。君料功黜陟。故有慶賞刑罰。臣各愼所任。故有守職效能。君不可與臣業。臣不可侵君事。上下不相侵與。謂之名正。』又曰。『王之所賞。吏之所誅也。上之所是。而法之所非也。賞罰是非。相與四繆。雖十黃帝不能理也。』（見公孫龍子引）呂氏亦謂『人主之患。在刑（刑當作形餘杭章先生說）名異充。而聲實異謂。』故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此之謂矣。夫聯邦與地方分權之名。既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則非如古所謂上下之不可變。賢不肖之不可混也。秋桐引尹文子『名以檢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檢名』之言。以證聯邦之名之不可易。慮非古人正名之意矣。秋桐又引荀子『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因釋其詞曰。『名聞而實不喻者有之矣。未聞實喻而名不聞者也』不知荀子之言在正名。故以名聞而實喻爲名之用。名聞而實不喻。非名之用。至於實喻而名不聞者。則非此論之所及。孰謂其必無哉。（荀子之言但舉有相分別不及無相分別尋瑜伽師地論二云「有相分別者謂於先所受義諸根成熟善名言者所起分別無相分別者謂隨先所受義及嬰兒等不善名言者所起分別」攝大乘論亦稱此爲「無覺偏計」世親釋曰謂牛羊等雖有分別然於文字不能了解（印度合音爲字故文字即名）夫現在必有未來今日參有明日此識所識明者然嬰兒之初生猩鼠相遇輒知代之名言識見喻識以衆孔者固知現在衆之未來可以得之也鼠奔獸以遯猩者亦知現在見猩未來可以避噬也此皆心所自取愚者與有故此藝嬰論十四云若愚若智內道外道世間論者乃至童豎皆知有去來今（以上餘杭章先生說）以此理知有相分別爲名聞而實始喻無相分別則名不聞而實亦喻又荀子之言但舉名尋思所引如實智不及事尋思所引如實

智等尋瑜伽師地論三十六分四種尋思四如實智一者名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名尋思唯有名已即於如實了知謂如是名爲知是義於事假立爲令他開起想起見起言說執於一切色等想事不假藉立色等名者無有能於色等想事起色等想若無有想則無有能起增益執若無有執則無言說若能如是如實了知是名名尋思所引如實智二者事尋思所引如實智謂於事尋思惟有事已觀見一色等想事性離言說若能如是知實了知是名事尋思所引如實智餘杭章先生以之釋莊子齊物論曰「既以爲一矣且得有言乎即於事惟見事亦即性離言說也」以此證知名尋思所引如實智必名爾而實始喻事尋思所引如實智則名不屬事而實亦喻即秋桐所舉蘇子瞻之詭石鐘山所謂識工水師雖知而不能言者亦可爲實喻而名不聞者之一證顯曰「未聞實喻而名不聞者」未免自相矛盾矣

以上所言。多涉於名理。不盡關本指。要之。秋桐之聯邦論。雖以學理爲範圍。但以固陋所見。殆無專論學理之必。要。蓋既以政理爲相對。即令學理充滿。不必可以實行。且捃摭偶有之成例及一二學者之創說。又不足以證明其學理之充滿。秋桐而欲主張聯邦論也。當於此外別求根據。勿沾沾於學理爲也。

聯邦論再答潘君力山 四年九月

物理絕對之說。乃愚承人政理絕對之論。故讓一步以爲之詞。謂惟物理庶有絕對可言耳。政理果胡望也。實則物理非真絕對。亦爲常識之所能喻。故愚言絕對者假定也。潘君攻絕對。宜不能攻假定。以不認假定。題達邏輯將無法而施。科學將無途以求進。步也。夫假定者何也。論法之大前提。例含共通真理。既曰共通。則宜同一範疇之物。無所不賅。而在勢萬無賅理。雖無賅理。而大前提終不可不立。於是假定尚焉。故果假定未可非也。則在演繹前提之位。權尸絕對之稱。未可非也。豈僅未可非。若愚言不謬。抑

亦事實無可避也。邏輯者流。恆以前有假如之術爲戒。特愼重歸納之道。且使用之者。知其可恃之度有一定耳。不聞其否認希卜梯西也。愚之所謂絕對。特已立之希卜梯西。潘君曰。『絕對之稱。愚則斬之而不予。』從事歸納。固亦無人予之以言。演繹雖不予。亦猶予也。世無邏輯祇談歸納而不談演繹者也。且不爲演繹。歸納又安所用之也。然此處愚與潘君本意盡同。不同者惟在語面。可以不多論矣。

顧潘君有甚辯之詞。攻愚假定或破則當別立範疇之說曰。『凡先有邦而後有國者爲聯邦。此前世紀以往所假定而未破者也。今有破之。如秋桐所舉之例者。則宜別立範疇以歸之。不以之混入聯邦。如是則秋桐將何說之辭乎。』吁此點最關要旨。焉得無辭。所謂假定破別立範疇者。終當視所假定者於邏輯何如耳。非可一概而論也。如地曰方輿。此最久之假定也。及見爲圓。不能藉口假定已破。謂圓者不得爲地而別名之曰某也。類例甚多。不可枚舉。惟聯邦亦然。先邦後國而曰聯邦。乃前世紀之假定無當於邏輯者也。今見其無當。惟有首正其本身之定義。焉能指所見者爲別一物。謂不當以聯邦稱之。若夫烏者黑也。則迄未見其本身定義如何未安。一想像中之白烏。不

足破之。故非其比。

何以明先邦後國以詁聯邦之無當也。歷觀古今大國。其初未有不自小邦併合而成者。若漫曰先邦後國。即爲聯邦。則將如艮波羅維所云吾中國亦爲聯邦。(一) 又豈僅吾中國爾也。英法日俄。無不皆然。夫曰聯邦者意以別於非聯邦也信如上云何類可立此可見爲聯邦作界僅曰先邦後國義決不充必易之曰先邦後國而政府如何如何組織者謂之聯邦斯爲可矣然則聯邦之所以見異於非聯邦者非先邦後國也乃政府之如何如何組織也此穆勒別異術之作用也既別異矣穆勒又有術焉曰求同

今以式明之。

- 聯邦? { 甲子、甲丑 }
- { 甲丑、乙丑 } 聯邦

先邦後國爲甲。單一政府之組織爲子。聯邦政府之組織爲丑。國之先無所謂邦則爲

(一)見 Gumplowicz Staatsrecht

乙。甲子甲丑雖得公同爲甲。而甲已爲別異術所排。其不得同爲聯邦也。已如曩言。則即丑而求其同。甲丑乙丑俱立於同一範疇之下。又何疑乎。如曰乙丑之丑雖同甲丑。而究不得甲。終不得爲聯邦。則村醫有醫其隣人之疾者。偶攜犬往。隣人疾愈而稱其犬。於是村人延醫必求與犬俱。是不亦與邏輯所謂排餘術大相悖乎。陰達邏輯之職志。在由偏以見全。而發明其共通真理於散見事物者也。故其事終於舍衆異而宗一同。今曰異不可舍也。則邏輯之士又以何道用其思辨乎。

潘君謂若一烏之爲黑與否。尙待推論。不得立凡烏皆黑之稱。當知凡烏皆黑。假定者也。潘君不認假定。誠不審所謂推論將從何處入手。是固不必限於演繹也。即歸納亦然。歸納法之所準據。其律曰『物理一致』(一)夫苟不得其物一一驗之。安得云其理一致。而如是云云。無他。假定而已矣。凡物皆黑。即一物言之。著其通律。即物理一致。潘君攻凡烏皆黑。亦將攻物理一致乎。今待證之餘一烏。固預含於凡烏皆黑之中。推之待證之他物。獨非預含於所謂一致者之中乎。

(一) Uniformity of Nature

愚曰。『就一鳥而論。不及餘鳥。以已知（此一鳥）之他形體構造。欲推求其未知之色。由邏輯言之。論法直無可施』故其後曰『已知之數定有三事』而潘君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物。及餘鳥矣。九物之子與丑及癸之子。此三事也。此曰成論法。愚固曰成論法矣。寧待言哉。

以三事爲推。愚謂舍色黑外。不能爲他斷案。潘君曰。不可解。何以不可解。愚亦不解。若曰事實上或不爲黑。此實地參驗問題。於推論無與。他則有之。他斷案則未也。蓋以推論。爲域三事具備。斷案祇一。不得有其他也。

潘君曰。無政府主義。宜亦可行。愚曰。果如是。如是。誰謂其不能行。潘君曰。能與可不同。所質爲可。而答爲能。是誤解。此誠愚行文時之不加愼。謹謝潘君。雖然。愚文若易能爲可。亦仍可通。蓋有可而不能者矣。未有能而不可者也。可言資地。能言力。能可不必能。能則必可。故一言能。則其事之爲可。不待言矣。潘君曰。可者宜也。愚意不然。荀子曰『小人可以爲君子。而不肯爲君子。君子可以爲小人。而不肯爲小人』小人可以爲君子。易曰小人宜爲君子。可以通也。君子可以爲小人。易曰君子宜爲小人。則不可通。故

可。純。言。資。地。而。宜。則。言。職。分。或。理。由。其。不。同。遠。矣。

嘗論華文之義。恆相出入。精審遠遜西文。今卽可能宜三字觀之足矣。尋常行文。可與能頗見通用。如曰力可扛鼎。此與言力能扛鼎何殊。可與宜通。潘君言之。亦不爲誤。如曰國人皆曰可殺。是又無異言宜殺也。惟邏輯之士。以可。能。宜。三字。並用。從而定。確。詁。焉。則不。當。任。其。冒。濫。如。文。家。所。爲。可與能異。潘君殆有取於荀子之說。(一)是則然矣。若曰可與宜無異。愚則未敢苟同也。

潘君謂爲聯邦下定義。不當蔑棄歷史之精神。此、史家、之言。而、非、名、家、之言也。正名定界。當求其物之常質。而不當取其偶質。歷史者偶質。。也。義不。當。取。若曰取之較爲完全。則又貽村醫攡犬治病之譏矣。韋羅貝曰『根本上之異點。自訴之史籍外。直無從覓』此輕史籍。謂不當羼入定義也。潘君謂其不廢根本上之異點。似誤解其意也。夫聯邦。

(一)荀子曰『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天下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爲事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能不能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可與能之辨甚明、但其中所用可字、無一可改爲宜字者、足可徧行天下、易曰足宜徧行天下、則不詞、工匠農賈、亦不得言宜相爲事、可知可與宜不相通矣、

社

者政制之名也對於其名當獨立起一觀念不可拘拘於所聯者是否爲邦故美利堅聯邦瑞士聯郡芮特蘭聯省阿克亞聯城而皆謂之聯邦邦也郡也省也城也此歷史實質之名尚有共通邏輯之名無以名之亦暫名曰邦人言聯邦每易以歷史邏輯之兩邦名混作一談故謂邦非先國不爲聯邦不知邦非先國者誠不得有歷史上之邦若夫邏輯上之邦安任其不可有柏哲士不承聯邦之名乃不承歷史上之邦於邏輯無與也吾人之所欲立者亦邏輯上之邦耳歷史上之名稱無取乎故苟世界各聯邦國不能如柏哲士所期別立新穎精當之名以名邏輯上之邦而共守之則吾立聯邦各省之名必當聽其存在特各省新賦之性爲不同耳由斯以談潘君因柏氏不承邦之名推定吾無易名爲邦之必要此邦字絕含歧義此點既混以下所推將以駁倒愚之三義者可不辯矣

潘君謂實至而名存者非世有其名之謂必名被於其實然後可然邏輯之事祇能準據恆理指陳名必被實之道若名偶以他故而不被實以咎邏輯邏輯不受也如有火當得熱名而屏蔽於爐隔屏近火而曰不熱因斷火之失其熱名有是理乎是則實至

名存之爲邏輯通義無可非矣潘君必以偶而蔽恆愚終疑其未當也比利時或英吉利之民主立憲此非民主立憲之名不存乃其君主立憲之實至耳甲實不可以冒乙名此亦不足以破愚說也愛爾蘭自治案一曰聯邦案正其實至名存之處若曰提案之名固曰自治則天下之名之待正者多矣此所以賴有學子也至學子之間意見未融此惟時與理將徐徐有以決之固不可免之事也

潘君曰『聯邦之實先有邦而後有國』又曰『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是聯邦有二實潘君之所認也爲問潘君取二實乎抑取一實乎如取一實則按愚前舉之式取丑將至美巴同號此已爲潘君所排取甲將至俄德齊科諒亦爲潘君所不認是意在二實幷舉始爲聯邦無疑(一)則請設一淺譬某甲二子俱有文名長曰約翰次曰亞當惟約翰之名先噪人幾以約翰與文名二實連爲一詞亞當繼起文如其兄人若曰此非約翰也焉得亦有文名潘君亦將許之否乎如不許也則先邦後國或

(一)潘君文末段有曰、於立法行政分權之外、更須具先有邦而後有國之實者、始付以聯邦之名、是取二實也、

先國後邦。偶有是境。亦同。於。約。翰。亞。當。之。偶。被。是。名。已。耳。奈何。一。則。唯。其。文。是。覩。一。則。不。唯。其。政。治。組。織。是。察。而。曰。『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而。不。合。於。先。邦。後。國。之。例。則。不。以。爲。聯。邦。乎。』荀子曰。倫類不通。不足謂善學。茲之倫類。雖稍隱矣。而澄心窺之。亦不難見。及其見也。則。聯。邦。之。定。義。灼然。有。其。不。移。之。封。域。不可。殺。亂。潘君謂終不得如白黑犬馬之不可混。愚意。若見。之。眞。切。亦庶。幾。矣。

潘君謂以賢之形。而被以不肖之名。賢之名可正。以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則聯邦之名不可正。何也。賢不肖有定實。而聯邦非聯邦無定實也。然賢不肖以何者爲定實。愚苦不知。如潘君言。老墨兩家。已有歧解。非僅老墨。卽徵之百家。可得百解焉。潘君曰。聯邦之形與事。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不能以古之正上下賢不肖之名爲比。而不。悟。今。之。所。正。歧點。惟。二。不入。於。此。卽入。於。彼。而。古。之。所。正。亦同。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而。乃。港。汊。分。歧。定。性。之。薄。弱。比。之。聯。邦。逾。於。百。倍。何。也。

潘君似以爲愚詁聯邦。卽視若天經地義。將以強其約之定。而俗之成。實則愚何敢有此意。孔孟荀揚。有時且難望此。遑言其他。愚之。所。能。言。者。則。斯。名。而。得。斯。詁。在。吾。意。爲。

合。邏。輯。不得。則。否。耳。苟有他人。更作他詁。其有合於邏輯。較愚爲多。愚將舍己從人之不暇。而又何曉曉焉。故名。決。非。不。可。易。也。特無。以。易。之。愚將。終。守。吾義。也。潘君曰。『己謂如此。人謂如彼。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謂其不合於邏輯。尤不得謂之名實亂。』則亦。唯。問。所。言。之。理。爲。何。如。耳。人所。謂。理。固不。敢。必。其。有。合。於。邏。輯。也。亦。不。敢。必。其。不。亂。名。實。也。

愚曰。『知其實而莫舉其名者。人人俱有此境。』潘君曰。『人人之爲境不同。此所有者。或彼所無。此以爲名不聞者。彼或以爲名聞。故不如舉共有之境以爲言耳。』意謂邦先於國。乃人言聯邦。意中所共有之境。故不如卽此爲言。夫果其境而不誤也。卽此爲言。誠計之得。不。然。則。邏。輯。之。爲。用。正。以。矯。人。所。有。不。正。之。觀。念。者。也。焉能。遷。就。恆。人。之。意。境。哉。潘君此言。外於邏輯遠矣。

偶與常爲對。誠然。然有。定。轍。可。循。者。爲。常。無。爲。偶。苟有物焉。一見而不再見。使人無從窺其途徑。斯爲偶矣。若而。再。而。三。以至。於。六。七。見。焉。蹊。徑。釐。然。歷。歷。可。按。不。謂。爲。偶。豈曰。不。宜。蓋。常。偶。云。者。與。存。乎。數。寧。言。存。乎。理。也。流。風之說。潘君以爲不可捉摸。愚何能

強左證固多。惜非本篇所能備舉。惟觀韋羅貝曰二十世紀之時代。一聯邦趨勢之時代也。可見爲此言者不獨愚一人矣。創對於因而言。爲說亦信。惟其如此。孰出新義登壇先喚者。其義爲創。承其說而廣之者。則舉爲因。愚曰『學者論此者多矣』果安得謂之創耶。卽因卽創。果非矛盾之詞耶。

法理常隨事例以生。此就客觀一面言之。若主觀方面。法理儘可離事例而獨立。若曰吾國無聯邦之事例。聯邦之法理卽爲無根。則吾所應談之法理而無其事例者到處皆是矣。苟一切不談。政治又以何道運行耶。況事例吾國無之。而他國固有。以他國所有者推知吾國之亦可行。此科學之所以重比較。而法律亦莫逃其例者也。安得以本國之有無自限耶。大凡事例之成。苟其當焉。其法理必已前立。特其法理或位乎邏輯之境。而人不卽覺。事後始爲之說明耳。今吾飽觀政例。熟察利害。他人事後始有機會立爲法理者。而吾得於事前窮其邏輯之境。盡量出之。恣吾覽觀。方自幸之不遑。而又何疑焉。潘君曰『中國固無聯邦之事例也。而聯邦政情之有無亦難斷言』言政情倘矣。惟惜非本篇所能答。愚前言之。『愚論此題。剖爲三事。一言學理。以明聯邦論之可

能。一言事實。以明聯邦於吾國爲必要。一言組織。以所懷之理想。立爲方案。』吾國之國情如何。何者同於委內瑞拉。何者同於英吉利。皆是第二步事。與學理論無關。愚所標之學理論。惟在闡明由單一國改爲聯邦之無悖於理。邦與地方團體。無根本上之異點。與夫立聯邦不必革命種種自身觀念已耳。潘君曰。如是不得爲完全。如是不得爲充滿。不可得居之名。愚究不敢妄求矣。

再讀秋桐之聯邦論

秋桐前作學理上之聯邦論。與鄙見微有出入。因造一論以質之。旣承不遺鄙陋。爲文以答。亦已剴切昭晰矣。顧猶有未安於懷。不可不更請賜教者。因本原論而續爲是篇。度亦賢者之所許也。

（一）愚前文之結論有曰。『以上所言。多涉於名理。不盡關本恉。』誠以秋桐固善言名理者。且其爲文。亦時以是相揭櫫。故特欲於此有所請益耳。秋桐曰。『人曰政理絕對者也。愚曰不然。則爲人之言者。不宜否認愚說。』前文固曰。『物理政理。誠未可以同論。』則秋桐所假定以爲人之說者。余固不在其列。至謂『適足爲先國後邦之議張目。非能攻之。』是亦有辨。蓋物理政理之有異。此愚與秋桐所同者也。而九鳥之例。可否以爲絕對。此愚與秋桐所異者也。故助之者爲一事。攻之者又爲一事。雖所攻者。無關於聯邦論之本恉。然對於以正名爲任者。安可不一剖其疑哉。

（二）愚謂「物理政理。誠未可以同論。」但以物理而言。亦不視為絕對。故曰。「幾何之方面。重力之形式。聲光之激射。物質之化分。驗於彼土者然。驗於此土者亦宜有然。」夫曰「宜」則與「必」與「盡」迥異。墨經曰。「必」不已也。「盡」莫不然也。假令曰必曰盡。則以為絕對矣。今既不備。固謂推論無絕對也。（如嚴譯者之例曰。中國在亞細亞。直隸在中國。故直隸在亞細亞。此可以言絕對也。然自歸納者言之。是屬分析之事。而非推論之事。分析者由已知之總體而施及其一部分也。推論者由已知之此而推及其未知之彼也。中國之於直隸。為總體之於一部分。今已知其總體之在亞細亞。則其一部分自可知之。不必有待於推論。夫然。故得為絕對也。若猶有待於推者。則不可以言絕對。大抵屬於現量智者有絕對。屬於比量智者無絕對也。）故隨順其言。謂秋桐所舉之例。不足以證物理之絕對。亦知凡烏皆黑。其概念經二三千年而未有差。其物質偏五洲萬國而未有異。（莊子有烏不日黔而黑之說。今世亦有對盡老烏一般黑之諺。）然愚固言。「即謂吾人所嘗見之烏。無一非黑者。因以斷定此烏之必黑。亦未見其然。何則。此一烏者。方待論證。則凡烏中之一烏。其為黑與否。固猶未定。不得云凡烏皆黑也。不得云凡烏皆黑。則此烏之必黑與否。固難斷言」審如是。則秋桐雖言九十九烏。更益九百九十九烏。以至無窮。若猶有待證之一烏未悉該者。則其烏之為黑。在事實上容或有然。在名理上則不可謂之必然。何也。若知此烏之為黑者。則無所用其推論。若不知其為黑。而但以前例之多者。則其間實有致疑之餘地。不可謂之絕對也。秋桐則曰。「絕對非能真絕對也。蓋假定之未破者而已」是其本意。與愚固無不諧。特秋桐於假定之未破者。不惜權設以絕對之稱。愚則斬之而不與焉耳。但使如是。而秋桐之說。仍不能立。蓋既云假定之未破者。則不能必其不破也。若有破之者將如何。秋桐曰。當別立範疇以歸之。不以之混入烏稱。如是則為人之說者。亦可曰。政理絕對者也。凡先有邦而後有國者為聯邦。此前世紀以往所假定而未破者也。今有破之如秋桐

所舉之例者。則宜別立範疇。以歸之。不以之混入聯邦。如是則秋桐將何說之辭乎。

(三)秋桐於愚推論之說亦有所異。因曰。『凡鳥皆黑者。已知者也。餘一鳥是否爲黑。未知者也。以此爲推。知餘一鳥者爲黑』此非愚之所謂推論。蓋餘一鳥之是否爲黑。方屬未知。則凡鳥皆黑之全稱命題。不可得立。即不可謂之已知也。若可謂之已知者。是於待證之斷案之餘一鳥之爲黑。已預含於此大前提凡鳥皆黑之中。尙何推論之有乎。若其中不含餘一鳥之爲黑者。則其爲黑與否。尙有待於推論。不能謂之絕對矣。秋桐所言。其在名學不免竊取論點之弊。故但可謂之分析。而不可與以推論之名。（演繹之法學者多謂爲間接推論然精密言之固屬分析之事觀上所述可以明其大概）推論者。由已知以及於未知者也。故懸假設兩端。而以其一端爲已知。以其他一端爲未知。雖不必得其必然之關係。然推論之術。固嘗爾也。（歸納之法不得僅據前例之多遂可斷其必然者恐實例之現象雖未得其必然之關係耳故自倍根而後穆勒諸家皆以窮因究果爲其急務但因果之律推其本原亦由枚舉前例得之嚴格以言悉非絕對然其推論之方法則因易爲力而較無誤故近今學者多主其說也）見而知之乎。固無待推。聞而知之乎。秋桐則曰。『就一鳥而論。不及餘鳥。以已知之他形狀構造。欲推求其未知之色。由邏輯言之。論法直無可施』愚因言之。『有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十物於此。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九物皆有子而并有丑。此一癸既有子矣。而亦推定其有丑。在多數之例。當無謬誤』今假定此一鳥爲癸。餘皆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已知之他形狀構造爲子。未知之黑爲丑。以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之皆有子而并有丑。因推知此一癸之有子亦有丑。如是。亦自成論法。何謂無可施哉。（蓋秋桐君之所謂論法盡專指三段而言但三段論法之大前提非斷案所據以立之理由待斷案所據以得之規律至兩者所據以立之理由皆同在於吾人所經驗之前事假因明之語以示之則宗與喻體其根據皆在喻依而喻體之特所以得宗之規律僅有立宗之用而已）但不可以言絕對耳。秋桐曰。『如曰可也。則

已知之數定有三事。而所推者舍色黑外。不能有他斷案。何以不能有他斷案。則不可解。蓋甲乙丙丁等皆有子而並有丑。惟此一癸僅有子而無丑。亦難必其絕無也。又曰「若事實上初不爲黑亦惟曰於物理有違而已。」夫不能必其於物理無違者。則不如不立絕對之名也。

(四)秋桐以十五六世紀前。雖屬君主專制。而有十七世紀後之立憲政治。因曰「理果充滿。不必恃例以爲護符。」意謂凡理充滿者。雖無前例。亦可見之實際也。愚因舉無政府主義。今日可否實行以爲質。秋桐則曰。『本以學理名篇。而以應用之實際相駁。未免溢出題外。』夫其立論既以實際爲歸。則人之以實際爲質者。何有題外之嫌乎。且秋桐曰『就本文察之。亦可見其不略地與時之二要素。』所謂地與時之二要素。非屬於實際之問題耶。若屬於實際者。固未嘗溢出題外也。尋秋桐『實際應用』之言。似於鄙意有所誤解。故曰「無政府主義之理。果充滿焉。而又證其於時於地爲宜。輿論復羣焉主此。則無不能行。」愚所質者。無政府主義。於今日之中國可否實行耳。可否者宜否之謂。秋桐以能行爲答。事固有可行而不能行。有能行而不可行者。雖『無政府主義之理。果充滿焉。又證其於時於地爲宜。輿論復羣焉主此。』若是者。庶能行矣。而可否(或宜否)之問題。非究其實行後之效果。仍難得最後之解決。是安能混爲一談也。

(五)秋桐曰『有十國於此。雖九國立君。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宜立君。』愚因用同一之論法以相難曰。「有十國於此。雖九國以單一而變爲聯邦。不足以證餘一國之亦可以單一而變爲聯邦。」秋桐以爲「曰宜曰可。是大有辨。蓋九國立君。餘一國亦從而立之。苟其相宜。誰曰不可。惟聯邦亦然。十國於此。俱以單一變爲聯邦。

社

此明明詔餘一國者。苟其相宜。爾亦可為此變。祇有宜不宜之問題。無可不可之問題。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宜於變。此其意也。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可以變。此誤會其意也』愚意可與能有異。可與宜殆無異。故一則曰宜。一則曰可。蓋未有殊。所謂可不可之問題。卽宜不宜之問題。非能不能之問題。不必誤會其意也。卽如秋桐之原語。謂『九國變不足以證餘一國之宜於變』亦又何足以證中國之宜於變耶。乃曰『苟其相宜。誰曰不可。』夫相宜誠無不可。特所謂相宜者。當返求之於其本國之實際。則九國之前例。殆無能恃。信乎其不足以證也。

(六)寒溫熱三帶。以地言。則有適中。以宜言。則無適中。此鄙意也。秋桐曰。『吾對國人而談聯邦。特以吾國獨宜此制之故。』愚方權吾國之未宜此制。猶見鰌之寢濕。鴟鴉之嗜鼠。猨之雌猵狙而思效之耳。餘杭之釋齊物曰。『但當其所宜。則知避就取舍而已。』夫避就取舍而不當其所宜。則如移寒熱帶之動植物於溫帶而反萎瘁以死也。但秋桐既非以居中者強例其他。則亦無庸深辯矣。

(七)秋桐謂『邦與地方團體之分。不在根本原則之異。而在權力大小之不同。其不同之度。則地方團體之分權。限於行政。邦之分權。則賅乎行政與立法。』如斯為界。誠耆然理解矣。但愚之所質。與秋桐之意似小有殊。愚意屬於一類。而分量有多少者。是為程度上之異。屬於二類。而性質有差別者。是為根本上之異。立法及行政之分權。就其同為權力之劃分言。則屬於一類。就其立法行政之區域言。則屬於二類。愚意本指後者。故以立法及行政之分權。亦為根本原則上之異。今以為程度上之異。乃指前者而言。自無不可。但僅此程度上

之異以定二者之區別似未免蔑棄歷史上之精神凡一制之立必有其所由起欲明其由起則當其定義之際須表示歷史上之精神焉其能表示之者則其定義較為完全今以僅少之新起事例遂不顧多數歷史上之精神鄙陋之見竊有未安且勿論諸德國學者之說蒲徠士者非局於其國之政象者也其論美之各州亦謂先於國而存在今乃以歷史臭味過重非之而所謂歷史臭味不重如所舉之韋羅貝者亦曰『根本上之異點自訴之史籍以外直無從覓』然則雖韋羅貝亦非竟廢根本上之異點者也若根本上之異點未宜竟廢則邦不先於國者寧不謂之為邦此徵之所舉柏哲士之言可以知其應爾也其言曰『聯邦之名吾直不承原有之各國家在新國家中僅成政府之各部以邦名之絕不正當自來事物新陳代謝舊名每沿而不改別創新名以詁新質蓋非一時所能為也』夫本先有邦而後有國者以邦名之柏氏猶且不承矧如本無邦之名者其不必強稱為邦固無不可且先有邦而後有國者若不以之為邦則別創新名以詁新質固非一時所能為若本無邦之名者更不妨因其舊名無取別創新名也如是則秋桐所立之三義殆將不立何也既以邦不先於國者非聯邦則邦與地方團體有根本原則之異欲使中國為聯邦者必使各省分崩離析而後可如是則非有待於革命不能也吾向者以秋桐之聯邦論祇能證其適法不能證其有利此假定其前提言之耳若不認其前提者則亦無所謂適法矣

（八）秋桐謂『實至而名不存未之前聞』愚舉比墨之事以相折雖恐學術上之名之無定也復以世俗之事明之秋桐則曰『名有與否為一事人以感情作用諱其名不言又為一事』愚意實至而名存者非世有其名

之謂必名被於其實然後可也。宣王之射三石實也。而人被以九石之名。則名至而實不存矣。黃公之女國色。實也。而未被以國色之名。則實至而名不存矣。楚人之以雉爲鳳。趙高之指鹿爲馬。皆屬此類。若是者雖以感情作用。諱其名而不言。然其名既未被於其實。則不得謂之實至而名存矣。抑有論不足以名。如所舉石工水師之例者。皆世俗之所常有。不得謂『未之聞』也。秋桐上『未之聞者。亦於學子之間未之聞耳。非指世俗言也』。如以學子之間爲言者。則仍如前所舉之例。『名存而實不至者。有如墨西哥之爲民主立憲。實至而名不存者。有如比利時或英吉利之爲民主立憲』。秋桐雖不主是說。然是說固可以成立。且如秋桐所舉之愛爾蘭自治案。學者或謂之爲聯邦案矣。夫其提案之名。固自治也。即學子之間。其持聯邦必先邦後國之說者。盡無不謂之爲自治。今使持聯邦不必先邦後國之說者觀之。此非實至而名不存乎。

（九）愚引荀子謂『名無固宜。約定俗成則不易』。秋桐則曰。『持論不先爲不易之名。其本論已自陷於迷離矛盾之域』。愚非謂持論者不可爲不易之名也。然學術上之名。本難一致。則當其約未定俗未成之前。爲名之間。其所容間有出入。不得謂奇辭起。名實亂也。夫聯邦之實。先有邦而後有國。此通例也。今如副其實者。則予以聯邦之名。否則不與。亦可謂『同則同之。異則異之』。無所謂『同實而得異名』也。縱令中國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而不合於先邦後國之例。則不以爲聯邦。不得謂之亂名也。蓋著名與玄名異。大抵著名有約定俗成。故自其初言。謂白爲黑可也。謂犬爲馬可也。及夫約定俗成。則白不可以爲黑。犬不可以爲馬。今有呼白爲黑。呼犬爲馬者。則謂之亂名耳矣。雖玄名亦有約定俗成者。如君子小人之稱。其界雖難確定。然庸夫俗子皆

與知焉必如是如是者謂之君子否則小人耳毛涉及學術則由人之觀察而不同故有一名之微雖專門名家亦難驟言其封域者今聯邦之名則抽象的學術上之用語也（聯邦之名雖見於國法然明其封域則屬學術之事）入者主之出者奴之固無所礙必曰有立法行政分權之實者是為聯邦否者謂之亂名豈以聯邦之與非聯邦如白黑犬馬之不可混乎

（十）秋桐引尹文子之言以證聯邦之名之不可易愚謂『古之正名者將以定上下之分賞罰賢不肖也孫卿道刑名文名爵名散名之異宜然古者於散名不甚辯』因引莊子春秋以道名分證之可知愚之所謂古者特指荀子以前此不難據上下文以得之蓋愚意欲折秋桐不當引尹文子正名之言以證聯邦之名耳以尹文子輩之所正者乃在上下之不可易賢不肖之不可混也聯邦之名則無如是不可易不可混之界不能引此以為說且愚所謂不甚辯者非不辯也謂其所重者在文名刑名爵名三者於散名則不甚重爾春秋書五石六鷁之異說者以為正名唯孔子亦正散名矣顧其所重者在彼不在此耳抑愚既謂孫卿道刑名文名爵名散名之異宜則孫卿之正散名固所已知自爾以往辨此者衆矣韓退之雖文起八代之衰（此說亦不可宗今仍之）於正名則非其所長何取特引其說耶

愚謂古之正名與今異用即不能引古以為證秋桐曰『吾人亦取其正之之法耳』此固無待繁言雖然凡引古人之言者要與其人之指泯合無間尹文子曰『刑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驗名』今如以賢之形而被以不肖之名以不肖之形而彼以賢之名此尹文子之所正也以上之名而行下之事以下之名而行上之事此尹

文子之所正也。蓋古所謂上下賢不肖者。殆有定實。（老聃不尙賢墨家以尙賢爲極其名異而實則同老之言賢者謂名譽談說才氣也墨之言賢者謂材力技能功伐也是其於實之實猶有小異然此屬一二學者之歧義非通言也且卽此一事又可以證不必實亡而名存矣）治國者循其名以責焉。則定之驗之其要也。今曰「以聯邦之形而被以非聯邦之名。是定之說可廢也。非聯邦之名而行聯邦之事。是驗之說可廢也」夫聯邦之形何形也。聯邦之事何事也。此旣由學者之見解而有異。則與古人之言。其指逈殊。不得引之以自固。若以爲正之之法。則彼此俱可引用。彼以聯邦必先邦後國者。何嘗不可據其說以定之驗之耶。

（十一）秋桐謂名不可易。古亦無常。因引孔孟荀揚之言性者以證之。夫所謂約定俗成則不易者。誠如所擧命物之名。毀譽之名。況謂之名爾。至於言及幽渺。性與天道。雖以子貢之賢。猶不得聞。則約固無由定。俗固無由成也。何有不易哉。聯邦之名。雖不如性與天道之幽渺。然其實旣不可以五議相接觸。其界又紛紜而不一致。則約亦難定。俗亦難成也。今必以其說爲名之正。反是爲亂。則孔孟荀揚之言性。爲說不同。彼諸家者。是誰爲亂名者耶。且愚謂約定俗成則不易。當其未定未成之前。固可以易也。秋桐則擧性之一名。以證其「非不可易」蓋指約終無定俗終無成者言之。夫名旣有「終非不易」者。則如聯邦之名。已謂如此。人謂如彼。但使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不得謂其不合於「邏輯」尤不得謂之「名實亂」是秋桐不已助我張目乎。

（十二）秋桐引荀子「名聞而實喩名之用也」因繹其詞曰「未聞實喩而名不聞者也」愚擧壹暨之知去來今以難之。秋桐曰「夫知其實而莫擧其名者。人人俱有此境。奚待旁求」愚亦知人人之俱有此境。特以人人之爲境不同。此所有者。或彼所無。此以爲名不聞者。彼或以爲名聞。故不如擧其有之境以爲言耳。秋桐又

曰。「茲之所謂與彼殊途。此乃名實俱存。論者欲寢其名而揭其實。事與邏輯相背。故不以為然。」其說之未安。觀以上所述。可以知之。蓋名無固實（見荀子）。聯邦之名。非先有邦而後有國者。則不付之。不必與邏輯相背也。

以上所陳。仍依前文次第反詰。不別立條段也。前文之結論有曰。「聯邦問題殆無專論學理之必要。」秋桐則既謂然。「惟捃摭偶有之成例。及一二學者之創說。又不足以證明其學理之充滿。」數語。秋桐甚非難之。以為「顯例六七。流風被於全世界。不謂得偶。」夫偶與常為對。非憑空可立。顯例六七。對於其歷史上反對之例。果非偶乎。至流風之說。則惝怳而不可捉摩。秋桐以為流風廣被。愚則以為影響甚微。秋桐有何左證。而必其說之可立耶。又曰。「學者論此者多矣。而類有左右政潮之力。不可為創。」夫創亦對於因言之耳。今論此之學者。是否有左右政潮之力。且不必問。惟問論此者果係因襲陳說。抑係別出新義。如係別出新義者。又安得不謂之創耶。至「何以不足證明其學理上之充滿。」愧愚譾陋。不能多所徵引。但以為法理者。常隨事例以生者也。使無德國之聯邦。則國家不須最高權之說。必不起矣。使無南北之戰爭。則聯邦之不可脫離。雖美人亦有異議矣。使無委內瑞拉諸國之新例。則聯邦必先於國之說。無例外矣。凡諸國例。皆由其特別之政情有以致之。故必有此政情。然後有此事例。有此事例。然後法理由之生焉。若吾國當辛亥之際。已由統一而變為聯邦。則有此政情。有此事例矣。於是為之釋曰。吾國為聯邦。其法理同於委內瑞拉諸國。則其說為有據。夫中國固無聯邦之事例也。而聯邦政情之有無。亦難斷言。今不先求之於此。而汲汲惟法理之是求。斯其法理為無根

（秋桐先論學理在以破今人誤主之見其意甚盛但所證明之法理縱爲一般之原則人猶疑其未必適用今其所舉者又僅係少之例外夫安得不河漢其言也）又以爲聯邦之學理。僅涉一般之觀念。而不及特殊之概念者。不足以言充滿。唯秋桐亦曰。『美之國情。不同於德。吾之國情。且不同於美。吾國若爲聯邦。國情同於委內瑞拉諸國』。特其所同者。僅本爲單一國之一事。而所引之學說。亦但能證明德美諸國之各有特別情形。故對於聯邦之觀念。各有不同耳。至『何者。於法理爲尤合。何者。於吾國國情爲尤適。』均難遽定。（參觀第七段）如是謂之同者。則日亦同也。俄亦同也。又豈獨中國爲然哉。秋桐曰。茲所講明。『亦聯邦自身觀念而已』。夫聯邦之學理。論而止講明其概念。似已不得爲完全。又況其觀念猶不可定。則安能謂充滿也。（學者之創說不足以證明其學理之充滿已於第七段言其概至偶有之成例觀秋桐所舉者則巴西其著也然如所已言其蹤法取法北美惟恐不肯故其國以巴西合衆國爲號決非欺人然則巴西之國情猶別有在也又如愛爾蘭之於英其名雖爲一國而其實則日日求獨立也彼其歷史上之仇族視同部之於我尤其若蒙若藏尚不可同論至吾國之內部則去之獨遠矣故其要求殆不可縱今使蒙藏人於我求如愛爾蘭之於英則可謂吾國之國情此點同於英國而內部猶不爾也是英之國情與我亦不相同然則偶有之成例誠不足以證明學理之充滿也論國情者當從各方面考察不得假設一事以爲言）

要之自事實言。中國之不治。其主因是否在未行聯邦。今行聯邦。是否可以使中國治。愚蓋疑之。但此爲別一問題。自學理言。以立法及行政分權之實。而付以聯邦之名。或於立法及行政分權之外。更須具先有邦而後有國之實者。始付以聯邦之名。自愚視之。均不爲名實亂。即均不背於邏輯。茲所言者。於事實固未之及。當俟秋桐君全論殺青。如有所疑。然後續以奉質也。

甲寅雜誌存稿

譯論

白芝浩內閣論（一）

今之談政制者。其說紛不可理。然大抵以理論遷就其不可告人之隱衷。故論議日多而理解日晦。愚滋懼焉。遂譯茲篇以進。白芝浩者。英倫政論大家。言政制最先而亦最當。爲書雖去今已四五十年。而其所言。固無一與今之政迹相背。斯誠可寶之名作。而吾作憲之楷模也。愚兩年來。橐筆東南。既時時稱其片言隻字。以自矜重。信愚說者。以不窺全豹。深滋恨焉。今以本誌可容長篇紀錄。乃於白氏所著英國憲法論中。抽所言內閣者一段。譯之。臨紙倉卒。譯語多不愜心。而要傳其意。未差。或者。今之君子。所樂於覽觀者也。　譯者識

書不盡言。言不盡意。故穆勒曰。『宇內大論題。尙待吾人宣其餘蘊者多矣。』誠哉是

（一）Walter Bagehot "The Cabinet" 即所著 The English Constitution 第一編

言也。而於吾英憲法尤有然。夫考憲之書。幾可以充棟矣。然在親覩吾之憲政者。以衡之書。恆訝其不似。何也。彼見之於實際。多求於書而不得。而書中理論之精。又或與跡象之粗。是其反感也。實則論吾英憲法。理實未能相印。事有必至。毫不足奇。蓋語言者。民族之所孳乳也。一代之文章。固以寫一代之事迹。至於文字。舉不外先世所留貽。則以彬然大物。如英倫憲法。傳之數百年。眞髓潛移。外形迄未之改。宜乎字義歧而不之覺。而名言之信於古。不信於今者。尙傳誦無已也。

論英倫憲法者。有兩說焉。皆甚謬而有力。其一曰英倫之政。則乃三權分立也。立法行政司法。各有專司。異其人以任之。其爲職務。不相侵越。甚且爲之言曰。中古之世。人智尙麤。哲者創爲分權之說。不過覩爲紙上之談。而英人竟以施諸事實。其殆天縱者歟。其二曰。英倫憲法之所以爲良。乃在三質等量而合於一。三質者。君質爵質民質是也。蓋英人以是三質。融而爲薩威稜帖。(一)薩威稜帖有所運行。三質卽各如其量。相劑以出。由是君主也。貴族也。平民也。非徒有其形。而且含其精。此憲法之所以爲良也。近

(一) Sovereignty 譯言一國最高權、

譯

人有倡爲『觝衡說』(一)者。在政治文字中。其勢甚張。而所取證。往往求之吾英。其言曰。君主政治有弊。貴族政治有弊。平民政治亦有弊。惟在英倫。創爲政府。使若而弊者。相觝相衡。而終至於相消。易而言之。英倫政府之號爲善。不僅不爲三弊所掩。乃實由利用三弊而成也。

由是人所信者。苟君爵二質。其國無有。則英倫憲法之特長。無從取法。由是人所信者。歐洲近世之國家。中古之政質。類有存者。卽其政質而改造之。莫良於英倫憲法。由是人所信者。一方之言曰。英倫憲法。爲善用古來政質之尤。又一方之言曰。英倫憲法。非得古來政質。且莫能就。夫政質特史態之偶然者耳。遂時或不得。易地或不然。故有史以來。玆質之可見者。爲期不過一二紀。爲邦不過數四國。美利堅卽無其質者也。於斯而欲創行君政。縱憲法會議草定之。各州批准之。亦將有所不行。何也。國人能戴一君而共事之。此所需神祕宗教之性至巨。而玆性者。惟得之於自然。非能自無而之有。爲立法者所任意搬造也。大凡人民之忠於其君。與人子之孝於其親。同屬良知之事。苟

(一) The theory of "Checks and Balances"

君政而可採也。則他人舉可謂父此其情不可僞爲無二致也。信如斯也。英倫憲法。半由歷史積累而成。其能移而植之他國。蓋亦僅矣。

凡國家傳世既久。所統治之人種。復衆而不齊。如斯而求其組織。非析爲兩部觀之。殆難通曉。玆兩部者。分之絕明。或亦爲事實所不許。然大要如是。無可非難。其一以受全體、人口、之尊崇。其一則利其尊崇而實行政事。前者可字曰名部。後者可字曰實部。(一)蓋自來憲法之能以有成。必達二鵠。一曰得權。二曰行權。名部以寄國人之忠信而權以得。實部承其流以布於政而權以行。

名部者實際家每斥之以爲長物。其說曰。吾所欲行者政事也。憲法者何。政策之集體。而謀以達其政鵠者也。如曰憲法中有一部。非必要者。卽剷除之而於行政無所於礙。則此部者。無論其名分何似。而要爲無用明甚。有起而駁之者。則又謂名部乃實用之中樞。非得此質與他質相調。政將不美。之二說者。皆非也。後說尤爲時人之通謬。夫政府之貴有名部者。無他。以其能爲之生力耳。力由名部生。實部惟本其力而用之。故政

(一) 名部 The dignified parts. 實部 The efficient parts.

府非得名部以爲之基。則其力爲無自以行事言之名部。誠若無關係者。然然彼固不失爲一切權力之源泉也。徵兵由彼。至親身臨敵。固無取彼爲也。假如同隸於一政府之人民。皆欲存其實而去其名。所謂實者。在人人之意中。其爲物無不同。而所以達其實者。在人人之意中。其方法又舉無以異。則實部僅存。而政亦可舉。無容疑也。雖然。若今之世。爲吾生所寄者。則其組織迥異乎是。

天下事有最怪而最確者。則人類進化之不齊是也。生人之初。榛榛狉狉。穴居而野處。草衣而石斧。猛獸無以拒。大木不能伐。無教訓。無休暇。無歌謠。無思想。所謂宗教。亦特巫覡而已。設吾人追思至此。驟執今日之歐人生活相與衡論。未有不以前後同出一種。深致駭歎者也。雖然。通古今而觀之。亦何駭歎之有。今之爲言者。辭氣之間。恍惚爲時不久。努力無多。吾人當有法焉。使人智趨於平等也者。然若其人一求史蹟。熟察人生文化之何由而始。何由而進。決未有不頓覺其爲計之早。而爽然自失者也。以言文明。至吾英亦可觀矣。而其中儘有不少之人。其知識淺深。無以異於二千年前之大多數。其他優者。亦無以逾於一千年來之所謂俊秀焉。不然。今之居乎下流中流社會。徧

譯

狹頑鈍而麻木者何其多也聞者疑吾言乎則試反爾家行爾廚執爨婦若庖丁對之而演說如爾以爲最明最暢最確切不移之理而彼以爲晦爲不可解爲荒謬絕倫焉如爾鉤沉探賾之所得今僅出其最爲平易近人者語之而彼以爲狂爲野爲異教焉則吾說爲不妄也須知大羣如大山山質數層惟羣化亦有之其下層之特質與謂於上層爲近毋寧謂於鴻荒爲近由是論政之家不以數層之所不同懸諸坐右時時而省覽焉則其所論勢將至於澈底皆誤且猶之用文錦以覆陷穽人之顛於是者必衆也何也持論不顧事實是使人求其所不可得而不能預料其所必至也

文化之不齊既有若此則優者計劃政治無能望劣者由之而復知之焉亦昭昭矣故苟立一國計事分職準乎邏輯因僅有所謂實部者存則此部不必卽爲下流社會之心所歸何也先天所有之國家決不如此其簡陋也大抵政家逞其雄辯欲民間了然於其疾苦因得訴之政治以匡捄之雖至親切中乎人情其言率不易入若其論題爲愛國家求光榮爲帝國民族諸主義則一語一擊節可以使人卽時奮發所信既堅類能不惜犧牲其所有出萬死不顧一生之計以赴之玆亦可號爲國家之元氣矣雖然

譯

若而人者率不解政府為何物凡政府以為可貴之的矜矜以守之者彼則若有所不屑是可知政府以實際號召國人良不必得其信仰茍欲得之亦惟有還訴之愚氓先民所有之物而已然則居今之世為得議名部而少之也哉

然其理猶不止此夫卽智慧絕高之士其所成就出於意志之決然者半出於事機之相際者亦半茍事事盡恃一己之精力以經營之所由之路既生所遇之機復觸則其精力枝枝節節而耗之者已不可計縱有所成其亦僅矣蓋吾人一日之事為決難件件由乎頭腦流出一人之聰明必得自然之習慣以培其根以節其用然後可如其量以致於事而此種習慣之作用又作憲者所不可不熟審也大抵以習慣為可貴而欲存之莫如卽存其習慣所託之物故茍諸事不變僅卽政制而論之則昨日之制度實遠優於今日何也彼其已茲者也彼其最有力者也彼其最易致人服從者也彼其襲有國民之敬憚心而其他政制尚待求之者也若夫世界大勢有變遷焉新生事業至龐定為文為法度或名存而實失焉古制云者應於時勢自大有缺陷然吾之所以因勢而利導之使其制與新世界之要求不相背畔固別有道今之所取乎古制者亦惟

利用其歷史上之尊嚴以敷於政事而已

間嘗論之名部之用古實部之用今名部之質樸實部之質直名部之入人也深實部之應事也切以此製爲一國大法莊嚴其形玲瓏其體惟莊嚴也其力足以操縱國民之神祕性使之服從長上不期然而然惟玲瓏也施行政事極其直截而了當國有大政其效尤至玲瓏之部出於匠心變而通之四海而準此可學者也莊嚴之部生於歷史性苟不具刻將類鶩此不可學者也

英倫憲法有成功之祕焉立法行政兩部之融和其最著者也自來言者無不以其良法美意存乎兩部權限之分明不謂卽而察之適得其反是亦大可驚矣夫兩部之深相締結有其連環號曰內閣內閣非古也自國會有一委員會特選以執行政之役而名始立實則國會中委員會甚多特玆爲最大國會之命託焉故其會員舉爲議員信任之尤會員之得選也誠非國會直接爲之但其間接之力迥異尋常舍之卽會員無自而至一紀以前任用大臣以人而不以政策其權王室操之華頗（一）之用事也一

（一）Sir R. Walpole

面周旋國會。一面瞻顧宮庭。以慮有陰謀擠之。不得安於位也。英之大臣。號曰『王僕』當是之時。其實如是。維廉第四之眷梅爾欒（一）卽可於衆流競進之中。獨拔之以領民黨。洎乎巴麥斯東（二）之死。英后尚能於二三人中。擇一而任之。雖然此特內閣政治之初期。爲若此耳。語其常經。則無論何時。必有一人焉。在國會中。最有勢力之一院。爲是院最有勢力之一黨所護持所崇仰。以魁其曹。以治其國。彼何人斯。卽所謂內閣總理是也。內閣總理而不爲國會之意所寄。未之有也。是故美利堅之行政首長。出於民選。惟英亦然。人之頌王室曰『恩施之源泉』（三）吾則稱度支（四）曰政事之源泉。蓋英王者。僅以長憲法中之名部而已。而內閣總理。則長實部。惟實部。乃得當行政之名。故曰。吾英之行政首長。出於民選也。雖然英之與美。於玆亦有異趣。美之首長以民選之。英之首長。則以民之代表選之。美之選式爲單。英之選式爲複。由是國會云。

（一）Lord Melbourne

（二）Lord Palmerston

（三）The fountain of honour

（四）度支乃國政之鎖鑰。且英之總理大臣。例兼度支一官。故云。

評

者名爲立法實則絕要之職乃在創造行政部與夫所以維持調護之焉耳矣

總理之受選也實賦有組織內閣之權然國會之中有以黨務之關係萬不能入閣者又有以黨務之關係萬不能不入閣者此皆無取總理之徘徊其所留餘地以容其獨立之物色者乃至有限要之總理之職與言擇閣員而任之寧言剖閣席而分之總理一出此番閣員當爲誰某國會內外俱略有成算惟某得何席何席屬某尙不能言之詳盡耳然若以此疑總理左右人才之無力則又大謬彼用人之權固束縛者是其甚衡之理論上之所有與夫皮相者之所測固遠不及而斯人之晒睞一生政治之風潮卽起則又累試而不爽者也

內閣者何一言以詁之則立法部本其相習相信之人選以爲一機關使行其政治其民者也若夫閣員以何法而獲選是否如恆言所指爲王之僕是否以立法部中人當之皆歷史中偶爾之見象於內閣之本性無與爲作界說者所不必關心其獨不可忘者則內閣云者必由立法部自操其選權而政策諸於部意其人又爲全部所信賴者也以是閣員出於議員乃情理之常而特不著以爲例蓋若閣員非來自國會而卽決

其將不稱職焉非知理者之言也且所謂國會者其中亦有兩院之分近世閣員半有爵者爲之而有爵者卽出於不甚重要之第二院此其成效亦復在人耳目也嘗謂英倫之有第二院其强點卽在能備閣員之材料自非第一院突飛進步或任用閣員之道擴而至於立法部以外則不求之貴族吾未見良政府之能成也但內閣組織法今未遑細論本篇所重之第一事則在爲內閣下一精詁質而言之內閣者特一富於綫系性之委員會也譬如連字符（一）此會連立法部於行政部譬如扣衣帶此會扣立法部於行政部是故釋內閣之作用與敍內閣之由來非一事也

最可怪者內閣尙矣至閣務何由進行無人能言之夫內閣會議誠在理當祕而一祕至此天下事之與理論相合者罕有能及之也在例無論何事不得有官文書載及內閣所議甚且閣員錄以備忘亦爲勢所禁有所不可其在下院有時羣情鼎沸質問如雷從未聞以閣中議事出而宣示之事自非閣員矇於政習斷無人肯爲之由是一國之中有一權力絕倫之團體集立法行政之事於一身而其事祕乃莫得而聞也或曰

（一）Hyphen

其爲會也。絕無秩序。言者多而聽者寡。此殆擬議之詞歟。

英倫內閣擁權之重。實有二因。一、曰、史蹟之貽。二、曰、成效之著。自非然者。茲特一委員會耳。而欲國會賦以如是之大力。恐乃與狐謀皮之類也。蓋此委員會者。爲國會所自出。而卽有權以解散之。易詞言之。委員會有所不慊於國會所議。乃有權停其會以否決之。更易詞言之。彼爲本期國會之所舉。然國會拂其意過甚。彼乃有權陳訴於下期國會以抗之。其在理論。解散國會之權。本僅屬之王者。且不問何事。王者均應從內閣之出之請。以行其解散令與否。尚屬疑問。然此種問題。其足容討論之地甚狹。而內閣之出於本期衆議院。竟得與之決絕。轉而訴之下期衆議院。以定其是非。乃政例之無可疑者也。是乃立法部之一委員會。有權遣散其部之半。而其半又爲非常有力且當危急之秋。而爲唯一用事之機關者也。由斯而譚。謂英制乃立法權吸收行政權而有之者。其說猶非必謂兩權融成一片。斯爲得之。何也。或則內閣自立法而自行之。或則內閣解散立法部。二者必居其一。此外無他道也。是故內閣者。爲立法機關所指名。而卽有權反撲立法機關。而絕滅之者也。猶言一物爲他物卵翼而成。而卽有權毀壞其卵翼。

者也。

立法行政之融成一片。不思者或以爲英倫憲法之潛性與其玄祕。茲點甚小。不必深論。然若熟察內閣政治之效果。並與其敵制一衡論之。而後知世俗所見之謬。而吾制之眞價可得見焉。夫敵制、非他、卽所謂總統制是也。總統制之特性。在選總統一法。選國會議員又一法。立法行政各各獨立。爲總統政治之體要。猶之立法行政兩兩相倚。爲內閣政治之精神也。(二)

比、論、兩、制。首、言、承、平、之時。夫行政部必得立法部之扶助。乃近世文明之神髓也。而立法中之最重要者。厥惟租稅。文明政府求盡其義務。政費時有變遷。今年所需甚多。明年則少。今年或少而明年復不得不多。此在教育監獄工民百政有然。而於海陸軍費。猶爲顯著。以防務之緊懈與其難易。影響於國用絕巨也。於斯時也。果執政之人。非卽立法之人。則兩方之爭論必起。納稅者與課稅者之心理。斷乎不同。爭論之結果。非行政部不能得其所欲得。則立法部見迫通過不負責任之議案。於是行政部之所決行

(二)總統制 The Presidential System。總統制之名。始見於此。

不能實行。行政部之名。有同虛設。其在他一面。立法者不復顧念民瘼。自由承諾議案。行或一夫所諾。萬夫苦之。而爲民代表之道德。蕩然無存矣。美人知其然也。於立法行政兩部之間。設法溝通。名曰『半連環』(一)如財政總長欲有所稅。則就商於國會財政委員會長。彼無能出席於國會。自陳其所欲。惟以官文書通告之而已。彼所能爲。僅在誘致委員會長。使之晝諾。由委員會長影響委員會。使之提出。復由委員會感動全院。使之贊成。雖然。此種連環。斷續靡定。如時機甚順。租稅案又至簡單平正。則敷衍通過。尚非難事。若爲複雜宏大之預算案。自非財政至艱。不容有反對之餘地。則以此而成爲法律。吾見實罕。國有戰爭。或值內亂。自不在此例。凡吾所言。乃以平時衡論內閣總統兩制(二)之優劣也。大抵理財之事。視乎政策。兩人同查一案。如其人才智相勒。意見尤難一致。吾見印度之財政總長。談英倫之財政於羯羅屈闍。吾英之財政總長。談印度之財政於倫敦。所定之數。絕不同。而政略亦相差絕遠。兩方抗辯之高。曾致全

(一) Semi-connection.

(二) The cabinet system and the presidential system 內閣制之名始見於此

國之視線為之一轉他種爭端之類於是而藏於英印往來消息之中者又不知幾何也

此以知財政委員會長與財政總長之間情景之與此相彷者必不免也夫兩方相爭勢必兩俱不慊於時所應得之租稅既不可得負其責者誰乎吾知財政總長無能課之委員會長委員會長無能課之委員會委員會無能課之全院於是租稅虛懸而國政不舉吾將何所施其罰乎以情察之舍立法部罰莫屬也然體大氣盛難與言罰者又莫立法部若也

文明時代政府之賴立法部維持使易於產出相當之法百政皆然又不獨財賦如是也時機迫時內閣可以辭職要立法部使之從己否則解散之但斯二者總統之國皆無能望以行政部未嘗握有解散立法部之權而立法部不任組織內閣之勞又決不為解職之說所動也於是異議一生立法部迫而與行政部戰行政部亦迫而與立法部戰兩兩相持毫無結果往往然也其或不然則必爭端未起時也美洲未亂以前各州相距遠而生計狀況彌佳故大爭點不易見然若以近三十年之英倫議會移植彼

邦則兩權相牴之爲害於政治當能見之較切也。

然弊更有甚於此者。蓋內閣政治足以教育國人而總統政治則否。且其影響所至容或導國民於腐敗亦未可知。人有恒言曰『王之反對黨』（一）一語英人實造之。又曰英人爲治行政與評政並重他國莫之先焉。評政云者乃以實行內閣政治之故一黨從政一黨取其政略而可否之之謂也。於何可否之則國會者政論之所滙歸而國民教育之所由鼓盪也。於是一演說也出乎大家一議案也關乎全黨此於喚起國民精神推進國民智識其力爲無垠。而此種有力之崇論宏議又爲內閣制之產物。以政家恒藉此以買其聲名而圖未來之建樹或以保全現在之位置遂乃出其全體之精神爲之而有此傑構也。因之負有辯才者熱望彌高機會尤不乏每有提案反復討論久而愈精。一旦取決內閣之運命卽於是乎係。是故單詞隻字足以助已者必不可遺而亦莫或遺焉。此爲私者或祇圖自售其說而心長者信其策長亦強聒而不已。所有論議於本案有關者盡量流播於國民之前欲無所聞而不得而國人又確欲聞之且求

（一）King's opposition、此與『王之僕』相待言之、王而可以反對、是乃英倫憲政成功之秘也、

譯

知之。夫苟有大言而無成事。有空辯而無動因。又或持議雖精。而不與事實相值。人情殆將厭之。而茲乃不然。更易內閣。大事也。而茲大事。卽將由討論而生。風聲所播。遍乎全國。若干人之升降榮辱。卽於是乎決。以其影響之大。意興之高。入乎人心。惟嫌太過。此以知演說之具有是種尾聲者。其必爲國人所傾聽。且直據其方寸而有之。無可疑也。

美利堅者。總統國之大而良者也。是其人民嗜好政治。必有可稱。然凡旅於其地者。每見其不稱美之輿論。不精不完。實遠遜於吾英。目論之士。以爲美人之本性如是。殊不知。卽在吾英。苟無物焉。驅國人以入乎政潮。吾亦未見英人嗜政之懷。濃於羊乞（二）也。其在於今。英人之視政治。儼同生涯。一際危機。無不奮臂而起。冀有所助。政府之去留。自係乎議院之決意。而院外之議論。與夫羣情向背之暗流。皆足爲議員舉足左右之助。國民以爲此種品題。極其重大。遂竭力爲之。而爲之輒有完整之斷案。何也。彼本乎院中之所議。材料多而論法備也。若夫總統政治。則非大選。國民無與於政治。總統

（二）Yankee 美洲人種之稱。

一出。民意卽消。非至片時之專制復來。無能翻其前案。以是其民不樂造爲輿論。如內閣國民之所爲。卽欲造之。而亦無所取材。如內閣政治之所輿也。彼中國會。非無討論。此如劇然。惟聞登場之詞。不見出演。政府無論何似。莫能倒之。一切權力。旣非立法部之所賜。卽無人以立法部置之意中。權力之中心。厥惟行政部。而行政部穩如山岳。莫之或移。是在吾英。視爲唯一之教材。以激發公民之意氣。與夫導其議論。而範其意見者。彼乃無有。是故總統之國。人民無取日作精審之論。而亦無助之作之者也。

人恆以爲憲法上之缺陷。可以新聞之議論補之。又以爲國民購讀之力旣高。則凡政府之所爲。必爲新聞家所注視。而其意見之爲政府而發者。必且步伐甚齊。觀察甚準。思想甚當。此無閒於政體之爲總統爲內閣一也。而孰知大謬不然。總統國新聞之無能爲。猶其立法部之無能爲也。行政部之被選也。有固定之年期。年期未滿。地位卽安然而不動。新聞又胡能爲役也。夫以美人之好文學。以美人識字者多。曠古未見其比。以美洲發行新聞之夥。驟莫能數。而其新聞乃如彼其惡劣也。人鮮不以爲大怪。而今得其故矣。美之新聞。不如吾英之良者。無他。吾英有因以促之良。而彼無之也。當政治

風雲之起政府之運命搖搖如懸旌時或存亡決於數票而投票者之意亦復可左可右則大新聞中有一精力彌滿之社論出見而問題卽決泰晤士者卽所稱創造內閣最多者也近年以來巴力門之黨幟旣明而又無一黨擁有絕對之投票力所恃以爲鬪爭純在心智宜乎吾英輿論機關之在今日大有操縱議會之機能其在美洲若華聖頓新聞有力攻擊林肯（一）使之去位吾知其論說欄中必且驟起雲詭波譎之觀論法之精體裁之善必且出乎意想以外無如華聖頓新聞在總統任期之中無如彼何猶之倫敦泰晤士在市長任期之中無如彼何也康格雷之討論旣如無果之花國人不屑措意則新聞中無益於事實之長篇講演又誰欲讀之美人之讀新聞誠可謂之讀新聞要事何許悉有定目一覽旣盡旋卽棄去從未聞卽其所讀發爲議論者實則言之無益又安取議論爲也

總統政治以立法行政分權之故而立法權弱此其故甚明矣若謂行政權亦因而弱初覩之似爲矛盾而實非矛盾也夫分權者所以弱夫政治之總力者也其一弱而兩

（一）白氏作此文時美利堅總統正爲林肯

半皆弱。理有固然也。至行政權胡由而得弱。卽而綮之。事至明顯。其在吾英。凡法案之便於行政者。內閣強。則無所不得於議會。以內閣卽自爲立法者。誠無怪其然也。而總統則容爲議會所牽掣。實且牽掣之事在例無能倖免。蓋凡爲立法機關。其議員莫不急於自見。彼自有野心。不論爲人嗤讚。而要欲成之。彼自有政策。號稱以國民福利爲期。將以見諸實行。彼又有矜心。凡國有大政。必欲以己之意見通曉於衆。種種動因。皆迫其以行政部爲的。續續放矢。彼果唯以助人爲務。則是以他人之意爲意。彼若攻其人而敗之。則己意獨伸。易詞言之。彼若勝人。則自爲主體。彼若附人。則不過從體。此其自計宜極審矣。南北戰爭以前。美利堅行政權之脆弱。不絕於批評家之口。良有以也。蓋康格雷與夫康格雷之委員會。非全國有共通之覺念。強之趨於一途。其與行政部相持。本自然之勢也。

總統制者。不僅以行政權與立法權相衡而得弱也。卽以其制論之。作用與眞性相濟。而亦日趨於敝也。夫內閣者。由立法部而得選。若立法部以適當之人物成之。則其選法之良。莫與倫比。然玆爲複選法。必也確有把握。知複選所得。將勝於單選。其法始有

可採也。間嘗論之。凡在一國。政治生涯。極形活潑。其所以運用公共機關。亦甚閑熟。則作選舉會以行選舉。本近於滑稽。美利堅之選舉總統卽是也。在草此法者。以謂先集選舉人若干。其人必能一本自由之意。公平正直以行其大選。不知初選之人不之許也。初選者。大抵各有其所欲舉之人。非爲林肯。卽爲蒲芮鏗。(一)彼選一人以爲代表。出席於選舉會。非有要約其人必代擕其林肯票或蒲芮鏗票以投之匭。必不爲也。是其人之所投。決不如其本意。質而言之。彼乃使令之人郵遞之役。跡其所爲。乃別有其主人。而主人之以使命畀之。實以了然於其所行。決不反乎己意也。

或曰。英倫下院。所受之影響亦同。選民之於議員也。與謂爲立法之故而舉之。寧謂爲維持某某內閣而舉之。是固然矣。然於此有一最要之別焉。則議會之職務重而作用久是也。此不若美之選舉會。選事既終。卽歸消滅。此而日日監察政府之所爲。日日草定全國之法律。時時倒內閣。時時造內閣。由斯言之。惟國會始足當眞正選舉之事也。千八百五十七年之巴力門。議員誠爲擁護巴麥斯東而集。此其跡象顯著。在近世實

(一) Breckenridge 當時與林肯爭總統者。

罕有之。若在美人視之。必以為人人俱挾一『巴麥斯東票』(一)而至。然不二年。巴相即為巴力門所倒。是可知一議會者。雖為一內閣而生。而本內閣即可死於其手也。

且也。良巴力門。亦實為無上之選舉機關。何也。如為國立法。茲為允當。則其多數必能代表全國之平均智慧。凡國中有特別利益。特別意見。特別僻習。又必各有人承之。以露其頭角於會中。於是為各派作辯護者。必為散見而無派中立。性純而能斷為國民全體之精神所寄者。必且衆多。若而團體。如其可成。以之選任行政部。誠為理想中之選舉者。彼之政治能力。彌形活潑。彼之政治生涯。倍覺親切。凡事務之至乎其前而須課其責任者。彼深解所以負之。而無所避。凡社會中所含之德慧知術。彼悉有之。而無所短。昔華聖頓與哈密敦(二)設為選舉會。意在造一機關。妙選全國之精英以實之。即此物也。

欲知巴力門選舉之良。以他法衡之而愈見。夫與巴力門爭為選區者。國民全體也。而

(一) Palmerston ticket、以總統候補者之名、合票成一名詞本美洲政治用語、

(二) Hamilton 華哈皆費拉德費亞會議議員、草定憲法、主張最多且力者、

以選舉之事訴之國民自身無論求諸理論或證之經驗舉爲劣制偶有良績則例外也當林肯之二次被選也各邦方共趨一的羣求所以解決之道於一人是選民之所爲確未越乎本意然美洲自有總統以來選事之公玆爲孤證餘則總統之所由獲選皆預選會聯合會種種機關把持爲之若而會者其質過雜無能詳知其名太習亦無取深究國民特一傀儡耳其所行動大抵有隱於幕下持而舞之者也嘗論選區過大爲選舉之程敍計不得不有組織發生認爲合法者勢也例如吾懷一票而投之其爲虛投與否吾不審也惟附於一機關以行爲則效力灼然而可見然如此爲之非拋棄己身之作用而以其機關之意爲意卽不可能夫苟國民各自爲投不虞其困吾已嫌其團體之形而拙令並其自動力而失之而一聽運動者之指揮是猶粗肥疏懶之人而好運用小小機智將無往不爲人所算也

國民作選之能力旣不如巴力門此以知出自國民之人才亦不若出自巴力門爲當是故前世紀美利堅立法者不許國務員得兼議員恆爲世所詬病然玆法之立乃準乎科學之道爲之卽而察之亦不能謂爲無見彼所欲者乃在立法行政兩項之中劃

爲鴻溝。絕不相混。且信此種分權。實良憲法之要素。當時彼所取法。不出英倫。而英倫憲法。則競傳含有分權之質。故爾從之。既採此說。而欲保持勿失。則舍拒國務員于康格雷以外。其道無由。假如國務員雜乎議員之中。而又同時居於行政部。則總統之權。將日見蝕而不止。蓋立法機關。大抵好貪而多欲。其取也。唯恐不多。其與也。唯恐不少。爲之議員者。感情以外。百不足以控己。立法機能。在羣機能中。爲最著。彼卽用以爲武器。何時可獵取行政部而有之。彼卽爲焉。美州創憲名家。有見夫此。其屛斥閣員。使不入康格雷。究不得謂非智也。

此種屛斥之法。固於總統制爲精要。然又不能以此而忘其大弊也。蓋其影響。首中乎人心。使之急公嗜政之懷。爲之衰退。凡爲議員者。苟非於演說之外。別有所事。苟非了然於坐而言者。可起而行。苟非預料夫事會之來。彼將卓然有所建樹。則第一流人物。決不投身於議會。卽或投焉。亦虛與委蛇而已。非所樂也。夫康格雷特一附庸於行政機關之演說會耳。吾爲此喩。初不爲刻。人而委身於此。斷不能激發其高尙之功名心。不惟不能。且轉以生其怠心。而助其長。是故以不許議員執政之議會與許議員爲之

之議會相提而並論其精神之聚散能力之厚薄似且未能遑言齊一此非人之度量相越也其制使然也行總統制者首將政治生涯釐爲兩半半屬行政半屬立法本一可貴之業分之乃不值一文人之願以周身精神貢之於政治而卽以爲終身不斷之生涯視同性命若夫吾英之內閣總理然者將決不往取其半也英美兩邦之選法雖巧拙本末可同日語之而扼要以言之總統制下之政家恆劣於內閣制下之所產者無他政權不一之故也

兩制之別有此種種國家多難茲尤重要以其時政府之職務繁劇有加也一有秩序之輿論一有能力有紀律高尙可貴之立法部一人位相當之行政部而且一立法行政兩部相協不相攻之政府此於變時得之較常時力且數倍此於多事之時得之較無事之時力且數倍進而言之每當存亡危急之秋內閣制尤有一特殊之優點是卽其制富於伸縮力隨時可以產出臨機應變之才也

平民政治之原則曰一國之最高權所以操政治之生死者在乎人民茲所謂人民不必指全體亦不必指大多數特謂被選之人民團體而已吾英如是凡自由國舉如是

苟其國而採內閣制也則一選危機此種人民可以選一應乎時勢之才以當其局茲所選者不必卽爲前任之人且以勢推之恆得其反夫非凡之才不撓之意急智迅斷孤懷毅力與夫急功近名之心一往無前之槪國有大變茲爲最宜若在承平非所必要非惟不要有且慮於治道有防是故以治平時之國家黎午溥遠優於維廉伲德(一)魯意菲立遠優於拿破侖(二)惟事變之來非人所知有時風浪驟至船身動搖司舵之夫理宜變置吾英自憲政成熟以來國中初無大難以是自爲一制其中賦有最良之潛性竟不易覺嘉富爾(三)誠爲宰制革命之雄而吾英無所用之大故猝生誠宜有遺大投艱之代表人物或英武不世出之君若相以應其變以安其危而吾英無此大故宜乎大英雄亦不之見也雖然克利米之戰爭(四)吾英視之亦等諸倉皇之變

(一) 黎午溥 Lord Liverpool、維廉伲德 William Pitt 皆英倫政家之有聲者、

(二) 魯意菲立 Louis Philippe 承拿破侖之後、被選爲王、其人無行好賄、摧抑民權、法已小康、卒以復亂、白氏此說、未必然也、

(三) Cavour 意大利建國之傑、

(四) Crimean War、一八五四年至一八五六年、英法之聯軍、與俄戰於克利米半島、

而吾憲政中之良法美意。至此亦微見其端。亞伯丁內閣（一）者。自院制改革以來。號稱最有能力者也。政局之艱難。在當時亦可觀矣。而亞伯丁隨時勢以爲因應。實游刃而有餘。而獨戰爭之來。彼乃無能爲役。於是吾人迫其辭職。而別簡一人以代之。其人者。自信而能斷。如確知全英之力。足爲後援。必且有戰而無讓。有進而無退。是誠其時之所須。而吾共躋之以支危局者也。

若總統政治。則莫能望此。美利堅政府。號稱主權國民之政府。一旦有變。行使主權。斯誠其時。而主權何在。殆無人能言之。康格雷之任期。憲法定之。其中固有一部。隨時改選。而亦爲期有定。速既不能。遲亦莫可。總統受職。年期亦死。在此期中。莫能移之。凡所規畫。皆屬硬性。職務有攸分。日月有所守。無論國家有何禍變。不能轉而機關令稍稍急。亦不能停而機關令稍稍緩。如貿易然。估料一政府而預訂之。其後適於爾用與否。不問。用之不弊與否。不問。爾果欲之與否。亦不問。但在法律。爾非保留此物不可。於是外交繁難之國。其所習見者。則戰時最初最險之年。當局者必爲一和平總理。而平時

（1）Aberdeen cabinet.

最初最險之年當局者又必爲一武裝總理也無論何者當此過渡之時其人之得舉以在位非爲其所當施乃爲其所當棄非爲其政策之當因時而制宜乃爲其政策之已過時而必革者也

此觀於美利堅南北戰爭之全史可以知其故矣蓋是役者實總統制用於危時之試石也人之攻斯制者謂總統去位副總統卽攝其職而副總統本一件食之官今於國事紛擾之秋在法乃不得不以之鈞衡全國豈不僨事故林肯被刺而約翰孫（一）循資遞進美利堅政局卽至不可收拾以此相難固於立法之意與法之所以運行有所揭明（二）而約翰孫之事究屬偶然尙非總統制本體之病林肯第一次被選此弊卽免焉由今思之當時而得是人實爲勝任愉快議者遂翹以爲唯一證據謂總統制經常之作用本屬如斯然議者亦知林肯胡由而得選乎吾知美人之在當日決無人深

（一）Johnson 林肯時代之副總統、

（二）在草憲法者、本以爲選舉會將以才智冠乎一國之人充總統、亞乎此者充副總統、於是副總統成一素餐之職、非第二流人物、莫爲候補、而選者亦莫補之、至有時須攝行總統之事、皆未遑思及也、此數語本白氏原注、

知林肯之為何如人亦決不了然林肯將以何道行其政事選者茫然而出占被選者亦即茫然而獲雋此如算術林肯乃一數之未知者耳以未知數而為政府此以詁總統制乃甚確也若夫內閣制中之大政治家則不然彼其為人大抵家喻而戶曉之不僅誦其名而且稱其德格蘭斯頓何如人也巴麥斯東又何如人也此以質之吾英社會雖不必為兩氏寫真毫髮而畢肖而舉能傳其最明最活之印象則確乎無疑至以一國灼然可見之薩威稜帖託之於不知誰何之人吾英之人殊難索解其人德慧之量小至何度乃不可知國家變幻之局大至何度亦不可知今用其不可知之小以治其不可知之大此種理想吾英實以為滑稽之尤夫林肯之為人雖無曠世之才華亦誠懷有絕倫之正誼而且清教之性培養極深以是艱鉅之來忍而有濟雖然賭而偶贏非能以之稱賭德也林肯誠得矣然果胡所恃而必得之乎

夫此種偶然之事又總統制之所不能免也蓋由其選舉之程敘非有異常時會或國中有激急一致之輿論相逼而至將不能得一知名之人如選事初竣而禍變即乘勢不得不以所謂未知數者支拄危局以謔出之勢不得不以『政治家X』監視其禍

變。而謀。所以。禦。之。之道。也。其在平時。總統制之所由劣於內閣制者。吾既爲一一陳述。然以比之變時。尚非絕要。蓋總。統。制。之。缺。陷。見。於。經。常。之。職。分。者。其害猶小。見於臨時。之。作。用。者。其害。實。大。以其全。無。彈。力。不。能。爲。非。常。之。原。以。安。危。而。定。亂。也。爲是比論。可以證明內閣制之一特性。實爲切要無倫。是何也。卽所謂立法行政兩權。融成一片。是也。至於內閣制之形式若何。與之相依並進者若何。別以專論明之。不贅於此。

哈蒲浩權利說（一）

權說。者。經說。之。賓。也。（二）爲是說者。固以善政爲指歸。至由何法而善政斯舉。乃第二念始及之。其切要而萬不可少者。則一派有經驗之官僚。而假以相當權力是也。髣髴國政釐爲數部。部各置所謂有經驗者一人。使之自動。而有機體卽成焉者。至各部之關聯何若。此經驗家之監督何在。皆非所計。閒嘗思之。果誰。是。有。經。驗。者。乎。吾。何。以。知。

（一）哈蒲浩 L. T. Hobhouse 爲現在倫敦大學之名教授、講社會學最有聲、本篇乃彼所著民政與反動 Democracy and Reaction（一九〇九年第二版）之第五章、

（二）權說 Doctrines of Expediency 經說 Doctrines of Right、

譯

其爲有經驗從而舉之乎彼果自稱其經驗而卽足乎抑必待經驗更優於彼者而定之乎又居官者果恒爲有經驗者乎抑無經驗者亦容或偶在高位乎經驗一語人每隨口滑過凡此諸問皆宜策之使答者也有時治人之術方之管機如習排水然爲徒幾時受教幾事其途既熟駕馭卽宜在言者意彼經驗者其中亦有途焉苟習其途則施設所至可以悉濈機括此固極端之談也又有時訴之人情示吾可信則謂公事有如私事後者須當於經驗之人爲之前者何莫不然然言者似忘私家招致能手襄辦一事恆不移其耳目以監察之若以推之爲政則實歸本於責任政府舉凡民權之理自由討論之道最宜於此此畢張而茲又爲權說者之所甚惡也矛盾如此寧復可通簡而言之凡人取權而舍經凡當國者取官僚政治而舍責任政治蓋皆昧於專門家與政治家之別而爲事定的與爲的設方其中又有鴻溝彼亦未之措意也而根本之誤且有進於此者機械之組織卽機械而論之善事也於是有經驗之官吏其於近世之民政亦爲要素雖然機械之完成非生也而容或用以戕生於是政府尋途守轍治具以張而其成功之極民力容或由此而盡失欲取證也不必求之英吉利自由者流亦

不必質之法蘭西理想一派。有德意志大史家彼曾以羅馬該撒爲政家之極軌。以該撒所建之官僚制度。爲史中之奇績。今請述其言可乎。

該撒以及羅馬帝國主義之歷史。雖爲帝者不世之偉業。而其業又爲史中斷不可少之例。而語其實則近世獨裁政治之可厭惡者。莫此之若。此誠百口咒之且嫌不及者也。夫機械之巧。任爲何似。而最小之有機體。猶足勝之。其在政治理亦有然。憲法之不完全。任至何度。惟若準斯法也。國民之多數。可以自由意志定其政略。則以衡之最開明而博愛之專制政治其爲優越。至無垠焉。何也。立憲政治進取者也。富於生機。專制政治停滯者也。幾於死體。(一)

凡人民中自然之象。無論其動作出於個人。出於一階級。或出於全民族。而恆爲國命之所由生。文明之運遲遲莫進。其或有生力軍忽促而進之也者。尋其源泉。則此自然之象也。苟政府以力摧此象而沒之。無論其略爲公爲私。其的爲求民福抑利民苦。而摧而沒之至於何度。其進步之所阻與衰運之所延。亦與之相應而至於何度。必不爽。

(一)(原註見蒙孫 Mommsen 之羅馬史四卷四百六十六頁

也。

專制政治之所犧牲。又不僅在民政之精神。此吾人所當知者也。官僚當國。人民固無由自進於政治以表見其智愚賢不肖之度。而自茲以往。行政上之便宜。既爲治國唯一之正鵠。而人民自由權利之尊。宗教民族利益之異。皆置之不甚愛惜之倫。以爲無足輕重之事。於是同胞中之弱者。恆不受庇護。以之聽訟。哀矜宥原之意。蕩焉無餘。治道至此。一如機盤輪軸。一旋。舉凡人道主義之所賴以存。民之秉彝之所賴以守。博愛行宜之風。衡平司直之道。悉爲磨洗以去。不復可求。聞者其勿駭吾言也。充官僚政治之所爲。其效必至於是。固無間於政體之爲何種也。說者曰。吾所謂官僚政治。乃不如子所言。吾所想像者。乃集若干人居之官府。而其人皆經驗富有。實力充滿。持躬整飭。處事公正。足以捍衛國家。導領社會者也。果如斯也。則余又見其矛盾之甚。蓋此種官僚。如其有之。必也自由政治之結果。而非可由官僚自求得之也。必也先有改革之家。先覺之士。倡庶民議政之權。謀公平選舉之制。用力既多。經時復久。漸見政府之責課自國民。庶政之行。公諸輿論。而後相衡相盪相責相望。而大政治家可出。非官僚自

薦而卽可冒其名以行也歷察往事勤求實例吾見行平民政治而知所愼才行俱備公誠雙擅之夫有乘之以出者矣未聞民意衰退輿情不彰而寡頭當國其才行公誠之量能保其應有而儘有也

由斯以談離夫責任實不足以言政府而責任問題非還訴之公民參政之權渺焉無著又卽國家進步之象剖驗其質機械說絕無一顧之値而非返自由以邏輯應有之位吾將無所適從玆兩途也任其何之要歸本於一莊嚴燦爛之國家堅築於人民權利之上惟所謂權利理解亦不容或誤天下無個人權利可離社會公益而立或背社會公益而成凡權利者皆與人羣幸福相待者也但邏輯命題有換位者謂甲爲乙而信謂乙爲甲而亦信是可知人羣幸福云者非以其分子所享權利之程度計之亦殊不成意味也

爲權說者之通病在昧於一時久遠之分有時抹殺一小己一階級之權利誠不失爲社會暫時之益然若爲社會計及久長求其福祉則此種權利將萬無蹂躪理夫人思於人己間自張其人格非負有倫理上必具之權利殆不可能而社會思維持其共同

譯

生活其所需自亦如是惟社會之號稱最良最進步最有幸福者何耶以吾觀之亦在有法使其分子各得本其性之所近力之所能以充其欲之所至而已然則個人權利與社會權利又何衝突之有乎須知權利之鞏固乃進步無已之基因在勢人格過張自進過甚誠與他人利益必有不復相容擠排以去者矣且其利益亦不必僅關物質或屬自私者矣然無可諱也凡人聚而爲羣其事成於相劑相質其習行於相與相讓當割之利不割不可當低之求不低不可也須知人類之多福與民生之進化純本於各方勢力之擴張茲所謂擴張乃各依乎本能之大小思想之激隨所志之遠近所利之廣狹無不能出其健全之力深沈之思自由而無礙以謀其所欲得者也

此種個人權利之擴張如或有礙於羣紀則相機以摧壓之亦意計中事然茲事雖簡而影響絕鉅以摧壓既成卽不啻爲未來之進境限以鐵壁也賢者憂之因而崇尙法制個人主義依然聽其如量以往惟自由者一納之於法律以爲指歸於是一人權利縱不得對於他人爲絕對而系統既立卽無何種權利稍遭蔑視人羣進步有軌可循其以此也夫近世國家之所以高於中古及太古者以其於人民能力之發展使得充

其量也以其予人以圓滿之自由而同時復保持社會全體之秩序也以是近世國家純築之於各種權利之上而人人之精力因獲由此種或彼種以尋其塗而致於事焉

如思想自由言論自由信仰自由此一時代之所爭得者也他一時代復爭得人身自由他一時代又爭得國籍自由皆是也若而自由有時妨於公安迫而踐踏其一或二亦未可知然社會而至斯境在文明之運實爲退化吾敢斷言之人競言政府當準時勢以立策而不知其詞換位轉含眞理是何也卽政府不當自陷於一時勢因而見逼以致行事不見容於較良之主義也

凡社會已享之權利從而剝之其反響所中乃在國民全體蓋凡妄侵人權者必受懲創私人如是惟國亦然懲創自然之勢則解義務之環脫關係之鎖環也昔結之絕艱今解之絕易鎖也昔聯之極困今脫之極順其在國家收果或不若個人之速而事尤必至罰亦愈烈國民後也推權利於前以爲剝之當卽遠颺以去而不知此前行者富於彈力力之所至轉中於後質而言之權利問題卽事實問題蓋社會所由成必有基本原則非維持此事乃莫進今一權利社會是否當容認之究乃決之於拒此權利從

長計議。是否與基本原則不相背畔。苟背畔焉。則無論何事。要爲破壞社會倫紀趨勢所至。非痛加追悔。或別與報償。事將莫救。此卽自欺之尤者。亦能見之。今之英倫以及歐陸。凡含有國民性之義務。頗爲暄氣所乘。若不能自拔者。然此其影響。卽當今反動之明效大驗也。

閒嘗論之。苟惡政爲縱一時之欲。而後受其弊。須一一有以償之。則此種救濟。容或足以解決難局。而當視爲酖毒而勿飲之。以飲之徒有害於全體筋絡也。嘗聞人之言曰。事既不正。惟有不爲。亦既爲矣。信用所在。必終持之。凡好爲權術者。其爲此說。了無足怪。以權術之學。開宗明義。卽「取爾之的。能以正取。正取之不能。則逕取之。」以此證其所言。絕無不合。但有他義。亦爲彼採者曰。「爾其公平。以求成功。縱不成功。仍當公平。」此則有不可解者矣。以札斯惕斯（二）既爲彼念慮所及。而又不肯以其念慮施之事實也。其言曰「事誠不當作。始既作始矣。惟有進而無退。以其爲威信所存也。第一步誠大愚。但其結果。吾要不可避。」此其最足促吾注意者。則每在一級求一說以

（二）札斯惕斯猶吾公道、詳見本誌第一號評論之評論札斯惕斯篇、

證明再進一級之必要者其說乃無不同於是其級既至每有號稱温和派者來告吾曰「採茲惡策其初大屬冥頑但事已至此雖足悲歎惟有忍而受之而已」是其爲說「乃吾人既行至A不得不更行至B謂吾人始終不當至A其理誠當惟已至矣……」迨已至B而不得不往C又已至C而不得不往D其所爲說仍同展轉相往展轉相說質而言之亦適如最初搆煽者之所期而已矣彼固始終一貫者也彼固於衆說紛呶之中獨戰勝以取利者也此吾人之自有其權利者當知所警矣彼以「不可避」以及「太遲」諸語奔走而呼號者自將日在夢中而無由自覺惟深以公益民祉爲懷者敢決言曰知其惡矣而不遽舍斷非所以改善之道不僅此也初步已入歧途循其途而不失勢不至與正道絕端儳馳無可挽救不止夫以惡濟惡亦未始不收所期之利而國民自重心由是墜前代之流風餘韻由是耗舉凡國之所以樂所以大者皆由是破毀此所得又寧足償其所失也耶

以權利之理與公安民福之道相融合乃社會學者至高無上之的也當斯學之初期

(一)此節所引各說乃作者當時所有之輿論、

譯

凡近世習於政治哲理者。以謂國家未立之先。即有個人權利。茲說也。實無間於君黨郝伯思。民黨洛克。革命黨盧梭。彼輩咸以為人權之本質。由於天賦。而無與於國家之組織。無與於邦人之容認。易詞言之。無與於人類之共同倫理覺念。此則誠有不盡可通者。蓋由倫理之義察之。權利云者。苟非置之社會系統之中。則無意識。且指一物。譯然以告人曰。此吾之權利也。苟他人不從而認之。則己之要求。又何效力。雖然。持民約論者。正有說以處此。彼以為人皆挾有最初之權。當為約也。自分其權若干。與之境位相同者。亦各各分其權若干。因取其所分者。共成一政治社會。以相守而相助也。

君黨民黨與革命黨者。其所定民約之性。與夫為約時何種權利所當保存。何種權利所當讓與。其所見自各不同。惟語及本根。則絕無異議。人生之權利。絕對者也。固定者也。乃吾人於性分所具。剖分若干。以為契約之後。所永遠保存者也。

由斯以談。凡在社會。不使若而個人權利。優游調融。綽有餘裕者。不足以言民福。且準此立義。見象苟或與之相反。革命之舉。即可假之而生。邊沁憂之。從他端更作民福之義。而天賦人權之說。則字以無政府之謬談。自立名字。號曰功用派。(二)此派更端以

起。以最大多數之最大幸福。爲一切公私動作之極則。卽爲所有權利之終基。以爲人而動肆要求。曰此我絕對之財產權也。此我絕對之自由權也。大足以遮社會之進程。而陷政治社會諸改革於不可能之域。遵是說也。人之權利。僅得以社會度量公福相其宜而許之者爲之衡。無所謂固有也。世有主張已得之利益。不肯放失者。其有害於公共幸福。鉅而且顯。此而以邊沁之說攻之。犀利無匹。故其說究含眞理者。以其發明一切權利所以可貴之道。而定爲最高之標準也。然邊氏之失。在未詳言普通共認之權利。合於其所懸標準者幾何。彼果在此標準之次。尙有附庸可取之價乎。抑全爲哲家迷謬之談。應盡吐棄者乎。此而未明。有以生物原則施之社會學者。功用主義(三)乃適爲其前驅。在生物學家。權利觀念全與勢力觀念代興。生存競爭。人各有求。非求且有力遂之者。以外別無權利。成敗者功過之所由別也。人無所謂善惡。社會無所謂良暴。宗教無所謂優劣。其一力驅其二使勿與並立。於是存者爲善爲良爲優。亡者爲

(二) Utilitarian School 功用派猶俗言用處、凡事祇問其有何用處、不問其本來之有無也、

(三) Utilitarianism、

惡爲暴爲劣質而言之人類之權利卽盜賊之權利也社會學者見夫此種斷案之不可避遂乃盡出其天演論而重理之研求既久一旦恍然於生物學者之誤在乎發點之不明蓋天演之所以創造人類所以開發社會出蠻野而入文明者絕非基於生存競爭而其所基與之適得其反且存爭之風經其剋治而日就衰者也此和平主義也而決非戰爭主義此聯合主義也而決非角逐主義此博愛主義也而決非交惡主義前主義之進行也取證亦正匪難人羣中兩不相容之質足以摧壞平和者久而久之漸能納之於有系統之思想熔而更鑄毀而更笵成爲新形以通力而合作其最初社會出自野蠻部落而有秩序可言者其成立時卽認有一定之權利義務必須守此而部落始足綱維迄羣紀日明而所謂權利義務日以恢廓因之所起觀念愈益深遠而高明每一新權利義務發生人從而認是之是羣統之發展程度又進一級而於人類社會之健全生活所見以爲必不可少者眼光又深一層由是推之人生共同道德雖不足以說明最後之眞理而以之說明經驗所得跡象可尋之常理則有餘也

是故社會之所由進步非卽其所已得者而掃除之之謂乃求一思想系統使其所已

得者融和而完美之之謂「人生之權利」云者能深求其理而識之於世間倫理之道已思過其半若而權利雖貌似相牴相突各爲絕對而合爲一體使其所牴突者不見而各滿其量以去亦未始不可能社會倫理學之謂何亦推求此種合體之所在而已矣夫個人之要求與社會之利益本心行事之權與公衆負責之義羣化未進自兩兩不能相容亦既進矣調融正自有道且惟調融之而於社會生涯始多福利由是天演家之所謂進步特在求羣化之高度且在彼意確有方術足挾功用派使與天賦人權派相融和以其所見亦以羣福爲歸有如倡功用主義者之所持也但彼審求羣福以何者爲本基則以爲非保持此種種權利莫屬而此在自然一派又謂天之所以畀賦於人其實社會非經進而且著之開發固亦莫之能得也天演家者以人道之全張心力之滿發人類精神之反於本位一綠莫溢爲人生最高之業爲人事最後之的爲區別善惡最正之準繩必也羣制合乎此義始爲其所心許權利義務彼雖不必以爲天賦盡如古派所云然而究以爲根本不必滅磨之物蓋人類精神之運行欲其自由而前邁非有此永久而萬不可少者爲之條件將必不可得也

譯

甲寅雜誌存稿

通訊

論憲法會議 答李君莢

承明問。頗非淺識所能答。茲姑就固陋所及知者。爲足下言之。費拉德費亞之議員出於各州之州議會。而約法會議之議員。則爲大總統所特派。及各省都督所薦舉。其異、一、也。費拉德費亞之議員。不曰代表。而曰委員。代表者有完全表決之權。委員者終當以其所表決者。還質於人民。俟其批准。故費拉德費亞所草憲法。當付之各州人民。使之投票。而約法會議之所議決。與人民無關。其異、二、也。費拉德費亞會議。乃一獨立團體。不受外界干涉。華盛頓雖爲會長。而在會中。不過爲一份子。共同論辨。非有特別行政之力以影響之。而約法會議。己身失其權能。事事須請命於大總統。其異、三、也。費拉德費亞議員。乃代表各州利益而來。皆自覺其責任。一絲不肯放過。而約法會議議員。殆無一人有責任心。以是前者討論最嚴。衝突最烈。迨宣布時。且有議員三分之一不

肯簽字而後者。則不見討論。不聞衝突。一有提議。率舉場一致以通過之。易詞言之。費拉德費亞之議員。人人負其責任。後來散會。亞丹曼狄生哈密敦之流。至日作一論。揭諸新聞。通告國人。聲淚俱下。以冀其草案之見採。而約法會議之責任。則悉推於會外主持者之一人。而此一人者。亦深願荷其責於雙肩。而特借諸會員以司其喉舌。吾知草案既立。會員中必且無能忠勇奮發。如亞丹曼狄生哈密敦其人。演說而流涕。草論而設誓。以主張其說。惟恐或不通過者也。豈惟不能。抑又不欲。豈惟不欲。抑又以為可醜。此非人之度量相越。實由當時情勢迫之使然。其異四也。茲四異者。或即足下之所欲知者乎。餘有多端。暫不備列。

記者足下。讀上海時報。見諸君有新誌之作。踵獨立周報。而以健全穩練之論。指導社會。甚盛甚盛。自大記者主持民立報以來。僕即見其對於通信一門。頗為注意。意在步武歐美諸大周刊日刊諸報。以範成輿論之中心。然國人研究討論之心。不甚發達。雖亦有應者。而究屬寂寥。是誠可惜。僕當獨立周報時代。亦曾妄以管見。[illegible]其餘白。今幸大誌賡續前志。鍥而不舍。論風之開。僕將以是卜之。而僕所有懷疑。亦有時會相與剖斷。此誠快心狂喜者也。曩者憲法之爭。一方主持由國會制定。一方主持別創憲法會議為之。為後說者。引美國費拉

德費亞會議以堅其壁壘論議嚣然亙四五月至國會自草憲法之時其焰稍息洎國會解散憲法草案取消所謂費拉德費亞之前例又見於各邪督之通電南北諸新聞之論欄此與前番有異者則惟見一方之主張而不聞相當之抗辯卒之今之約法會議竟尸其名以起大約國中論者無不曰此卽美州之憲法會議也而爲之會員者又莫不自命爲華聖頓哈密敦也僕請略政治事情而不言凡此會之原因結果俱暫置之腦後惟玆會者提與費拉德費亞會議兩兩相較究竟差異何似僕亟欲知之卽凡欲探政治學之門徑者皆莫不欲知之僕稔大記者研求有素又美州憲法會議之名亦曾屢見於獨立周報中其亦以爲可教而辱教之否乎李茇白

論邏輯 答吳君宗穀

辱問甚善吾人審慎譯文與觀察原文立點不同著眼自異愚謂邏輯二字之不濫者乃在吾文爲不濫至在原文爲濫與否本非製語時意念所及且卽追及原文而亦不得言濫蓋論此題有最須留意者則學爲一事名爲一事倍根斥雅里斯多德之邏輯爲無裨於人知乃斥其學非斥其名名者非雅里斯多德之所能獨擅而彼亦決無意獨擅之則不用其學而用其名何害亦既名同而學異矣於是其名者率不過取爲代表斯學之符深造者各爲定義隸之於下初不必問其名之含義何似是故邏輯一名

能治用二千年於歐洲諸邦迄未之改實以其爲希臘死語字體不見於諸邦之文最適於標作符號之用也邏輯本訓思想倫歐人舍邏輯不用而譯稱思想之學則歐洲學者決不同意勢且邦各一稱家各一號紛紛藉藉以迄於今此僕敢斷言者也由斯以談胡君謂邏輯在歐文爲浮泛愚實未見其然若謂科學之名悉結以邏支而邏支即爲邏輯之語尾音變是謂浮泛由僕觀之又適得其反蓋邏輯者諸學之學也號稱科學皆莫不以邏輯爲之體以是科所及者爲之用故動物學謂之鑿爾邏輯鑛物學謂之齊耀邏輯此正確切之謂而議其浮泛乎果爾則吾議立斯學之名最宜倣法歐人治用希臘已成之語而不必在吾文覓字以求合人苟忠於斯學必不以愚言爲非也治外法權治字含有土地之義如吾省治之治歐人言法凡法之統治斯土人民者謂之土地法於此有人居於斯土而又不受斯土之法是此人享有土地以外之法權治外法權此之謂也吾若謂凡歐美人居中國者皆享有此種法權此特曰中國法律不能治之而已初無與於領事裁判之事也必待與中國人訴訟事件發生中國人無法控之本國法廷而因控之於該管領事該管領事以該管僑民享有治外法權也可

施其領事裁判權而受其理該管僑民亦以自享治外法權也亦惟認領事裁判權而遵其判治外法權與領事裁判權之關係如此謂兩事卽爲一事如胡君所引嘉應黃氏之說乃不然也

記者足下邏輯之名自足下倡之操觚之子雖不必一律採以入文而要漸爲一般人士所了解僕甚喜其名不濫凡足下夙昔爲說以譯之僕俱有同感近見胡君以魯有論譯名一篇登於庸言報頗不以足下所見爲然而僕亦以其說具有條理不敢公然非之今以所惑質之足下足下能爲解之則受其益者決不僅僕也僕憶足下曾謂論理二字不足以盡邏輯名之一字亦不足以盡邏輯故不若譯其音而不譯其義然胡君則曰邏輯爲字在歐文已嫌浮泛斯學自雅里斯多德以迄倍根義已數變而名終未易倍根甚且斥雅氏之邏輯爲無裨於人知而襲用其名如故信如斯也則吾言邏輯亦與言論理言名五十步百步之異耳奚在其爲不濫乎僕知足下必有說以處此敢以爲問又胡君引嘉應黃氏日本國志序譯治外法權爲領事裁判權茲果當乎請並答之吳宗穀白

論政本　答李君北村

損書詞意精到所謂深入自無淺語且委曲相諒使一孔之士得覓其詞仁者之用心尤爲傾服雖然鄙著政本立腳之點有與足下異趣者則足下必定同之標準而愚則

以爲無標準可定也此終不能不爲足下白之足下引客之言曰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苟由愚說導以有容則其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部中不止此其爲說乃確有一標準之念存以爲政府而有容則吾將以政府爲標準或以政府之標準爲標準而同化於彼其實充愚政本之談決其無是效也愚之所謂有容乃在使異者各守其異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誘致異者使同於我也果誘致焉則是好同惡異矣正愚說之所牴排焉能翻覆一至於是苟愚說而有力也則客所謂公同者對於政府而見爲異政府有容將不干涉其公同之行爲公同而在議會爲多數政府卽翩然而下野英倫內閣是也公同而在革命軍有天下之半王朝亦欣然而遜位滿洲皇帝是也又安見有同化於彼之部中者哉又愚不認有同之標準矣卽孫叔敖所謂定國是之說亦未敢以爲然足下謂國是不定同無所麗是同之標準莫良於國是矣然則國是之標準又當以何者爲良乎仁乎義乎王道乎霸功乎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也今亦一是非後亦一是非也又焉能定議定之矣異同之義有歸矣果將執其同以罷其異此同之所是天

下莫敢不是此同之所非天下莫敢不非矣乎斯又與愚政本之義冰炭不容者也其說愚未能持總之愚為政本祇論同異而不論是非若以同為是以異為非即是好同惡異故真正立憲國其政黨所守之規律在認反對黨行為之合法行為合法以言是非且實是之而非非之也足下為有標準說期合於王者之古訓愚為無標準說期合於立憲之新義。言非一端。夫各有當。以商足下。其兩存之。何如。更望明教。不盡欲白。

記者足下。僕將卒讀大誌之政本。適客至。因相與論之。客謂足下有意為惡政府謀救濟。是援惡。彼嬴方侈。天方欲益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胡貿貿然乃以治平期諸讎國之暴強。伏而呧天。教經而引其足。其去彌遠。其害彌甚。又謂異同之義。主客變置。主客變置者。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為私化。此主之義。足下乃懇懇忠告。又導之以有容。究所望之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部中不止。此客之義。客義充塞。國民無噍類矣。夫安得此亡國之政本談。僕曰。唯唯否否。夫各有所當也。客知其一而未知其二也。願假以著飲之寸閒。而為記者與客兩引伸之。客其有樂於此乎。昔者楚莊王問於孫叔敖曰。寡人未得所以為國是也。孫叔敖曰。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臣恐王之不能定也。王曰。不定獨在君乎。亦在臣乎。叔敖曰。國君驕士曰。士非我無由富貴。士驕君曰。國非士無由安強。人君或至失國而不悟。士或至飢寒而不進。君臣不合。國是無由定矣。夏桀殷紂。不定國是。而以同其取舍者為是。以不同其取舍者為

非。故致亡而不知。由斯以談。致亡之道。在不定國是矣。國是不定。在君臣不合矣。古所謂君與臣。今之所謂國民與政府也。獨在君不能定國是。獨在臣不能定國是。推之今日。則獨在國民不能定國是。獨在政府亦不能定國是矣。昔苟能之。則君臣不合。亦烏有害。今苟能之。則昔人其欺我矣。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也。今民國之有國是與否。在乎心論政者自知之。至定國是之獨在政府與否。即僕以爲不言可喻。直無用夫政府悉吠聲之同者耳矣。且夫異同之義。將於何者求標準乎。記者所云云。概以支配者對被支配者言。即孫叔敖之同其取舍不同其取舍之謂。即客之主客變置所以致疑之由。僕以爲國是不定。則異同之義。終無附麗。設有兩異者。於此乙同。恆求異於甲。而仍未必求同於國。是其結果。乃不免求同於己之私。則甲雖不好同。而且容乙。而於國。仍無豪末之稗也。設兩同者。而反論之。當得重證。是故異同之說。有三歧焉。以國是爲標準者一。以支配者爲標準者二。以支配者爲標準。而支配者原以國是爲標準者三。記者之論。其精神即良藥苦口之變調。確認支配者與國是恆爲正反對之地位。『惡異』之惡。正孫叔敖之『國之有是。衆非之所惡也』之惡。欲祛此惡。是在有容。此惡不除。國將無是。苟國是無發起之期。則異同更奚有得標準之日。蓋國本雖在國是。而政本則在有容。夫各有所當也。客復奚疑。雖然。客之說近夫事實者也。記者之責。乃在指導。故記者無我而客之說。則不免己之見存。自今以往。得記者之論而存之。政府國民。合求國是。國是所在。同異以定。國是斯立。好惡以平。客復奚疑。客曰。敬聞命矣。客即退。則書之以貽足下。郇卿有言。單足以喻則單。單不足以喻則兼。僕非敢兼也。瀆焉云爾。倘再辱教。幸甚。李北村白。

通

論人治法治 答周君悟民

辱教彌悚。旨哉足下之爲是言也。夫言非一端。夫各有當。東扶西倒。昔賢所悲。既承明教。敢不審慎。惟愚細繹來書。愚之意旨。似有爲足下所誤會者。不以爲瀆。請得覆陳。足下以愚言爲政未得其方。乃在用才未得其道。而疑其偏於人治。因慮爲倡專制媚權勢者所藉口。此似於用才之『用』專取流俗之義。而未注意愚所特作之界。愚曰『愚今言用才。所謂用者。易生誤解。今請以說明之。用人曰用。自用亦曰用。用天之生才。而適有相當之職分以發展之。舉曰用。用才云者。乃盡天下之才。隨其偏正高下所宜。無不各如其量以獻於國。非必一人居高臨下以黜陟之也』故其後又曰『人才既回復其本能。第二要著。乃在假以相當之位置。使之發揮以至於最大限度。於是若者居政府。若者在議會。若者爲新聞。若者辦學校。有一分之才。務得一分之用』此其爲說。與足下所謂『在朝在野。爲農爲工爲商。凡有一分之能力。皆可活躍於社會』初無不同。惟欲闢此國中有大力者好同而惡異。執全國之柄而轉旋之。乃不可能。文中多針對此點言之。故足下疑其偏重人治耳。足下謂人不能無好惡。亦不能無同異。而其同

異之相繫。不危及國家。好惡之情。得以遏制者。在有法治之精神陳義之高。誠可廉頑而立懦。但所謂法治之精神者。果何說耶。以愚觀之。法也者。一國所有公私權利。相維相繫之規則。或慣習也。號爲權利。必各各有其經界。國度。文野之分。人種優劣之判。舉視守此經界之程度。以爲權衡。由是法治之精神。亦在一國之人。共守其權界。而不失耳。須知。欲守此也。非剋治一人類共通之野性。不可。是無他。卽愚所謂好同惡異也。必也。先不好同惡異。而後可生法治之精神。非能於人欲橫行之地。卒然以一物號曰「法治之精神」者。如明珠之夜投焉。而其好同惡異之情。自然以遏也。是足下所言。似有倒果爲因之病。惟自有足下一言。而讀者遂有法治精神四字大書深刻。嵌入腦筋。此其爲益於世道人心。愚卽於政本以外。再奮筆草數十萬言。猶且不及百一。此則愚望風傾服者也。

記者足下。大誌首期出版。展誦一過。拍案歡迎。如當鄭衛雜陳之中。忽聞鈞天咸池之奏。心神之感。江海同深。轉移風氣。針炙政俗。將視此誌矣。足下所著各文。偶或自敍身世。信道之篤。守己之嚴。隱然臻於子輿氏所謂知言養氣四十不動心之域。當今之世。作者如此。吾知吾乖寡之國運人心。或尚有剝復之機也。一命之士。皆

有功於造物。此言非夸。吾欲於足下期之矣。惟是不佞對於足下立言之際。亦有欲妄加批評之處。管蠡之見。當於事理與否。非所敢信。然大誌廣其途以徵言。不佞附於斯例。自可謬爲陳說。惟幸足下有以進之。

政本一篇。冠大誌之首。不啻自揭其論政之宏旨。曰、爲政之本。在有容。在不好同惡異。又曰、爲政在人。人存而政卽舉。政治之得失。無不視人才之得失爲比例差。故政治爲枝葉。而人才始爲根本。今日爲政未得其方。亦以用才未得其方一語概之而卽足。準此數語。吾妄揣足下立言。注重之點。似偏於人治。而畧於法治。偏於道德方面。而略於法律方面。其針砭吾國腐惡社會。害政之本源。其言誠深切著明。爲醫國之良方矣。顧吾足下之立言。近夫吾國歷史之通詮。而非列強文明政治之極則。富於吾國歷史之舊觀念。而缺於歐美憲政之新教訓。在足下久居英倫。淹貫西籍。寧如吾之淺陋無學。欲言而不知言。或者因目擊吾國當今不安之時局。愴感之人心。無非此數千年專制政體流積之社會心理。因革命後之反動。同時而發現。足下遂欲對症施藥。以冀國人之易於自覺歟。而吾狂瞽之見。則以爲當二十世紀而求治吾國之道。人治之說。久已深入於人心。啟迪發皇。爲之甚易。若法治之精理。國人殆猶未嘗夢見。引掖指導。要宜最先。卽如今日中國專制政治之復活。詎非假人治之說以行。一般言論之賊。於所私。劫於勢力。咸懸人治之說以爲鵠。而吾則引爲政治不能改進之深憂。何也。人皆無法律腦筋。則所謂人才者。勢不能不因有勢力握政權者爲進退消長之主宰。所謂有容。所謂不好同惡異。固非可望之人人。期之永久。坐言起行。無有失墜。中國自古治日少而亂日多者。實此有治人無治法之說中之也。故足下謂爲政未得其方。以用才者好同惡異。坐使人才不能盡登於所謂總貨棧。

各因其器而展其用。吾則謂為政未得其方。實以全國至多之人才。止為少數人一時之勢力所羅致。而不能為國家之法律所保護。少數人所卵翼之人才。必此少數人所夙知。縱得休休有容之君子在位。刻意旁求。而納廣之。其數仍有限也。其流於黨同伐異。任用私人。無賢不肖。皆不能免此弊也。夫人才之登庸。既關於個人之勢力。若此個人者去。所卵翼之人才。大半亦隨之而去。彼個人者來。所卵翼之人才。又即從之而來。來去無常。好惡同異之間。冥冥中即釀成妬賢嫉能。小人爭權奪利。排斥異己。夤緣倖進之禍。中國歷代政治家。往往不能使其所主張之政策。繼續進行。而保全祿位之達官俗吏。莫不以敷衍因循。一事不作。為官場老練之奇術。職是故也。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熄。人不能無君子小人之不同。流澤之短長。變幻百出。循環無端。終歸於最初燃舊之點。勢也理也。積習相踵。莫能自拔。此吾國政治之所以日久停滯。鮮進化之迹。遠遜於歐美日本諸憲政國之一日千里者也。故吾中國今日當竭全國人之精神熱血以爭之者。在使個人政體。速即打破。則人才盡遊於法治之下。無論大小。各能分其途而效用於國家。決不以少數有勢權者之好惡進退。為榮枯消長。又何患人才之失其用。國政之不能百廢具舉耶。不獨此也。人才品類。至不齊者也。人之好惡。至無定者也。不能無同異。亦不能泯好惡。此人類之恆性也。其人類之超羣絕倫秀出於一世者。其同異之辨愈明。好惡之情愈顯。然在專制之國。好惡恆走於極端。動搆亡國敗家之禍。在立憲之國。則好惡之情。特有所遏制。同異之相譽。終不能危及國家。夫此遏制其好惡之情者何也。法治之精神也。夫立憲國家之有政爭也。此政治之常軌也。政黨之有同異。即好惡之有彼此也。然富於法治精神之國。政爭愈多。政治愈進。若在吾國。人自為法人

各爲國。吾得勢也。則不使異己者與吾有爭。而軍警干涉國會。官吏檢覈新聞記者之類。無所不至其極。試問去年北京所居者何時。所爭者何事。比之日本君主國今年之議會態度若何。新聞紙之攻擊政府情狀又若何。至英國者世所稱憲政模範國也。就今日愛爾蘭自治案問題之爭。其猛烈又若何。然而英日政府決不激出非常之變動擾亂。其國家者皆此法律之精神互相維繫。未有能逞個人積極之私。淩轢無前。悍然不顧者也。即今之所謂暴徒。所謂亂黨。顧名思義。宜若有甚暴甚亂者然。然試爲平心思之。當國體改變戎馬倥傯之際。當事者亦未敢妄戮何人。即清時著名陷害革命志士之人。一經贊助共和。便能祛其私怨。中情何若。固不可知。表面如是。則實灼然可覩。此非所謂暴亂之徒具有特性。不顯好惡之情也。因此中分子。東西洋學生尙多。法治之頭腦。尙有足以媲今之縮事一人之小人及夫無知之武夫者也。彼固曰治國非法不行。未嘗曰治國非我不可。未嘗曰非某居某位不可也。法治爲今世通行之新主義。人治爲專制相貽之舊主義。中國今日政局。尙在新舊戰爭時代。且爲新不敵舊。勝負倚伏時代。則吾人司指導國政。造作輿論之職者。應揆夫時而先其所急。夫政府無法。敢於亂政。國民無法。從而亂國。亂之不已。淪胥以亡矣。世未有法治之國而召亂者。即未有無亂之國而憂亡者。吾儕從此反復思之。欣逢大誌之出。風靡一時。將爲言論之導師。倘能從人治之說。進之於法治之說。範吾國一切任情之好惡。虎噬狼毒之異同。歸之於競爭進化之正軌。則凡今日暴戾恣睢之社會政俗。可潛移默化。前路茫茫之殺機。亦可消弭於無形。此誠不得不於大誌望之。要之。法治國之人才。不求而自至。人治國之人才。或求之而不至。不求而自至者。吾有何項之資格。即可行何職。辦何事。國家倘有

常法以用吾也。求之而不至者，勢力之所煽，苟且干進，貶損人格，受譏毀譏之原因結果紛至而沓來，肥遯之君子所以甘心隱退也。何也？國無常法以濟登進之途也。且法治國之人才，非僅恃政界以盡其用而已，在朝在野，爲農爲工爲商，凡有一分之能力，皆可活躍於社會，直接間接有功於國家。何也？國家在在修明法制，所以保護社會個人事業者甚周，人才之趨於事業者，乃無在不呈其發揚蹈厲之氣象也。若人治國之權勢相逐，上自政府百官，下及學校公司，皆有因人廢興不可終日之勢。由是人人皆存五日京兆之思，事事皆有時作時輟之弊。由是不肖者敢於弄權作奸，賢智者自必潔身退避。何也？無法律以扶植成功，則敗壞之途甚多，人才之責任無由自彰顯也。故法治國不第秀出之人才各得其所而盡其用，而凡普通人民亦無不得其所而盡其用。人治國縱或有少數之人才得其用而用之，亦不能盡其長而卒其志，而廢置隱藏者無論也。而舉國無事業者遊民吏無論也。吾所爲日夜懸理想之法治國家，思以強聒於人者此也。吾所爲急欲與足下商榷者此也。足下其何以告我。周悟民白。

論政治與歷史 答陳君嘉異

明教過承藻飾，何以克當。惟賞奇析疑之爲本同人風雨雞鳴之志，既辱下問，敢不竭誠以對。所稱衡論政治得失，必以歷史爲之本基，此見的之言，誠足矯時賢空談法理之弊。昔者英儒席黎講歷史有重名，後折而言政治，遂爲政治學開一生面，至謂「政

治而無歷史。是為無根。歷史而無政治。是為無果。』二者關聯。無能割裂。即此可以推知。足下既見及此。深望繼席黎之志而有貢於斯學也。雖然。歷史尙矣。而創立大法。商搉政制。亦不可過為歷史見象所縛。蓋歷史者。人類思想之表徵也。思想不進步。即歷史不進步。考吾國歷朝史乘。所謂治亂興衰。殆同一律。殷周損益。推之百世而可知。此其故何也。則二千年來之思想未有變遷也。思想一有變遷。苟善用之以形諸政治。則新社會之於舊歷史。猶蛾之於蛹焉。由之脫體而出。非能以之自縛而死也。談英倫內閣政治者。固溯源於政黨組織之善矣。而政黨之組織。則亦一時期之所產生。斷非歷史上之所固有。且以愚觀之。英倫政黨實以實行內閣政治而見為善。初非政黨之制完全無缺。而內閣政治始從而發生。以美言之。所謂法院擁有解釋憲法特權。乃由憲法本質而生。又無與於歷史傳來之慣習。蓋美之憲法為硬性。性硬則有根本法與一切法之分。一切法必也無背於根本法。始為有效。而茲有效云者。果誰定之乎。此凡在司法獨立之國。其權屬之法廷。況在墨守三權分立之美利堅乎。愚故曰。此由憲法本質而生者也。探足下之意。似以既採三權分立主義。法院即不當握有特權。超乎立法

通

行政兩部之上。美之法院有此特權。是乃習慣力戰勝法制之處。此中消息。頗關英美大陸兩學派之鬭爭。非片言所能了。一言以蔽之。則分權之定義。各不同也。善乎英儒甄克思之言曰。『吾英固有分權之說。惟其所謂分權者。乃法廷獨立不受行政大臣之節制。是也。而在法蘭西以及大陸政家。視之則分權云者。乃行政大臣獨立不受法廷之制裁。其見解之謬如此。自法蘭西革命後。大陸之政府。率毀而再造者。而其適用英憲之原則。猶不改其舊形。甚矣邏輯之爲凶器也。』(一)由甄說以談。足下之謂美州法院權力。在立法行政兩部之上。是心儀英美法系。而目送歐州大陸之政家。此於分權之說。愚以爲尚當進究者也。然美之總統曰嘉克孫者。曾要求解釋憲法之權。以爲憲法之關於行政者。行政部當始終計其便宜。意爲釋之。初不必質之議會。訴之法廷。立法部之於立法事件。司法部之於司法事件。視此。號爲嘉克孫主義。(二)此乃以大陸派之臭味。詮分權之義者也。美人鄙之。其說不行。柏哲士爲言曰。『嘉克孫主義。

(一)參觀嚴譯社會通詮百頁。此譯與嚴不同

(二) The Jacksonian doctrine

之原則也夫以習於政事之民族如吾儕含有條頓人之血與性者而漫以此說進之欲其不爲死語而幸有力於一時焉胡可得也」（一）誠如柏說則美人嚴守分權之義實由於種性然何以條頓種之德意志人其所釋分權又不從英美而從法蘭西是可知此種歧義最先宜於法制之本體求之歷史之觀念抑又其次白芝浩嘗謂憲政之質有出於匠心者有生於史蹟者前者變而通之四海而準後者性苟不具刻將類鶩（二）彼爲此言乃在證明英之內閣政治乃出於匠心而可學而非生於史蹟不可學者也法蘭西初行內閣制尚爲白氏所及見彼親遊法蘭西詳考之而歸作爲長序重版其所著英倫憲法論以明其說之不妄愚深信白說爲知理凡謂採英之內閣制而必具有不列顚之史性因勤求吾之所有與一一衡論焉者愚以爲治絲而棼之道也至言美制尤無所謂史性必言史性則美人者英人之子也獨立創爲憲法宜乎踵英而立內閣不當立異而擬總統愚聞當時美人鑒於英倫內閣之弊因欲別求一制

（一）見柏氏所著政治學、及比較憲法二卷二五八頁

（二）參觀拙譯白芝浩內閣論

以爲試驗。果爾。則其置重本制之念。多而瞻顧慣例之念少。從可知也。須知政黨組織。無論國採何制。皆當有之。國人尊重憲法之心。法院解釋憲法之事。亦絕不得謂獨於總統制宜然。而內閣制則否。是故足下所執以爲內閣總統兩制之史基者。初非兩制根本之所由分。乃兩制共同所需之要素。苟其無此。師法莫能。師美亦不可。易詞而言之。苟其無此。立憲政治。直無由成。倘安有進論法美政制之餘地。是故足下所指以分卜內閣總統兩制之成功與否者。乃一般立憲政治之試石。殊難從而分配。何者宜於內閣。何者宜於總統。今若如足下言。取吾國歷史與之比論。則凡足下所視爲兩制必具之質。愚敢決其無有。惟茲無有。愚則謂吾於立憲政治資格。不甚完全。並非於何制尺有所長。何制寸有所短。今之貿貿然議及法美兩制者。非假定自有完全立憲資格。卽自審其不完。而望立一善制以進之。於是吾人議設政制。亦多就其制本質求之可矣。不可爲吾國歷史見象所束也。苟見束矣。則惟有始皇再世。明祖復興。然後足以解決中國之政治問題。吾人今日之悲觀。正悲舊歷史之重演。法制云乎哉。美制云乎哉。偶有所觸。書之不覺滿幅。不愜足下意。尚望有以教之。

通

記者足下。國難橫溢。致成睽隔。滄波遙睇。悵悵如何。邇者於某公處得見近日手札。志遠而詞悱。若有餘痛者。至謂將來即國亡。不可無一二讀書種子以殉之。何其言之惻惻若是也。比來聞諸友人。並見於報端。知在東瀛方有創辦雜誌之盛舉。足下腐心時局。振臂發聲。民立與獨立。其前馬已。此次翛然去國。本其悲憫之念。發爲鍼起之言。雄雞一鳴。萬方皆白。漫漫長夜。待旦旗幾。矯首扶桑。曷勝皇悚。竊以際茲陽九。萬籟不鳴。道揆法守。淪胥幾盡。補苴罅漏。端爲言責。有清末葉。秕政塞途。而報紙譏彈。猶同司直。清議之毀。倚未盡泯。志士假之清社。以屋。逮乎共和。兩載。論鋒。物與名爲遷。人實等贋。言論之值大以賤。故猶憶前此足下初返宗邦。獨據平論。彼其之子。橫肆流竄。鷃笑鴟嚇。能無悄悲。此番重振旗鼓。必克益勵前徽。惟跼見拳拳不自揆度。妄有獻替。欲一白於足下。曉星璀璨。足下其亦樂爲誨之歟。吾國戊戌以還。鎖港政祛。歐化輸入。報章踵起。以迄今茲謂非先導。罔爲謬論。許以南鍼。恐猶瞠視。綜厥弊端。存衡論政。治得失。無歷史哲學眼光。以爲之準。居恆自思。以爲古今中外治亂。罔或不同。而其差率不同者。初非逆睹之殊。乃其歷史所演之異。故不統觀其國歷史者。必不能判斷其政治之良楛。而欲借鏡自觀。或效法他人。亦非比較彼我之歷史。深察彼此之政情。必不能舍短而取長。將合而無間。誠論政治者所不可不循之要軌也。況在修陳各國制度。則要非一二言所能罄。今姑舉現今所爭之法制美制言之。法制美制之分。即內閣總統兩制之別。談者每入法理之奧區。實則關於政治事情者甚鉅。蓋法制源於英。英之內閣政治。即純由歷史孕育而成。故以英憲而論。內閣之勢力。實無從於法律上索之也。又以美論。美固純採三權分立者。而法院擁解釋憲法特權。其實際權力。往往越立法行政兩部

外。而美憲法固無明文也。英猶得謂爲不典憲法。美豈亦不典憲法之國乎。由此以談。國苟無政黨政治而欲用內閣制如英者。或其國國人不重視憲法。司法部無解釋憲法權者。而欲用總統制。皆歷史哲學上所不許也。而談法理者。一舉法制或美制。即若吾國勝任而愉快。此外無餘事者。此鄙見所期期不可者也。然非謂吾國不當採法乎此兩制也。特主持言論者。必須詳考法制或美制之所以成。而吾國歷史情勢與之何若。則採取之塗徑。當有斟酌損益之足言。而無對本宣歌之可笑。此外凡論政治。皆當作如是觀而後吾人判斷。不至有抹煞客觀專重玄談之弊。操刀傷手之誚或免也。此願商榷就正有道之一端。足下如不鄙棄。當更端以進。

大報出版。請郵賜拜讀。不勝大願。陳嘉異白。

答陳君獨秀

捧書太息。此足下之私函。本不應公諸讀者。然以寥寥數語。實足寫盡今日社會狀態。愚執筆終日。竟不能爲是言。足下無意言之。故愚寧負不守秘密之罪。而妄以示吾讀者。嗚乎。使今有賈生而能哭。鄭俠而能繪。不審所作較足下爲何如。然曰國人唯一之希望在外人之分割。又何言之急激一至於斯也。至甲寅雜誌當與國運同其長短。己身無所謂運命也。有友魯莽不文。貽愚書曰。「趁國未亡。爾有甚麼說。儘管說出來。免

通

通

得國亡儞有一肚皮話未說要又氣悶』如此君言則國亡時甲寅雜誌將不作矣換位而言甲寅雜誌不作或有他力使甲寅雜誌不能更作亦必國亡時矣折柬邀愁人相逢祇說愁以語足下其信然否

得手書知暫綴歐洲之行從事月刊此舉亦大佳但不識能否持久耳國政劇變視去年今日不啻相隔五六世紀政治教育之名詞幾耳無聞而目無見僕本擬閉戶讀書以編輯爲生近日書業銷路不及去年十分之一故已擱筆靜待餓死而已雜誌銷行亦復不佳人無讀書興趣且復多所顧忌故某雜誌已有停刊之象甲寅雜誌之運命不知將來何如也……自國會解散以來百政俱廢失業者盈天下又復繁刑苛稅惠及農商此時全國人民除官吏兵匪偵探之外無不重足而立生機斷絕不獨黨人爲然也國人唯一之希望外人之分割耳……僕急欲習世界語爲後日謀生之計足下能爲覓一良教科書否東京當不乏此種書用英文解釋者益好也

論平政院 答儲君亞心

大示發題甚大指陳今制之失亦甚切當惟鄙意終以有可進商之點請得爲足下言之愚自以言論與國人相見向無一語迷信共和有所主張特見其於理於勢非如此

不可已耳非以吾爲共和而必裝出何種格式也反對行政裁判亦同是例足下以愚之反對乃若拘泥共和所致此失愚立論之本意不可不先辨也此點既明則足下所謂行政裁判之設立與國體不相關係本爲愚指又何間然惟國民程度之說則與鄙見刺謬不敢附和夫所貴乎國民程度者乃在民力自動之時而非在民權被控之際乃爲人民參政而言非爲國家執法而語也國家執法以施之民應以何種形式出之此法制優劣問題而非民智高下問題廢除行政裁判誠有取於官民平等之義而謂在法律眼光之下民智高者官民當平等民智下者官民不當平等此等論法恐有未安吾國治法夙持民可使由不可使知之義是民智絕下乃吾人已定之前提也而在法律且官民向無歧視官至極品罪無論爲公爲私均一律下刑部獄初不聞行政事項當別設獄以待之也然則法律上平等之待遇與國民程度問題又胡來直接之關係至法蘭西之採行政裁判制度此自有其歷史自有其理想而謂以國民程度尚未足語於平等故採用斯制如足下所云則恐質之法人斷難默認蓋法人革命之神卽爲平等寧有毀政府而造之至於十度以上而結果乃以「未足語於平等」自安者

通

乎須知法蘭西之有行政裁判乃歷史上偶有之象貽流至今初非視為法制上不可少之機關從而設之也彼當君主時代圖君政之集中盡廢地方裁判所以王室之官吏代之因有此制其相沿而不革者則一面行政部自計其便宜不欲為法律所縛一面法人所持分權之說又足以售其掩耳盜鈴之謀說者謂法人所論分權乃自審其司法制度之不可通乃特為曲說以自障（二）卽英儒戴雪持論莊嚴猶且不免以此相譏是或未必盡然而其說之為曲則無可諱也愚前答陳君嘉異書已論及此茲不贅述其願足下記取者則行政裁判之起於法蘭西彼自有事實與理論兩方之根據萬非自察其民智之低而為此以救之也以例實之理當益明如官吏以公人之資格侵奪人民財產而訴訟以起此在行政裁判之國官吏得曰此吾受長官之命令而為者也或因此吾代表國家而為者也純屬於行政範圍非普通裁判所得問在普通裁判之國以上口實官吏不得為之而當以個人責任受法廷之檢舉是爭點者乃在犯官之如何治法而亦僅在犯官之如何治法與國民程度問題又何風馬牛相及也若

（二）此段議可參看美人黎高克之政治學二百十七頁

曰、國民程度低者其財產應被侵奪高者始不應被侵奪則不僅於立憲政治不復可通即專制之朝亦未必爾況乎假定採用行政裁判制度即屬剝奪人民權利此其爲說正反對斯制者之所持從而和之又實自撥其本根使己說無能自存者乎由是平政院之設立與否足下以爲在吾國不成問題愚則以爲不言憲政則已一言憲政問題之大過於是者吾見實罕此又不可不辨者也今請讓一步言聽平政院之成立而討論其利病矣足下之言又有足使愚聞之而驚詫者則謂當採獨立主義以期裁判之公平也夫平政院者計行政之便宜而設者也首當破壞司法之獨立始克有成己身始終附於行政機關獨立之資本來無有若必課以是物則立還乎司法統系之舊而平政之說摧壞無餘足下習聞主張平政者一方之論而又不欲自昧其寶愛司法之心不期而以獨立之義責之是院是足下之用心與愚徹底反對者原無二致特未暇詳究行政裁判之本性而因自蹈於牴牾之說而不知此誠愚摯愛足下非禆販憲政逢迎權勢者流故設淫詞以助強者張目乃至不辭呵斥而銳欲辯陳者也足下第知最終裁決權在大總統之不善而不知在平政院亦未見其善何也大總統之不應握

有裁決權者以其爲行政首長也。而平政院則固不脫行政範圍首長之影響。無乎不在。從而善之。又寧非五十步百步之差者乎。所論肅政廳一節。極中肯綮。近聞京中有主張改爲肅政院。與平政院對立者。然根本既誤。枝葉上之救濟。又胡益者。尊意雖是。究嫌觕朕。茲事體大。詳細雜論。本非短幅所許。且當今憲政百端。著著皆謬。語及行政裁判。尚在狐狸安問之條。故愚於此素有積極之主張。亦惟有閣置不論。俟有相當之時會。再行疏舉。茲以足下不恥下問。不能自已。輒復約略陳之。當否不敢自固。更有以進之。所深望也。

記者足下。尊意對於約法中平政院之規定。頗示反對。以爲行政裁判。但適於特權法制之國。而不宜於平等法制之國。吾國既號稱共和。無論官民。自應一律平等。無取乎特權。即無取乎行政裁判。尊意雖善。愚竊以爲非。夫行政裁判所之設立。所以謀行政上之救濟。而以澄清吏治爲宗旨也。不以國體而異。要視其國民程度之如何耳。在大陸法系。如法蘭西者。共和國也。以其國民程度。尚未足語於平等也。故取特權制度。特設行政裁判所。審理行政上之訴訟。在英美法系。如英吉利者。君主國也。以其人民程度。已高至極點。故取平等制度。而以行政訴訟歸之普判廳。此自程度上之問題。而非國體上之問題。吾國人民程度。較之法蘭西尚有遜色。其不足與英人比肩。固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法既毅然行之於前。無所妨害。吾今仿之於後。庸何傷乎。是故平

政院之設立與否。在吾國實不成問題。惟既設立以後。當採獨立主義。以期裁判之公平」乃能收澄清吏治之實效。否則徒為政治上之陳列品。未見其有絲毫之利也。此固最宜注意之事耳。比者該院已成立矣。院長已任命矣。惟該院權限如何。是否獨立。未見明文規定。吾人固難逆料。然據報章所傳。則『肅政廳之舉事。是由該院轉呈大總統披閱』云云。是最終裁決之權。仍在大總統。而不在平政院。平政院之設立。直同駢枝。徒糜數十萬之國帑而已。未見其能平政也。使大總統意存偏袒。故為拖延。留中不發。或加肅政史以妄事彈劾之罪。痛加申斥。吾知平政院必懾於權威。不敢有所建白矣。於是官僚中凡得大總統之歡心者。舉無所畏。雖橫行天下。無敢奈何。人民徒然呼暴行政奈失救濟。誰為屬附。儻非不獨立之平政院也耶。夫平政院之與官僚派。其勢力互相消長也。果使平政院真能獨立。不為外物所牽。上自院長。下至評事。一皆當世之名流。剛直不阿。不畏權勢。如彭剛直其人者。吾知彼貪狠之官僚派。必聞風而歛跡矣。語云。君子道長。小人道消。而平政院之與官僚派。亦猶是耳。不然。微特吏治之不能澄清。且足以助長官僚之氣焰。獎勵官僚之固法也。平政云乎哉。此平政院所宜獨立者一也。肅政廳為彈劾之機關。殆如通常審判廳之檢察廳也。通常審判廳與檢察廳為對等機關。兩相對峙。各不相屬。此蓋由於彈劾主義之結果。審判上不告不理之原則即由此生焉。欲期審判之公平。誠不能不如是也。今肅政廳乃附屬平政院。實與彈劾主義相背馳。雖云行政異於詞法。然以理論之。固無所不同也。使院長與某某宿有仇隙。命肅政史彈劾之。以為報復。吾知肅政史不得不惟命是聽也。或肅政史所欲彈劾者。與院長有舊。則院長又將止其彈劾矣。欲期彈劾之公平。非使肅政廳獨立不可。此肅政

聽與平政院所宜分立對峙者二也。以上二端。乃亞心私人之意。以爲不如是不足以收澄清吏治之實效。質之高明。以爲然否。諸亞心白。

論新約法 答顧君一得

記者夙不樂於討議現行法制。以政。治。組。織。根本。既。誤。枝。葉。之。得。失。皆不。値。一。錢。者。也。新約。法。云。云。人曰。根本法。愚。謂。曰。枝。葉。法。何也。以此。種。法。之。有。無。無關。於。現。時。之。政。局。也。執約。法。而。求。之。是。之。不。足。以增。其。効。力。非。之。不。足。以減。其。魔。力。吾人。則。亦。何。暇。爲。之。論。議。哉。然以足下推論及此。愚又適重本誌通訊之例。聊復就足下所言。著其通則。不必拘拘於約法也。國家之組織。信教自由。固不可少。而他種法制之維持社會秩序者。亦復多端。二者相遇。亦或有其衝突之點。如一夫一妻。歐美之法律也。苟有夫妻之關係。待解決於法廷。可直惟據一妻一夫之律斷之矣。然當世有一夫多妻之教。號曰摩門。頗行於美。而潛入於歐。此兩洲之法律。皆不之許。以許之則全社會之秩序以亂。在勢有所不可也。於斯時也。摩門之徒。其信仰之自由。實阨於法律。而莫能遂。吾之白蓮大刀紅燈照種種。皆含有宗教性質。而以觸犯民刑諸律。亦在嚴禁之條。由是。信教自

由當以法律範圍之云云。其法律乃指他種散見諸律。固不必爲『容許信仰某教之法律』也。鄙見如此。至約法會議諸公所見何似。非愚所知。愚言之矣『執約法而求之。是之不足以增其効力。非之不足以減其魔力』。足下勿以爲意可也。

記者足下。吾國新約法既經召集約法會議修訂矣。復由大總統公佈施行矣。凡行政部之障礙物。固已一掃而空。乃披閱全文。偏重行政。抑制立法。矯枉過正。變本加厲。猶得曰採取總統制之當然結果。姑勿置論。而予最不能無疑者。莫若矛盾之條文。雜出其間。稍治法學者。類能避之。不謂自命造法機關之約法會議。貿然蹈此。致國家根本大法坐模稜兩可之弊。使人民無所適從。何也。夫信教自由。爲人民八大自由權之一。各國以規定於憲法爲通例。約法第四條規定中華民國人民無宗教之區別。法律上均爲平等。與美國憲法修正案第一條國會不得以法律定國教。并不得妨害信教自由。用意正同。質言之。無論人民信仰何教。各處平等自由之地位。法律上毫無畸輕畸重之觀念。不啻宣告國家不以法律制限人民之信仰。其義甚明。依此解釋。則約法第五條七項人民於法律範圍內有信教之自由。其『於法律範圍內』六字。不免與第四條有衝突之嫌。此法律二字。指容許信仰某教之法律而言。容許之法律。對於禁止之法律而言。既定法律以禁止人民信教。何得謂法律上均爲平等。若斬若予。遑論其與各國憲法原則相背馳。凡與第四條原文顯相抵觸。前後不能一貫。文理上論理上均無可通之理。未識記者以爲何如。幸賜教之。願一得白。

論孔教　答張君僻田

前後四函。以次諷誦。心長語重。神爲之移者久之。惟愚所主張。終有當求諒於足下者。以足下不貴苟同。請得更瀆陳之。愚之不滿意於今之倡立孔教者。非於孔子之道有所非難。特謂彼等之意。確以耶教入據中華。漸爲上流人士所歸。而因假藉孔學樹爲宗教以相抵抗。且憑政治强橫之力。號稱國教。籠罩全邦。加異教者以無形之壓迫。甚且亂其已堅之信仰。是則期期以爲不可者也。足下爲平等二字作詁曰「在使一羣所需。胥有機會同蘊並育立於水平線上。非遏其一而決其一之謂」立義之精。可稱獨到。則今之假孔子以排耶穌者。明明與足下所謂平等不合。足下語中。固未爲排者設辭而助攻。而愚指斥尊孔者不應存此心理。當亦無忤於尊指。若謂耶教之在中國。非爲「一羣所需」明達如君。想未必即作斯語。要之愚之本意。乃在爲耶教。謀其發展之地。而決非於孔子之道。尋垢而索瘢。當世之信孔子者。彼自有其權利。爲之無論何人。不得詰難。即以愚之無似。有欲脫愚於尊孔之藉。愚決不承。惟不如世俗所爲。奉爲教主耳。足下謂「孔教爲宗教與否。此問題當聽後世裁判。無庸我輩斷斷」則似足下亦乃離教而談孔。斯點既明。足下所言。並無與愚根本衝突之處。此外尚有一語。

欲以强聒於足下者。則足下謂『耆妾狎倡。縱慾敗度。普通恆情。……蔽罪先聖。何其不倫』。是乃千慮一失。不敢苟和。夫所謂教。無論為名教或為宗教。而要歸本於化民成俗。斯效不著。焉用教為。今惟問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是否反乎教旨。而躬行蓄妾狎倡縱慾敗度者。是否即屬奉教之人。苟兩問皆得正答。則一面教義流行。一面在教之人。淪於禽獸。是蔽罪先聖。誠哉未可。惟若證明其教之未能直接控制世道人心。縱蘇張復生。恐亦艱於作辯。愚非耶穌之徒也。久居耶教之邦。與奉耶教者日相接。而深歎其言忠信。行篤敬。遠非吾秉禮之邦所能夢見。足下所謂『普通恆情』。吾以為病者求之彼中。絕無而僅有。間嘗推求其故。則上自鴻儒。下迄走卒。莫不歸本耶教之功。即求之本邦。凡奉耶穌篤誠不貳者。其律己嚴明。處事勤奮。已遠非儒言儒行者所能及。之事實昭然。斷非愚一人之筆墨所能顛倒。信如是也。歐洲既以奉耶穌之故。成其美俗。則吾俗之不美。乃由於所奉之教。其力不若耶穌。實為邏輯應有之聯想。且國人中有一部分。方以奉耶穌而正其身心。則若全國而悉奉耶穌。其政俗之清明。當遠逾於今日。亦為邏輯推類之所宜然。雖不必盡當。愚愛言論自由。愚則愛推尋至此。足下所言。謂

爲『良心上所欲言』愚之言此。亦復同之。人或以非、聖、無、法。摑愚左、頰。請更、以、右、頰、承、之、可、也。足下默觀時局。審有大敵在前。戒以勿攖人心。免致授敵以柄。此其深心。豈不可感。若惟。社。會。而。不。能。辨。理。至。此。一聞。反。對。之。論。卽至。附。敵。同。攻。倒戈。以。向。則時。日。曷。喪。請與。偕。亡。姑息。之。談。果安。用。也。君涙、滿、眶、愚涕、亦、並、發、把。妄言極矣。惟曲原之。幸甚。

記者足下。比者言界鉤鉅析亂極矣。得釋大報。震東聲明。曙光一綫。晚近何易多覯。休甚休甚。惟中評孔教。有不能釋然於心者。太炎文錄。陳詞高簡。渾淪圓矣。雖然。眞理之在天壤。如水銀瀉地。未必太炎爲是。而滿納榕儒爲非。兒嬉婦嘻。足以論玄機。而謂醉孔教者。智出兒婦下耶。智者之揆事。譬則衡然。弛其兩端。以聽物者之。自呈。文身句身。斷達吾之所測。而勿爲剽剝閒距。則幾矣。世變譎詭。有大於孔聖者。姑舍是。惟侍哉之僕行能無似。去歲爲友人所浼。曾發表言論於滬上叢報。今已脫離矣。仇孔媚孔。兩無容心。所以云云者。以君達者。冀有以終教之也。炎夏惟爲道自愛。不宣。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書諒達雅覽。大報殫精政論。僕則尤注重社會。今之篤舊者。輒謂堯舜之治卽共和。吾不敢知。然進而言之。所謂社會主義者。稽諸禮運。我先民固早有此胎孽矣。孔演五經。微言所繫。志蓋有在。恨今尚非其時。然終有達之之一日。要貴馴而致之耳。舉化。輪。帆。必先。使。之。適。於。現。境。而後。有。以。日。蛻。其。舊。而。不。自。知。固非。

鹵莽滅裂所易爲功也。聖者知天勿攖人心。去秋黨禍。雖所緣萬端。毋亦有不合於此公例者耶。政治乃社會結晶體。竊願大報時時於此加之意也。君尙異者。僕亦不喜苟同。聊貢愚管。當否幸財擇之。不宣。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上兩書。皆論孔教。孔教爲宗教與否。此問題竊謂當聽後世裁判。無庸我輩齗齗。惟尊評引班固語。此則局於漢時。非所論於今日。今政途甚寬。士之有志利祿者。揭一新幟即可博社會歡迎。固無須乞靈二千年前不適時用之孔教。試覘政變以來。所謂彈冠于于者。非舊日胸無點墨之官僚。即民國鼎鼎有聲之大政客。班固所詗。若輩當之矣。不得以此詗孔教。更不得以此詗信心孔教之徒。至蓄妾狎倡。縱慾敗度。普通恆情。即廢孔者亦蹈之。蔽罪先聖。何其不倫。君以邏輯著聲。此語得毋不邏輯耶。獨立擾攘時。因有假名義以攫金錢者。必謂革命爲金錢主義。吾恐智者所不許。近時主張孔教者。誠不無過激之譚。此其咎當與廢孔者分任之。非片面證據所能斷斯獄也。檮昧如僕。何敢獻替。亦本吾良心上所欲言以復於執事而已。執事賢者。必不護己。如以爲然。乞加采擇。抑亦大報通訊宣言所謂如其量以發表之也。索居無俚。拉雜書此。不盡欲言。張爾田白。

記者足下。前論孔教。尙有未盡。茲再陳之。宗教者。一羣人心之最高吸力也。一羣有一羣所奉之教。不必與異羣盡同。孔教是否宗教問題。當視一羣信仰者之多寡爲衡。夫孔子布衣耳。二千年之經典。誠不適時。然而民國創建以來。上自開國鉅公。下至販夫騶卒。無一人敢以非聖詆孔子者。此心同此理同也。即太炎先生不欲奉孔子以教主徽稱。而不能不崇拜其文治之功。豈冥冥中有迫之使云然耶。毋亦有不忍不然者耶。嘗謂。無

通

論何教無論其教之精粹何似苟爲一羣所仰乳必有幾分眞理存在其間所謂平等云者在使一羣所需得有機會同蒞並育立於水平線上非遏其一而決其一之謂也謂國之治也不僅特宗教則吾無間矣必蔽其全體而評之傎孰甚焉且天下事若不爲人心所許杜之實所以張之水靜者也激之可使在山今爲吾民敵者誰乎不此之務而日與人心挑戰吾恐資寇兵齎盜糧必有兩承其害者吾思之吾欲爲吾同胞涔涔淚下矣嗟乎舉世滔滔方日趨南北之二極非僕不敢作此言非執事宅心公恕又安敢以此言進至於是非竢天下後世公判僕不再也此頌著祺不一張爾田白

論物價與貨幣購買力　答李君大釗

尊論極是析理如此可以愧宿學甚休甚休惟率羣所謂購買力乃指社會容受貨物之量非指貨幣權衡貨物之值也蓋國有貧象則民生凋敝民生凋敝則其銷受百貨之量必不如前故曰減少此率羣之論思也不然豈有精研計學如率羣而不解貨幣購買力之理雖然社會對於貨物之容量而亦以購買力稱之使易與貨幣價格淆其觀念究有濫用術語之病此病人多犯之率羣固不應爾執此以難率羣當無以應也往者愚在民立報嘗持論如率羣所云則更作購買量之名以示區別實則此處以通俗語何達之可矣初無立名之必要量云力云皆無謂之爭也足下以爲何如

記者足下。僕獨者莫讀獨立周報。因於足下及康君率羣。敬慕之情。兼乎師友。去歲南中再亂。周報忽焉不出。政俗凋敝。訛言繁興。不得讜論以匡正之者數月。而戎馬江南。音書隔絕。即私人問學之通訊。不得諸先生教導之者亦復數月。中情鬱悒。莫可申訴。幾冬風雪。迺從二三朋輩。東來瀛島。問難無地。索居寡歡。偶於書肆得雅言讀之。知爲率羣所作。則喜。繼得甲寅出版之告。知爲足下所作。則更喜。喜今後有質疑匡謬之所也。讀雅言第五期。於率羣論「吾國今日物價問題與貨幣之關係」文中。有所疑難。莫能自解。爰假大報通信之餘欄。冀足下暨率羣有以闢其惑也。

率羣曰。『夫國貧之現象。必先在貨幣之減少。即所謂購買力之減少也。購買力既減少。則被購買之品質。是必減退其價値。所謂物價賤之現象出焉。今物價既不賤矣。是徵貨幣未嘗減少。』僕思。貨幣之多寡。與其購買力。Purchasing power 之富弱。適成反比例。即貨幣多。則其購買力弱。反之寡。則富。蓋購買力云者。非即貨幣之價格所能購買他物之力也歟。其本質本與貨幣之價格爲同物。不過價格自其値言。購買力自其力言耳。譬之昔以一枚銀幣能購二斗米者。今則僅能購一斗米。此銀幣之値 Worth 若力 power 今昔之變遷爲何如者。價格則昔昂而今落。購買力則昔富而今弱矣。然則物價與貨幣購買力之關係。亦猶物價與貨幣價格之關係也。於此須爲價格與物價 alue and Price 之辨。方不棼紊。價格者何。謂一物値他物幾何也。物價者何。謂一物値貨幣幾何也。一馬適値二牛。此馬牛之價格也。馬値銀幣五十枚。牛値二十五枚。此馬牛之物價也。以幣値物。正如以權稱物。物之重即權之輕也。權之重即物之輕也。物之貴。即幣之賤也。幣

之昂。即物之賤也。夫果購買力與貨幣之價格爲同物者。則物價賤。貨幣之購買力必富。物價昂。貨幣之購買力必弱。必然之理。期於事實。爲容怪者。惟學理幽玄。事象迷炫。以僕淺學。不敢自信。用述厥懷。就正達者。幸辱教之。李大釗白。

論救國 答孫君籲坦

來示發端至大。立願至宏。下才迂學。敢承是問。雖然。足下獨排謗議。登高以呼。愚果何人。敢復隨俗依違。不以狂言廣賢者之意。首條疑共和政體不足救國。鄙意解決是題。當先爲共和二字嚴定一界。不然。題未認清。遽爾發論。爲語千萬。都爲廢辭。愚見今之狂贊共和。與夫痛詈之者矣。至共和果爲何說。未易言其所以然。此誠今日社會之癥結。愚不得不因足下一言而略一論及之也。愚夙在上海民立報發爲論曰。『吾人生息專制政體之下。每過於重視共和。實則共和在人爲之政體無能自舉。政治學者至不細作共和與立憲之界說。共和二字。在吾文本非正譯。（一）律以歐文之義。特爲國

（一）顧氏日知錄曰「史記周本紀。厲王出奔於彘。厲王太子靜匿召公之家。周公召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二相乃共立太子靜爲王。以二相爲共和非也。汲冢紀年。厲王十二年出奔彘。十三年共伯和攝行天子事。號曰共和。二十六年王陟於彘。周定公召穆公立太子靖爲王。共伯和歸其國。此即左氏王子朝所謂諸侯釋位以間王政者也。」是共和云者。乃共國伯爵而和其名之謂。與政體無關。即如史遷所紀二相行政。謂之共和。以言政體。又是貴族。與今世平民政治。復不相同。

通

民求福祉而已。天下能為國民求福祉之國。固不獨世俗所謂共和也』此論一出。攻者朋興。愚復著論曰。夫曰共和政府。其統治機關。合多數人之意見組織而成。是同時必曰立憲政府則否。而何以解於英吉利之國會萬能。其曰共和政府。以人民為主位。假又謂立憲政府不爾。吾聞以人民為主位之國莫如英。而英則非共和國。至謂民主立憲與君主立憲異者。一為無限之民權。一為有限之民權。此又不然。美利堅共和國也。而其民權卽有限。準是種種。以為共和立憲之別。是適自墮雲霧而莫能拔耳。然則此二制者胡以分。曰。以吾觀之。亦惟。視元首之為何物而已。元首為世襲者。為之立憲。（一）元首。為。選舉。有定期。者。謂之。共和。如是而已。（二）凡茲所言。乃在。表明。共和。立憲。之。分。在乎。形。式。而不。在乎。精。神。以言。精。神。則兩。種。國。家。從其最。高。性言。之。實。具。同。一。之。量。詳細推論。乃須廣篇。姑不具說。惟由斯以談。今人之言共和。似含歧義。一重形式。以

（一）此指君主立憲。

（二）本社記者重民君。前作「中華民國之新體制」於鮑儲爾福特以元首繼承與否。為君主國與共和國之分。引枚格雅之言駁之。謂昔有選舉帝國。足破斯例。愚謂凡立一說。此種例外。蓋須容許一二。不足病也。卽如多數學者。以法律上統治權之總攬者。是否限於一人。為君主共和兩種標準。吾國新約法則規定大總統總攬統治權。事實上又不得不容此例外也。

共和與選舉元首併為一詞。一重精神。以共和必多數參政。始符定義。今足下致疑於共和政體者。果謂元首出於選舉不足以救國乎。抑謂多數政治不足以語是乎。足下或以愚為是問為可怪。然愚以謂決吾大計。非分道致思。殆猶治絲而棼之矣。

愚為此別。乃觀夫今之掊擊多數政治者。大失其當。欲有以箴之。蓋多數二字最易使人迷惑。在言者意。似謂必待人口過半之數。具有參政之識。始有多數政治可言。不知當今文明諸國。能希此者。且未有也。遑言吾國。此理愚前作『國家與責任』(一)已詳言之。是多數云者。特相對之詞。本非絕對之義。美儒伯哲士曰。『今日理想上之政治組織。則以多數政治之國家。行少數政治之實』美洲民智之高。冠絕大地。學者猶為是語。遑論其他。然其言有最宜留意者。則少數政治之精神。非多數政治之國。莫舉其在君主之朝。選賢任能。亦或時有。然耳目有所限。忌諱有所中。權奸有所蔽。朋黨有所軋。而欲舉凡民俊秀。充量登庸。萬不可得。不可得。則非吾可貴之少數政治矣。惟國立庶民議政之制。採公平選舉之法。無過不及。恰以國中賢智脫穎自出為衡。而又舉國

(一)參閱本誌第二號本篇十八十九頁。

無一有大力者圖負國家以趨所謂人才皆使之任情盡量以見於政事祇有調劑不相傾陷亦分弱對同是扶將此誠柏氏所謂理想組織信乎非多數政治之國家莫或望此也夫此種政境固自易於想像難於即真而懸此爲標使吾政所趨日日與之相近而先以做到幾分之幾爲吾政不易之基則雖盧孟復生當亦有知言之歎故苟足下所謂共利與愚今玆所釋多數政治合轍則無不能救國之疑章章明甚若謂吾國政治日入悲境其制雖善未必即適於吾則惟問悲境之來是否即爲實行此制之故民國成立三年之間爲三時期南京政府爲一時期南北統一以至二次革命爲一時期二次革命以至今日爲一時期三期之中人民之感受苦痛厭惡共和今日爲最衷考其實國會芟夷自治滅絕一門秉政才智屏息律以共和精神殆無毫髮相類之處輒以此爲共和罪豈非奇冤南京初政本無施展譬猶孩提才不才倘無可言其以共和加之試石稍用淬厲者亦惟統一政府一年間耳今之言者輒以元勛跋扈政黨橫決爲共和罪以愚觀之苟國中無奇袤莫倒之力節節與共和爲難則於元勛政黨叫囂隳突之中儘有餘地如前所言做到幾分之幾平心而論共和失敗之咎大力者負

其六黨派負其四至共和本身則絲毫無與何也羊質虎皮因而見噎遂謂虎威無足取者豈真虎之罪也由是以知共和救國非不能救實未嘗救足下之疑似稍爲政狀所局此愚敢於反足下之意而強以聒之者也

然則共和果無負於今日之時局乎曰是亦有之是乃共和之形式非其精神也曩有言之精神者共和與立憲之所同也形式則若而總統若而君主其所獨也凡國已具多數政治之精神雖戴君主無取革命英倫是也吾辛亥革命之所以不可已者非以有君主故乃以無多數政治之精神故亦非虛懸精神以爲的之故乃求於滿洲帝制之下而不可得之故則革命後之唯一覺悟乃在求精神之所在矣精神而存也共和與立憲在理論無擇精神而不存也共和與專制（二）在事實無擇新約法有大總統總攬統治權之文其源出於日本然日憲於此別有「依此憲法之條規行之」一語緊接其後而約法無之吾友重民著爲論曰『大總統乎哉吾人甚願奉以天皇之名以求易此最後之一句而不可得也』（三）是謂與其假共和毋寧真立憲易詞言之與

（二）此不但君主立憲如足下所言、
（三）見本誌二期中華民國之新憲制七頁、

其有獨裁之總統。毋寧有守憲之君主。何也。吾人重形式。而尤重精神也。此種理想。十九世紀之下半期。始爲歐洲學者所知。英儒梅因。至謂此乃政治學上之一大進步。而政局上之紛擾。以此廓清者至多。英之永絕革命之媒。法之第三共和後不再見革命。皆此之由也。而不幸吾人未能解之。羣以爲共和一成。精神卽當隨之而見。及其不見。初不推求所以不見之故。則大罵共和欺人。不知爾所得者。僅爲形式。精神之養成。本別爲一事。而又非一朝夕一手足所能爲功。今有人據爾形式。以威臨爾。使爾之精神。莫由自發。則若夙懷梅因之訓。了然於某種精神不必見之某種形式之下。當立晤命題換位。名理逼眞。是何也。卽某種形式原不必產生某種精神也。於斯時也。重精神者。是否將由甲種形式訴之乙種。以求解決。非本篇所問。惟在吾人若自始不立今式政府。人之怨誹共和者。可以不生。然則共和之有負於吾人。果形式也。非精神也。

欲知共和以外之政體。是否足救中國。當問共和以外之政體。是否與多數政治之精神相容。足下取兩言論法。以共和與專制相待。謂政體之事。不出於此。卽出於彼。鄙意未敢苟同。以專制一項。萬難兼涵君主立憲而言也。由前所說。多數政治。不止共和一

通

種。如假定多數政治可以救國。則救國一語。可以推之他種政體。自不待言。足下且云克林威爾之後。王政所以復古者。以『英之君主立憲。所以保障人民之自由。較之克氏護國時爲尤至也』是則他種政體之愈於共和。又可由斯言推見。然茲乃理論如是。至國體胡出。乃有時勢因緣。不容勉強。今之共和已成既定前題。寧容置議。愚之此說。特由足下所詢推論至此而已。非有他也。

民性由屈而伸。斷不由伸而屈。足下所見。確不可移。惟治道所之。往復平陂。所不能免。所謂伸者。又非一蹴而幾。其中專制復蘇。從其後而觀之。未始非民權所赴之紆徑。須知專制繼共和而生。乃一時反動之潮流。其勢不能以久。法蘭西政局翻覆之久而頻。在二十世紀似不至是。專制者而傾跌。後起者鑒於前此一心直遂之不可訓。就國中之利益情感相質而相劑。然後有中正可守之道。盡國人而能循此精神也。求此精神。初不必得之於世俗所稱共和之號。足下所疑不能救國者。殆此種共和耳。非真共和也。蓋真共和。未有不能救國者也。

立國首重道德。此何待論。然立國是一事。培養道德又是一事。不可併爲一談。蓋吾人

不能虛懸一道德之量爲立國至少之度不及是焉卽廢國不治也所貴夫大政家者亦以能體察當時道德之最高性極其量以形於政耳風聲既樹原有之量固由此增殖益有昌明博大之觀方其樹也基本道德幾何祇得就其原質爲之不能驟議多也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蓄不得是已然苟以蓄艾之故置病不理恐艾既成而病將不待是三年中一方蓄艾一方仍當以他藥代治可以推知以爲國言較高之道德艾也今有之道德他藥也據今有以希較高猶病者不以求艾而廢藥也信如是也吾言救國當言利用道德之最高性不當言道德之不足放任之說固非培養之說亦嫌後起足下試澄心思之今之政局黑暗至此果眞國民道德之不足乎抑當局者不善利用之乎且非惟不善利用之又從而毀敗之乎道德之修養固恃師儒道德之維持則在法律辛亥以來苟得公忠體國之徒在在以民爲念從而修明法度嚴守紀律以吾人夙有愛和平重禮讓之風而謂道德未足以小康其國愚滋未信足下謂當今人才大抵一邱之貉某誠不能存國去某亦無補於亡言之痛心可爲揮涕惟愚謂果善用多數政治與言重人寧言重法野心不德之徒自非竊武力自恣儘有法以範圍之似

不必重以為憂也。行聯邦制以救幅員過廣之病。大是奇策。一年以前。倡是言者。被指目為暴徒。今似稍稍出於學人政客之口。惟舉其實而仍避其名。如足下明目張膽。欲奉以為政策。正如春雷初發。萬象為之昭蘇。鄙陋如愚。驟觀幾不知所可否。異日有隙。當詳就是問。加以考求。再為專篇以俟明教。暫不贅也。詞繁意率。無以自道。審足下虛懷不同流俗。輒言之無擇如此。惟宥其狂疏而賜以誘導幸甚。

通

記者足下。自大誌之出。輒欲陳書請益。惟以枝節問題。無與大計。牽及根本。則又傷時。且想各方感情衝突。欲言而止者至再至三矣。將終無言乎。鬱極莫宣。發狂且死。將有言乎。身入狂瀾。其不汩沒者幾何。雖然。吾寧汩沒以死。不能鬱極而終也。平居設思。製為三問。謹為披瀝。祈垂教焉。

(一)共和政體。果足以救中國否也。自美國以十三州獨立。法國大革命繼之。一時共和狂潮之所被。舉世界專制之毒。一滌而空。雖中間梅特涅出為摧殘。生機稍滯。然將欲過之。轉以張之。其在今日。民主政治。幾有觀止之歎。此足尚矣。惟天下事利之所在。弊即寓焉。福之所至。禍即倚焉。自美利堅瑞士史蹟特異外。法之革命。歷七八十年之久。政體屢更。反覆擾攘。國之不亡。其間不能以寸。是未食共和之福。先受共和之禍也。墨西哥及南美諸國。自有民政。即無寧歲。至於今茲。衝突愈烈。是未食共和之福。將永受共和之禍也。即證以共和中

墜之美由麥荊尼以來。亦不得不遷就帝國主義。而已非當年純粹共和之真面矣。而僅稱共和國有條件四。曰民智。曰民德。曰富有自治之遺傳性。曰據有狹小之版圖。中國有一於此乎。無法國之民氣而欲傚倖於七八十年間之自相魚肉而不亡不可得也。無門羅教書之庇護而欲步墨西哥及南美諸國之後塵而不亡不可得也。況自民國成立以來。上自政府。下至民間。號稱共和。求一稍與共和性質相近之事而無有乎。證諸歷史及學理既如彼。稽之我國事實又如此。而欲言共和政體以救國。竊疑爲南轅北轍之類。此誠不能已於言者也。

（二）共和以外之政體。果足以救中國否也。共和以外之政體。則專制耳。（一）夫天道無往而不復。否極泰來。循環終始。一部歷史。均可作如是觀。上古無論矣。中古以降。由貴族政體趨於專制。自美國獨立。則由專制而趨於共和。伯倫知理波倫哈克之徒。唱導君權。理論上又稍稍由共和返於專制。二者之利害得失。前人言之詳矣。末學小子。可以不論。第今後之中國。能否復容專制政體蘇生。此則有研究之值者也。考世界史蹟。自羅馬等最古不完之共和國外。國政一度改爲共和。未有能還乎專制者也。克林威爾之後王政於焉復古。似爲創例。其所以然。則英之君主立憲。所以保障人民之自由。較之克氏護國時代爲尤至也。外此雖專制一時復活。終且紆迴曲折。以合於理想之衡。蓋愛自由好平等本諸天性。由屈而伸者有之矣。由伸而屈者未之有也。況夫中國民性囂張。以十年來政潮激盪之智識。不開則已。開則所事往往過當。今日而欲其承認專制政體之

（一）本條所謂專制政體並包君主立憲而言、

再現。寧可得耶。吾嘗謂中國不亡於滿洲。則由專制改爲君主立憲。如日本與德國。然救國之上乘也。乃不幸滿人主我中國。吾人不與共戴一天。卒至以倒滿政府者。永倒君主政體。今如議復君主。三尺童子。共知其非。此足以徵國是矣。夫共和既非。專制又不許其復活。然則吾國能於二者以外。別創一政體以救國否耶。此又不能已於言者也。

(三)顧或者謂歐美之國性民性。與我不相比附。欲法歐美。當節取其長。不當囫圇吞棗。共和其國體。專制其政體。庶爲得其調劑之方者乎。曰、惡、是何言也。前之激成二次革命者。非即以誤施此方之故耶。而三次革命之躍躍欲動。仍是此故。人方未善。吾思易之。未及易而轉欲求其方以爲嘗試。姑無論易之萬無成也。卽成焉。人之欲易其方。誰不如我。展轉相勝。如環無端。緊雖易人。藥無二劑。吾恐蚌鷸之爭未已。漁人之利先收。今之耽耽逐逐於吾旁者。決不許吾閉門而自殺。欲期如法國冀幸八九十年後收其效果。決在必不可得之數矣。

或又曰。革命之所以必起。非徒以政府之專制也。懼亡國耳。使某能發憤爲雄。發揚國威。如拿破侖第一。彼雖專制。吾人尚能忍痛以相諒。而無如其不能。此革命所以不容緩也。斯言而信。則吾不能不怨昊天之不弔矣。何也。自古創業。皆屬英雄。獨至民國。而乃無有。某誠非其人也。並世人才。誰則是之。某之不諳治道。予智自雄。誠足以亡中國而有餘。然尚能統一全國。苟延殘喘。取而代之。誰則相勝。今且假定吾人(一)氣力足以倒某黨(二)矣。然能殲滅使無遺種否耶。如其不能。內訌之局。勢不能免。競於內者。未有能競於外者也。所謂救國

(一)凡維新志士皆包在內、
(二)指現在從政與某有特別關係者言、

事非欺人之談。況乎月暈而風。礎潤而雨。機微之先見者。君子皆能尋其公例。以決將來。道德者。萬務之基也。無道德。一切學問策術俱無所麗。辛亥以還。風紀之隳壞。人心之腐敗。等洪水而烈猛獸。言之可爲傷心。吾非不謂吾人道德較之某黨爲優。然以區區百步五十步之差。遂謂某黨不足救國。吾乃能之。此種大言。倩誰傾聽。吾竊詳察人心。以衡國運。敢謂有某未必足以存。無某未必不足以亡。今猶有臧否人物校論得失者乎。愚以爲無上無下無貴無賤無男無女無新無舊。所謂一邱之貉。莫或擇焉矣。道德之重要也如彼。國民之無道德也又如此。此而不究。漫言救國。俗言畫餅充饑。得毋類是。或有病道德迂遠無近效者。然以吾觀之。道德不存。救國一語。永久末由說起。惟孟子曰。今有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爲不畜。終身不得。是及今培養。未始即無著手之方。於是問題之呈於吾前者。乃必培養道德學問。始足以救國乎。抑仍舊放任之。亦足以語此乎。此又不能不亟亟研究者也。

至謂共和政體。必以幅員狹小爲宜。然美利堅大國也。共和之政。首稱完美。是其條件。並不含絕對之義可知。或言美之完美。以行聯邦制而然。瑞士亦如是。然則中國將來。其行聯邦制。以調節幅員過廣不能統一之弊。或亦一策乎。此吾平日之所思維。而欲奉爲政策者也。雖然以上三問題不能解決。而貿貿焉談政策。所謂不知三年之喪。而期小功之察。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者也。前路茫茫。憂心如擣。未免有情。話言孔長。招怒聚罵。所不敢計。惟質左右。以求解答。倘能曲諒。賜以教言。幸甚幸甚。孫毓坦白。

論政本　答GPK君

有心哉足下之辱是書也。足下揭爲同之弊曰私。凡古今帝王雄桀之所爲。皆出於私之一念。即最近政爭。若政府黨。若國民黨。並爲私所役。急於求同。前者能同其同而勝。後者不能同其同而敗。勝敗既定。同異尤堅。今日異者流亡。他日以異揞同。同者之流亡亦將如彼。法蘭西之往史。行再演於神州。事實具存。無可挽救。愚所倡有容之說。決不行於今茲。結尾則祈禱大賢之生。承兩敝而收兩長。奠定共和。爲法後世。語長而心重。愚雖百奮其舌。未能爲此言也。雖然。鄙意所在。似仍有與尊說相表裏者。請得引申前論。爲足下更瀆陳之。私說尙矣。愚論之中。未標是名。固含是意。苟無是意。即不見同。所謂『專制者何。强人之同於己也。人莫不欲人之同於己。即莫不欲專制。故專制者獸欲也。』是即私也。自古善爲專制者。莫如秦皇。其爲同之證。集於壞封建設郡縣。柳州爲之言曰。『秦之所以如是者。其情私也。私其一己之威也。私其盡臣畜於我也。』故足下所爲私說。不可易矣。惟愚審其爲私也。以有容之說箴之。足下齊其爲私也。以爲有容之說。決然無效。此其異趣處。然細按之。則固由於見地未同。不必多所牴牾也。蓋愚有容之說。非以豁達大度。期於一人。乃以盡分明職。責之大衆。故又曰。『專

制者獸欲也。過此獸欲。使不得充其量。以爲害於人羣。必賴有他力以抗之』。有容之道。使之自由聽從。固無可望。而迫於外力。舍此不足自存。歐史之中。其說以是而奏效者。例不鮮也。由是推勘。足下所設數問。以有容之道未可期者。可得而答矣。有容果以有抗而得。所得之數。未必卽如所抗之數。然既已出而抗之。決非有所不屑。故不甘心之說非也。此其一也。有容而生於抗。同者焉能自保其私。毫髮不動。異者之攘臂相爭。實有容中必涌之性。此其二也。三項異者妨同。義同二。四項異者不忍其容。義同一。愚知足下必且發爲問曰。抗力之生。必其國有自由。人民運用政治。不逢挫壓。否則惟有出於革命已耳。革命者兩力相易之謂。以言相抗。恐非子義所包。今國內武人專橫。自由掃地。命且莫保。安能言抗。縱曰能矣。而抗者夙以叛逆與當局互爲誅求。雄者安於失敗可耳。安肯便與敵讎。共議政事。是抗終莫有容。又何來。愚以爲足下之見。以論國中政局。微失之偏。蓋當局者。之。爲同。乃以。極少數人。之意。强制。天下。其見。爲異。而。爲。所。逼。拶。者。正。不。獨。國。民。黨。抗。者。合。衆。異。以。抗。一。同。非。謂。獨。以。何。黨。爲。抗。也。國民黨失敗至此。其所取之策。舍再興革命莫由。此其利害得失。乃別一問題。惟已。出。於。絕。對。之。途。於

人之地位異於己者終不當加以詆訶使人不獲利用所能以施其抗眞國民黨人其所求者亦國家之治安耳謂治安之術惟彼獨操他無有知之揣其設心必不若是則有外於吾黨能以術措國於治於安者在彼視之宜若己出愚爲此言非謂國中果有理平之望以見象綮之自非無目將不爲是言也特愚有容之說爲用至廣必一國之人羣解是道然後爲國可進於近世憲政之林苟革命黨人褊狹猶昔以辛亥以前之排所謂君憲黨者排今之政治手段異於己之人焉則政運循環癸丑之敗行且再見於成功以後此等理解實年來政訓之所施吾人所當虛懷受之者也足下謂同異之分已如水火惟有相迭決莫能容一七八九年以後一八七一年以前之法蘭西卽吾前例是又當分別言之夫異者見惡於同若是而謂有道求容於同自爲贅論惟彼不容我吾當容彼吾容不見於相迭以前終且見之於相迭已後法蘭西革命互若千年彼此代興翻覆仇殺是乃不解革命之咎彼第三共和之初當事者卽已知之乃力更前失純從調和入手始克奏効不然此四十年間法人必且相屠未已也吾人生於其後失德亂政紛陳吾前正殷鑒之足資爲前車之同覆（二） 昔者英人自誇其革命之

智。而致諸於法之先烈。爲謀未臧。法儒雅璉（二）爲之言曰『如以英法革命相較。謂後者之期長而爲禍烈。則當知英之革命遲於法蘭西一世紀也』（三）果英鑒於法。法亦自鑒。因收革命之功而遠革命之害。則吾人不當妄自菲薄。奚待講明。賢者偶爲不擇之言。當不料聞者走狂潮而入迷霧。能使吾政局三四覆而不一定。精英蕩盡。國力大疲。其在今時。或且亡國。惟事有必至。可以前知。此愚之所大懼也。足下思之。以爲何如。或曰、今政府逞其兇殘。爲之倀者滿天下。而子漫以有容期諸革命之成功者。人不以爲不入耳之談。來相勸勉。即以爲設淫詞而助之攻。子將何以自解。愚曰、然。然前者愚猶將強聒之。後者則疑似之辯。口舌不能勝。無如何也。往者政本論初出。有李君北村貽書爭之。謂與客論議是篇。客以謂『異同之義。主客變置。惡政府以一私部之異壓天下使從同。天下惟有固守其同。令公同不爲私化。此主之義。足下乃懇懇忠告。又

（一）吾人於法蘭西革命史事、恆語焉不詳、若有人撰述小史、或譯一成書、其爲益於社會、決不少也、

（二）(Paul Yanet)

（三）見所著 Histoire de la Science Politique 六一頁

導之以有容。究所望之結果。非盡納天下之公同。悉同化於彼之部中不止。此客之義。客義充塞。國民無噍類矣。夫安得此亡國之政本談』愚答之曰『愚之所謂有容。乃在使異者各守其異之域。而不以力干涉之。非欲誘致異者使同於我也。果誘致焉。則是好同惡異矣。好同惡異。正愚說之所觝排。焉能翻覆一至於是。苟愚說而有力也。則客所謂公同者。對於政府而見爲異。政府有容。將不干涉。其公同之行爲。公同而在議會爲多數。政府卽翩然而下野。英倫內閣是也。公同而在革命軍。有天下之半。王朝亦欣然而遜位。滿洲皇帝是也。又安見有同化於彼之部中者哉』此其問答。載在第二號雜誌中。足下遠在重洋。初手一號。故未之見。今請取而觀之。於足下所持四不可期之說。能得一二分解脫焉否也。若謂當世私欲橫行。此說無幸存理。則古今藥石之言。以很忤當時。不見采錄者。何止千萬。今之政本論。亦於千萬中占其一數已耳。又何怪也。

足下謂『休休有容。可冀於民德較純之時。而難期於民德正淆之日。可冀於法度較備之後。而難期於道揆法守蕩然已盡之秋』似亦難以一言盡之。愚唯問足下所持之策。是否欲以專制易天下。苟不爾者。行憲政一分。卽須有容之量一分。吾民德卽不

純而至憲政無可施行恐亦未必法度未備誠哉是言然正惟未備亟宜定憲今乃以此遷憲政使不自進無因之果何所自來且在今日當知民德未純者半由爲同者毀敗之也道揆法守蕩然已盡者又八九爲同者釀成之也以有容進之乃正所以移其一切暴戾無度之總因足下以爲未可竊所未解是故文化之稚惟有容足以成之黨派之擾惟有容足以靜之民俗之偷惟有容足以厚之英倫憲政以此益臻上理吾固不敢望彼然正宜以此而登憲政之堂遽謂不當效法亦如前言惟有舍憲政不言已耳毋乃自毀過甚乎足下疑不好同惡異之說行之英倫人情與理論斷難盡合似亦不然大抵英倫之政則乃由事實歸納而來非學者製爲訓言政家從而採取彼所謂不好同惡異其精詁不外聽反對黨之意見流行此語發自梅衣（二）政習則先梅氏而立果反對黨之意見能自由發抒以上發抒之度何似視其本力以言不好同惡異之習無高度低度之可言也雖然足下之言中乎事實愚欲以空言而迴世變信爲不度不量之尤然區區之心無能自已愚公之誚所不敢辭得大君子觀之惟取其詞不

（二）May

計其效。則愚文已非虛作。無復恨矣。書詞繁委。不能盡意。幸爲道自重。復有以教不肖。臨紙無任馳念之至。

記者足下。展讀大著。所以講明學術而教道國人者。甚正且緘。欽企何極。嘗觀君子之論治也。不以其著而以其隱。不以其敷布條教之端。而以其飲食笑言之節。揆之今古。莫不同符。今先生慨然太息於好同惡異之私。反復陳辭。若有所不能自已。可謂勞矣。然而人世之所以斬其同。與其所以致其異者。豈其生而然哉。不佞以爲必有迫之激之。使之不得不好同而惡異者在也。今先生於同異之弊。言之至痛。而獨於人之所以好同與其所以惡異者。略而勿道。儻所謂僅論其著。論其敷布條教之端者乎。間嘗衡觀列國。從極千年。人世擾攘。英傑代興。當其伐罪弔民之時。義聲薄雲之日。舉世未嘗不曰。徯我后。后來其蘇。聞望可謂至盛。然自不佞論之。所謂弔民伐罪之端。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矣。往者天相美國。誕降華氏。連任以還。毅然敝屣軒冕。超於塵埃之外。吾曹視之。以爲靖國之英。誼應如是。而世之論者。嗜華氏之遺棄大位。竪古橫今。無其偶比。莫不驚歎咨嗟。不知所稱道。何者。私己之習。既著強者。以是爲常。情弱者。以是爲取。則偶有睹乎反於此者。安得不以爲詫怪。理有固然。曷足異乎。

三代盛時勿可聞矣。降至於秦。夷六國。焚書詩。坑儒士。銷兵器。天下騷然動矣。此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道乎。其亦曰不同無以爲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劉季奮起。誅暴秦。秦民安之。其後滅楚王。殺韓信。

自將擊鯨布。戕吳王濞勿反。此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道乎。其亦曰不同無以永保帝王之業於劉氏子孫也。且推而廣之。如法之拿破侖。固曠世英物。吾曹所心賞也。彼其屢屈與師。孤海上之英國。爲露國之遠征。百折不爲之下。至死而勿悔者。亦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故乎。其亦曰不同無以立大一統之法蘭西。圖帝王之業也。退而觀之。如德之威廉第一。亦近世之雄主也。得俾氏爲相。有魚水之懽。敗奧人於南部。屈法國於西陲。頻年征伐。泰然勿顧。放黜議會黨。獨斷獨行。亦爲同之弊也。然彼之所以爲同者。果何故乎。夫亦曰不同無以建新邦。固吾爾也。凡斯所陳。先生所知。而不佞之所以復喋喋者。蓋以明爲同爲異之端。固大有故在也。夫同之與異。其別至殊。其性至差。猶黑之與白。冰之與炭。薪之與蕕。枘之與鑿也。不惡異無以成夫同。不好同無以惡其異。欲同其同。必先有以異其異。不異其異。更不能有以同其同。不能好同。即不能惡異。異之惡也愈甚。即同之好也愈力。同之好也不甚。即異之惡也不深。凡斯二者。消長迭乘。始之於迫。繼之以激。而皆本之於私。既迫既激。而好之惡之。亦若皆本於固然。而勿以爲怪。今先生進其說曰有容。詎有冀乎。且其有容之德。固先生所習聞於西方。而痛揭其說。將以救垂亡之中國者也。自不佞論之。爲治有先後。而民德有純雜。休休有容。高矣美矣。然可冀於民德較純之時。而難期於民德正漓之日。可冀於法度較備之後。而難期於道揆法守蕩然已盡之秋。故以今日文化之稚。黨派之擾。民俗之偷。而欲與憲政與相教化大著之英倫。考較乎今古。比量乎短長。誠不知其可也。抑所謂無好同惡異之別者。亦比較之言耳。若以爲絕對之辭。吾敢斷今日之世。尚無其境。然縱曰比較。而比較之度又至何等。其在英倫。無好同惡異之習之最高度。果

何如而其最低度又何如先生亦嘗有所計乎且至若何限度始爲非好同惡異之私又軼至若何限度始涉於好同惡異之習求之理說固屬非難而求之人情恐亦不易英倫學者之理說固極通平而其政海之人情未必盡爾先生今號於人曰不好同惡異亦嘗取理說人情而一一衡之乎雖然不佞固有言不好同惡異者比較之辭耳故英倫之政潮如何是否盡符理說姑勿深計而以之較吾國之今日吾敢鄭重語人曰英倫政治不好同惡異不好同惡異然則先生之所以持是說者誠今世知言者徒也

共和肇造已更三年不圖三年之中竟有千年之別何者私之害之中於人夫固以爲固然而流於不自覺也曩者國民黨崛起南中乘國是擾攘之日以享盛譽有道仁人莫不引爲大懼何者功名之際自古爲難況當此蜩唐鼎沸可臧可否之秋者乎不意民風既作萬竅怒號某法則強人之同某人則強人之同某事亦強人之同心之同既不可斬轉而斬名之同進之同既不可斬轉而斬退之同然則所以拳拳於同者果何道乎曰私而已矣既中夫私於是乎不能不求同始也出之於迫蓋欲固其私不得不迫於求同既也出之於激蓋知不能有其私不得不激於好同好同惡異之術不能勝夫人於是遂不能有其私申而言之保其私之術不工好同惡異之敗於人耳國民黨既不勝好同惡異之故而敗他人則以好同惡異之故而勝矣人之好同惡異既勝則其好同惡異之志益堅而術益工而揭其根本之端一言以蔽之曰私而已矣始則欲保有其私於是乎迫於好同不好同則其私必不能保也繼則欲固有其私於是乎激於好同不好同則其私更不能保也其昔日之亂咸曾易總理設護軍使民政長弱都督權職此迫於好同也後日之裁總理廢國會司法自定約法

排斥政黨。廢孔方遂齊。安布強兵於國中。蹂躪新聞界。非搖僂龍鍾者不用。非奴顏婢膝者不顯。亡國大夫。盡廊廟之才。異俗客卿。亦館閣之選。此激於好同也。迫激相生。而好同惡異之天演。亦與之日進。今先生太息而告曰有容。豈有幸乎。且其有容之說。更不能期之於喜權弄勢之徒也。何則。蓋以好同之故。而惡異已深。假曰有容。能計異者之終於甘心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不可期也。此其一也。抑以好同之故。而異者已去。同者之私更厚。假曰有容。能計異者之終不攘臂相爭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不可期也。此其二也。惡異之故。既已大奏膚功。而好同之程。日進不息。終且欲長保其同。假曰有容。能計異者之不妨其同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未可期也。此其三也。異者既被惡。日孳孳以疾其同。必去其同而後快。假曰有容。異者能忍其容乎。如其不能。則有容之說。未可期也。此其四也。由是觀之。先生之所謂有容者。蓋亦僅矣。不寧惟是。同異之說。不佞固言。迭相消長也。同者得勢。而異者流亡。設今日所謂異者而得勢。則今日所謂同者亦必流亡。蓋今同異之分。已如黑之與白。冰之與炭。薪之與循。枘之與鑿。終無有容之期。吾曹觀於一七八九年以後一八七一年以前之法蘭西。夫豈非彰明較著者耶。夫不好同惡異。政治家之美德也。然必政治家俱稍稍有此美德。而後可以有所表見。否則一政治家之不好同惡異。无濟也。即一同一異之中。而有一焉不好同惡異。亦無濟也。不特無所濟。或且得其反焉。甚矣人人之隱之難知。而於飲食笑言之節。未易言也。

雖然。先生不好同惡異之說。固不佞之所欽崇。且爲先生誦千遍萬遍而不辭者也。然而欲其說之見諸行。致之衆而皆可從。其道果何如乎。自不佞論之。今日同異之私。已達絕地。雖有聖哲。莫可如何。何者。衆人所趨勢

之所歸。雖有大力。莫之敢逆。濊生之言。不可誣也。然物極則反。亂極思治。苟有不世之英。承兩敝之後。揭正義以倡天下。奠共和以安人心。攬兩方之賢。表有容之德。樹東方之型。作後人之法。較今日影響之捷。殆萬萬也。先生其有意乎。事冗晷短。言不盡意。每行三十九字。殊困人。不得已自由爲之。冀諒我。並問安善。GPK白。

論內閣制　答羅君侯

尊問發端至大。以愚學疏才下。焉能解答。惟以足下製題之切。請得效其一得之愚。白芝浩以名部刻畫君主。讀其文者必疑君主不存之國。制將莫立。不知白氏所謂名部與君主合體。乃事實之偶然。非理論之所必。有宋人耕田。於株得兔。釋耒守株。冀復得之。兔不可得。身爲宋國笑。以衡政制。名部兔也。而君主則株。舍君主不言名部。是守株之類也。當爲白氏所笑者也。當白氏抑言名部時。法蘭西第三共和尚未成立。彼周言內閣之制可用於非君主國。人多笑之。法之千八百七十五年之憲法成。始足以間執人口。白氏親遊巴黎。究察政狀。歸而著錄。以耀於衆。（一）實則白氏所爲。愚猶病其淺。理之所在。初不俟例證。卽法蘭西不同英系。其說之堅如故也。惟事實如此。可從論思。

（一）語見重版英倫憲法論序。

名部者由內閣制而得者也果行內閣制名部即相應而起君主可也總統亦可也前者視英後者視法若元首而不得字為名部則必其國未行內閣制此在君主曰君主專制在總統曰狄克鐵特制（一）或總統制不足言內閣也內閣且不有有亦尸位者流奚言責任奚言推行盡利故我無所謂名部者存而於內閣有所責望無是道也至今日當塗之人能否納之名部吾因以舉內閣之實則事實問題非更端論之不可足下達者見之必瑩愚之喋喋徒為多事請勿費焉

記者足下讀甲寅尊譯白芝浩內閣論尚屬傳意畢冀甚佩茲有質疑之點二其一我中華民國國體確定不易學者論政貴有貫徹主張以健輿論倘我國實行責任內閣制又得天假奇緣國人長足進步不數年而政黨精神竟亦能立法行政融成一片然我無所謂名部者存在責任內閣設施政事果能推行盡利乎其二倘所謂名部者必不可少學者應知我國現在名部所存之處以詔告國人而此名部人物將政治上如何發生關係責任內閣設施政事仍能推行盡利以上兩端敬乞見教羅侯白

論出廷狀 答戴君承志

來示翹出廷狀以示讀者追其法意明其體要以見此制在自由國為極可愛重之物其於國人之法律觀念所益實多愚亦受益者一人本無可說惟細審足下以出廷狀

（一）狄克纖特危時攝政者之稱

律與刑事律交爲思索。始疑其有重床疊架之嫌。終以爲有相得益彰之善。似乎二律根本相異之處。尚有餘地可容一言。賢者居懷。既樂使一曲之士。得竟其說。請卽約略陳之。尊論謂刑事法果善。犯罪人縱極狡詐。莫逃法網。誠然。於斯爲刑事法著其精要。則是法者。所以使一國無不罰之罪者也。而出廷狀之精要。則異乎是。所貴夫有斯狀者。乃吾之身體受人拘禁時。而吾可訴之於此。以復吾故態也。則是法者。所以使一國無偶犯之自由者也。易詞言之。卽所以使一國無無罪之罰者也。雖曰凡訴訟必有兩造。刑事法正面正甲之罪。負面卽保乙之自由。出廷狀法正面保甲之自由負面卽正乙之罪。二者功用。固自相通。而卽法論法。二者各有特殊之領域。非嚴爲區別。不足以得其眞性也。戴雪曰。言或謂人受違法之拘禁。一旦得釋。彼有權控違法者治其罪。或科以金以爲賠償。此卽人身自由之保障也。余則以爲毫無意味。如丙拘丁。丁不能脫丁卽了然於他日之得罰丙或科丙金。無補於當時之事實也。丁之所欲得者。自由之。恢復耳。此不可得。罰丙云云。皆成廢語。當福祿特爾因於巴士的獄也。倘有人告之。彼一出獄。可以捕敵。而要其償。吾知決不足以慰此老也。且惟其出獄後。可以正違法者。

之罪違法者或因而覺悟錮之終身使無出時由是觀之人之法律上自由為人干犯縱有法詳為規定使無遺罰而無相當保證使人一受不法之拘捕即得脫出以云自由保障尚屬欺人故在吾英創有出廷狀律斯律者即為具此保證而立者也」(一)由戴說以觀是出廷狀之精神全在還人自由一層得違法者而罰之與否乃在第二步且適用出廷狀律之結果固有得侵人自由者而罰之者矣然此律之第一強點在罣因司法獨立而制行政部任意施罰之權其在英倫茲例甚夥此則違法者又不必有刑事問題發生也前聞章太炎先生襆被出都行抵東站為總統府人遮歸幽之龍泉寺置兵守焉太炎之友無如之何倘有出廷狀律無論何人可向法廷請狀則太炎被縶之故當在廣廷衆目之下一一陳明凡政治便宜無關律意之談當不為法官所採而太炎可出矣然課總統府以刑事上責任恐未能也即在民間運用此律亦恆無刑事意味例如有父幽其成年之子後見人匿其所後見者其親其友俱可請狀提審此又入乎民事範圍矣要之出廷狀之作用在出人於不自由之域刑事法之作用在

(一)英國憲法論二百八及九頁、

入人於不自由之域。前者惟恐無罪者而被罪。後者惟恐有罪者而不被罪。一爲消極。一爲積極。此其所以異也。凡此皆足下所能想及。猥承許與。使更作數言相爲發明。輒復略論如右。當否。請賜教也。至英美成律。譯成國文。其事甚善。惟非本誌篇幅所許。異日有機。當有以報命也。

記者足下。愚昔讀民立報大著臨時約法與人民自由權一篇。即深信出廷狀制度足以保證自由。但於與刑事法區別之點。則不能無疑。蓋人若違法逮捕拘禁訊問處罰人。在刑律俱有相當之制裁。而刑事訟訴律除檢察官實行搜查犯罪提起公訴外。又許被害者之告訴。他人之告發。是罪刑既有法定。而訴追機關又極完備。犯罪人無論如何狡詐。終難倖逃法網。人身自由。因是得受完全之保障。於斯復立出廷狀以保護之。未免有重床疊架之嫌。然觀貴誌自由與出廷狀一節。則又恍然如有所得。簡而舉之。得兩義焉。一、刑事法一事。出廷狀又一事。二者有相得益彰之妙。而無水火不容之虞。二、刑事法縱屬盡善。若無出廷狀以輔之。則人身自由終難得完全之保障。蓋刑事訴訟律雖許被害者之告訴。他人之告發。而提起訴訟與否。則屬檢察官之職權。若檢察官拒不受理。被害者即無伸冤之途。雖刑律嚴檢察官應受理而不受理之罰。然於事實上終屬具文。因應受理而不受理。不能爲抽象的論定。而須調查證據。其事綴而難。且官官相護。中外不免。濫官執法以相繩。然則刑事法下之所謂自由。殆所謂貓口之鼠之自由。反之、有出廷狀以護之。則一有違法侵人身體之

事件發生。被害者或其親友。皆得向相當法廷。呈請出廷狀。而法廷不得不諾。毫無自由裁量之餘地。而加害者一接出廷狀。亦不得不依限率被害者出廷陳述理由。並受審判。萬難藉口而不前。是自由朝被侵害、夕即回復。無冤苦無所告訴之慮。宜乎此制爲寶愛自由之國所重視也。然我國治法學者、大抵取材東籍、而所設施亦皆效顰日本、故出廷狀制度。國人未嘗夢見、大記者雖著之於篇、而了解此制之作用者。恐仍不多。鄙人不揣譾陋。妄貢己見。望足下進論此制。並將英美等國出廷狀律。譯成國文。加以批評。俾立法者有所取資、而國人藉省覽焉。足下以爲何如、戴承志白。

論宗教 答高君一涵

手教所論。乃哲學根本問題。不學如愚。何敢爲一辭之贊。雖然。西哲有論及此者。問嘗涉獵。得窺一斑。請爲賢者證之。宗教本於歸依上帝。論列宗教。有無首當進叩上帝。有無。足下祇謂玄奧難知之理。委爲天功。終不可通。懷疑不明之道。歸諸神祕。有所未安。而未嘗推究天功神祕是否確有其物。可委可歸。愚意足下由此推勘而能得一圓滿自足之解答。則玄奧者未必真難知。懷疑者未必真難明。而一切問題。皆歸冰釋矣。笛卡爾者。哲學之母也。其學從尊疑入手。凡非深明其理而以爲實在者。決不妄語。本此爲推世間萬物。在在可疑。所無可疑者惟我。何也。我有思也。苟我能設思。其事非妄。則

我必非妄若謂我不能設思疑亦思也即無由起苟能疑非妄則能思必非妄於是凡吾思之而明了者皆真相也舉明了之思其中有最要者爲上帝觀念上帝現於吾思之中實爲一完全無對之體人類者不完全者也不完全爲知完全爲何相是知此相發於人之腦中必有主宰者爲即上帝是也笛氏主二元說者也以爲心純乎覺物純乎境覺境兩離非上帝從而斡旋不生連繫其徒訶賓挪莎則主一元謂心物同爲造物之見相舍宇宙萬物而言上帝實爲不詞上帝者即物見之體物而不可遺者也此雖與師說有殊而以邏輯絕嚴之律證明上帝之存在則較笛卡爾愈有加焉爲說過繁茲不徵引要之二氏皆理學名家有神之論悉本科律揆之足下論事求徵說理推故之意信乎未睽即在吾儒所言亦間與西賢合轍荀子曰信信信也疑疑亦信必以疑疑爲信而後一切論思之本以堅由是而之宇內萬象皆不難求其歸宿足下謂不闕懷疑爲信似乎百尺竿頭尚可更進一步此種蕪詞知早在高明意境之內猥承下問輒復陳焉殊自忘其無似也至前者拙論有謂通其不可得通安其所不自安本爲愚氏說法殊乏哲理可論之資言非一端夫各有當不以詞害意是望達者

記者足下。綜觀論孔教諸篇。似以宗教爲人類所必不可無。耿耿余心。思有所白。願余所欲就正者。非尊孔尊耶之執。乃人類應否終有宗教問題也。關於此端。論者約分二派。一派謂宗教起於民智淺陋。惟太古愚民行之。民智既深。卽不需此。一派謂宗教本隨時之義而成。與天地相終始。太古民智單弱。見異而驚。故宗教之事起。人智彌進。推知彌遠。遠則不可思議之境彌多。故宗教之義。日離跡而卽於玄。其託愈幽。其行愈遠。質言之。一謂宗教與民質爲相對者。一則謂爲絕對者也。夫推論萬象。必歸一元。宇內眞宗。幾皆認爲通論。然惟心惟物之爭。至今而未有已。余揣且爾。於二派未敢置辭。就鄙見所及。則重惟心。主張直覺自證。易詞言之。謂論事在求其徵。說理貴推其故而已。宇宙既形。此顯象懸示吾人之前。斷非徒有象而無理。事有象而理難徵者。乃吾知之有涯。不得謂彼爲神祕。吾友趙子壽人謂佛家言不可思議。卽是佛家怠惰。其言雖過。要足策人猛省。斯賓塞曰。學之道出於思。由明而誠者也。教之道本乎信。由誠而明者也。然則守漠然之信。何如由豁然之思。信爲當然。何如推其所以然。信此不可知者爲愚哲祛疑之資。何如懸此不可知者作萬衆研鑽之的。天地萬象。幽渺無窮。如無盡小數。任除至何位。終有餘數。此理余固確信。然進除一位。則得數亦進一位。位位相續。謂仍有餘數則可。謂得數非多明一位則不可。人類之推知。亦猶是耳。昔者地雷風火。舉拜爲神。今雖四者眞因。仍不可得。卽象推類。歸諸物理。不謂設於神意。此理固甚明矣。夫信之對爲疑。祛疑爲信。不闕懷疑。爲信誠之訓。爲不欺。自欺爲妄。不闕自欺爲誠。今指不可知者爲神造。在學理不得不以爲疑。守不能明者爲天眞。在人道不得不以爲妄。如其理玄奧難知。則委爲天功。其道懷疑不明。則歸諸神祕。卽如足下所謂通其不可得通。

安其所不自安。所求者在通。以其玄奧難知。則通之途已塞。認不通爲通。則通之本已誤。所求者在安。以懷疑不明。則安之念已搖。強不安爲安。則安之本奚著。余愚竊以爲不明則不通。不誠則不安。假不明者以爲明。定不安者以爲安。則隣於妄且欺。人道期於徵實。謂此既妄且欺之行爲。必與人道相終始。天地無終極。而此行爲亦隨之無終極。若佛家所謂眞如無明。終古並存者然。猶詔人曰、此信也。誠也。說將何以自圓。余鈍根深。不得圓滿確證。終病不能釋然也。其說甚長。非單詞片語所能如量以白。特示概念。以就正於博學鴻識者之前。其必有以撥吾心霧。渙吾疑團者。斷可識也。此問題爲根本。尊孔尊耶爲枝葉。而某教挾門戶之爭。某教作事功之梗。某教嗜於利祿。某教流於僞妄。舉爲教徒之罪。又下此而爲枝葉之枝葉矣。雖然。滔滔斯世。習見方深。意根盤錯。固執成性。學敵情發。負之以驕。是非膠葛。其胡能理。君唱尊耶。愚又問鼎於宗教。擠吾等於地獄。儕吾等於名教罪人之列者。必紛然放矢矣。意氣之爭。應之將恐至於無暇也。懔乎悲夫。高一涵白。

論譯名 答容君挺公

本書所論各節。委曲周至。一讀傾心。非精於譯例者。不能道其隻字。甚盛甚盛。惟足下所言。有稍稍誤會鄙意者。有終爲鄙意不欲苟同者。推賢者不恥下問之心。廣孔氏各言爾志之義。請得爲足下膚陳之。愚之主張音譯。特謂比較而善之方。非以爲絕宜無對之制。且施行此法。亦視其詞是否相許。尤非任遇何名。輒強爲之。足下以愚言譯事。

以取音爲最切。致來物曲影直之譏。又以愚說所之百科學名。都爲羌無意趣之譯語。實則愚自執筆論此。未嘗爲此絕對之言也。夫以音定名之利。非音能概括涵義之謂。乃其名不濫。學者便於作界之謂。如譯 Logic 爲邏輯。非謂雅里士多德倍根黑格爾穆勒諸賢以及將來無窮之斯學巨子所有定義。悉於此二字收之。乃謂以斯字名斯學。諸所有定義。乃不至蹈夫迷惑牴牾之弊也。果爾則足下謂『科學…領域之張。咸伴時代之文明而進。卽同一時代。學者之解釋區畫。言人人殊』適足以張義譯之病。而轉證音譯之便也。足下亟稱日人謂其辭書鮮從音譯。且邏輯一名。彼邦傳習之初。殊名紛起。卒定於一。舉國宗之。則愚知其所譯邏輯之名。乃論理學也。論理學 Science of reasoning 云者。斯學稚時之定義。其淺狹不適用。初學猶能辨之。今既奉爲定名。於斯別求新義。是新義者。非與論理一義。渺不相涉。卽相涉。而僅占其小部。總而言之。作界之先。當先爲一界曰。論理學者。非論理學也。名界牴觸。至於如此。寧非濫訂名義者之惡作劇。是果何如直取西名之能永保尊嚴者乎。足下謂『義譯須作界。音譯更不能不作界』此就界而論。尊說誠是。若祇言譯事。定音與義胡擇。則義譯固然。音譯

乃不爾也。義譯之第一障害。卽在定名之事混於作界。先取一界說以爲之名。繼得新界。前界在法當棄。而以爲名之故。不得不隸新界於棄界之下。若取音譯。則定名時與界義無關涉。界義萬千。隨時吐納。絕無束縛馳驟之病。利害相校。取舍宜不言可知。循是而談。苟音譯之說。學者採之。一名既立。無論學之領域。擴充至於何地。皆可永守勿更。其在義譯。則難望此。邏輯初至吾國。譯曰辨學。繼從東籍。改稱論理。侯官嚴氏陋之。復立名學。自不肖觀之。辨義第一。名義次之。論理最爲劣譯。東學之徒。首稱論理。名辨俱無取焉。內地人士。似右嚴譯。次稱東名。吾邦初傳之號。反若無覩。今吾學子。似俱審邏輯爲一學科矣。其名胡取。尙無定論。然則足下所謂『一學成科之始學者爲之授名。後其學遞衍遞變。名則循而不易』以譯事論。音譯誠將有然。義譯似未易語是。足下取證日人。謂一名既定。學者相率用之。不更交相指摘。以破愚爭符不止之說。不知是乃彼邦學者習爲苟安以唱宗風。首當矯正。而乃甘蹈其覆也耶。且彼之爲此。亦以其名沿用既久。勢已難於爬梳。故出於遷就一途。則吾人乍立新名。允當借鏡於茲。勿將苟簡褊狹之思。以重將來難返之勢。足下乃謂爲可法。愚竊爲智者不取也。足下以

天演公例。施之譯林。然當知適者生存。適者未必卽爲良者。且據晚近學者所收例證。擇種所留其爲不良之尤者往往有之。以故爲眞正進化計。天演論已當改造。以論問學。義尤顯然。今言邏輯。請以辨名論理三名。拋之吾國學界。聽其推移演進。以大勢觀之。得收最後勝利。或爲論理。如日人之今運。然是則足下所信『一番競爭一番淘汰。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或可於殘存者遇之』。愚則以爲最小部分之最小涵義。亦或可於殘存者遇之也。蓋百事可以任之自然。惟學問之事。端賴先覺。非服食玩好。人有同嗜者可比。此乃提倡之道。不得等之强制之科。足下達者。當不以爲妄。至音譯有弊。誠如足下所云。愚雖右之。未敢忽視。故愚用斯法。亦擇其可用者用之。非不問何症。惟恃一方也。足下所擬譯例。就義譯一方。用意極爲周到。愚請謹誌相與同證。惟足下、遇義譯十分困難時。因憶及鄙說不無幾微可論之價。則亦書林之幸也。妄陳乞教。

記者足下。頃讀貴誌譯名一首。邏輯二首。音譯之說。敬聞命矣。如依康老密。如邏輯。如薩威稜帖。如札斯惕斯等。學名術語。兼示其例。又閱庸言報載有胡君以發論譯名一首。於夙昔尊論。有所指彈。愚未讀庸言。弗詳胡說。竊思足下於迻譯究心甚深。持說甚堅。愚於此本極疏陋。而覺所見未能苟同。懷疑塡臆。請得陳之。邏輯及

依康老密二語。倘指科學。用作學名。則愚頗以音譯爲不適。蓋科學之職志。無千古不易之範圍。故其領域之廣。咸伴時代之文明而進，卽同一時代。學者之解釋區畫，言人人殊。無論何一科學。初未嘗有一定之職。故一學成科之始。學者爲之授名。後其學遞衍遞變。名則循而不易。是故邏輯與依康老密。在歐文原義。業不能盡涵今日斯學之所容。而今剌取其音。用之以名斯學。指爲最切。物曲影直。恐無此理。謂義譯有漏義。而音譯已不能無漏。初無彼此。其漏也等。謂義譯須作界。而音譯更不能不作界。同是作界。二者所費之力。姑不計其多寡。然就讀者用者主客兩觀之。覺爲學術說明時。往往諸學名列舉對稱。以示諸學之轇轕。或以明所述事物之屬性。又或行文之便。用爲副詞。苟音譯義譯雜用。長名短名錯出。不妙之處。淺而易明。若就讀者一方言之。覺究無意趣之譯語。自非專門學者。無由通其義。直覺旣不望文生義。聯想亦難觀念類化。凡俗念佛呪。誦萬遍了無禪悟。將毋類是。今世科學。不能與佛典等觀。倘欲舉科學概念。化爲盡人常識者也。且果如斯說。將見現有百科學名。幾無一完卵。勢非一一盡取而音譯之不可。愚觀日人辭書。除人名地名物名。其精神科學名辭。鮮有音譯者。卽地名物名。有時亦以義譯出之。愚不同尊說。非無特見。不過體諸經驗。比長度短。謂終未可以彼易此。又如薩威棱帖及札斯惕斯二語。雖或義爲多涵。頗難適譯。例以佛典多涵不譯。似從音爲便。愚謂我邦文學。雖未強難化。不若歐文之柔而易流。然精神的文明。爲我邦之古產。凡外域精神科學之名辭。若以邦文迻譯。縱不皆脗合。亦非絕無相近者。其完全合致者。則直取之。不啻不盡者。則渾融含蓄以出之。如此以譯名。視原名。縱不能應有者儘有。或亦得其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抑方今之急。非取西學移植國中之爲尙。

脊食而化之。吐而出之之。尙西學入國。爲日已長。即今猶在幼稚之域。我國學者於移植之功。固不能無作。然第一味移植。遂謂克盡能事。亦未見其可。尊論謂釐名與義而二之。名爲吾所固有者不論。吾無之。則還取歐文之音而譯之。名爲一事。義又爲一事。義者爲名作界也。名者爲物立符也。作界之事。誠有可爭。作符之事。則一物甲之而可。乙之亦可。不必爭也。惟以作界者作符。則人將以爭界者爭符。而爭不可止等語。昔張橫渠作砭愚訂頑。程子見之。謂恐啓爭端。爲改題東銘西銘。此命名息爭之說也。又有若貴誌以甲子爲號。容別有寄託。然息爭一端。必爲作用之一。此即愚頗融含蓄之說也。夫一事一象。有涵義甚富者。今乃欲隱括於一語之中。即智力絕特之士。孰不感其難能。即在愚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之說。甲以此爲大。乙或以彼爲更大。爭端誠不可免。然學問之事。必不能無所爭。而亦無取乎息爭。非第不許息爭。爲消極之作用。將有以啓爭。求積極之成功。則有爭烏足憂。無爭又寧足喜。苟學者各竭其心思。新名競起。將由進化公例。司其取舍權衡。其最適者。將於天擇人擇不知不識之間。翕然獨存。精確之名既定。則學術自伴之而進。即如足下手定之名。自出世之日始。固已捲入於天演中。將來之適不適。存不存。人固無能爲今亦不能測。惟一番競爭。一番淘汰。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或可於幾存者遇之。此時以其所得。以視譯音得失何如。終有可見。然即在音譯。已不能免與義譯派之爭。是固欲無爭反以來爭。且兩派之爭。絕無折衷餘地。所謂爭不可止。斯誠爭不可止。愚又聞邏輯與依康老密二學。日儒傳習之初。異譯殊名。紛紛並起。更時既久。卒定於一。舉世宗之。然而涵義之爭。今亦不已。而亦終無窮期。尊論謂以作界者作符。則人將以爭界者爭符。而爭不可止者。觀此見爭符者之終有

止境與乎爭界者不必並其將而亦相爭。似與尊論作一反比。邇來日本學界。喜以假名調歐字。彼邦學者已多非之。然此乃一時之流行品。非所論於譯例也。說者又謂義譯多方。期統一於政府。惟政府之力亦不能過重視之。蓋惟人名地名。暨乎中小學教科書所採用之名辭，政府始能致力。稍進恐非所及。然即就可及者為之。仍須在學者自由譯述之後。政府從而取捨。頒諸全國。以收統一之用。若謂聚少數學者開一二會議舉學術用語。一一規定。而強制施行之。亦未見其可也。愚自忘譾陋。自擬譯例。凡歐文具體名辭。其指物為吾有者。則直移其名名之。可毋俟論。其為中土所無者。則從音。無其物而有其屬者。則音譯而附屬名。至若抽象名辭。則以義為主。遇有勢難兼收並蓄。則求所謂最大部分之最大涵義。若都不可得。苟原名為義多方。在此為甲義則甲之。在彼為乙義則乙之。仍恐不周。則附原字或音譯於下備考。非萬不獲已。必不願音譯。此例簡易淺白。與佛典五不翻之例未合。與尊論亦有不同。誠願拜聞高論。匡我不足。前足下於論譯名時。嘗許異日更當詳述。僕不自量。雅欲獻其膚見。作大論之引端。倘蒙不鄙。願假明教。不宜。容鋌公白。

論功利 答朱君存粹

來書力闢功利。有志聖功。此由律己之嚴。尤本傷時而發。苦心孤詣。不圖於熙熙攘攘中見之。甚盛甚盛。惟愚懼足下陳義太高。不適於普通心理。中人以下。審其克己之力之不能至也。將甘於自棄。而轉即苟偷。放縱肆無忌憚之圖。貪勢近祿。猶其小焉者也。

則足下與人爲善之心。其效乃反若成人之惡。此豈倡之者之本意。而人心反動。勢必至茲。吾國講學之風。不可謂不發達。乃爲年數千。大儒數百。而民風呰窳。日甚一日。以至於今。此其故不可不深長思也。以愚觀之。欲整飭吾國之倫理。當於儒先所持根本觀念。加以革命。是何也。儒先治己之律曰苦。今當易之曰樂也。夫天下積己而成者也。吾以一義律己。卽欲人人同以斯義律己。而苦者。人性之所避也。康德嘗立人行之本義曰『爾之所爲。當求合通則。通則者爾以爲如斯而適。又必凡人類皆以爲如斯而適者也』以苦爲則。斷非人類共以爲適之端。苦之對義爲樂。惟樂可語於是。故曰當易之以樂也。以樂爲基而立爲制。在歐士曰功用主義。此義自伊壁鳩魯以來。卽成宗風。至邊沁畢生倡之。學乃大備。穆勒爲講其義曰『功用主義者。最大幸福主義也。凡行爲之足以增進幸福者舉曰善。與此背馳者舉曰惡。幸福者樂之體也。苦之反也。不幸福爲苦之體。而樂之反』鄙意此主義者。最爲平易近人。大師以此立說。學者決無牀性作僞之憂。法家以此訂律。舉國可收一道同風之效。信如斯也。凡事人以爲可樂而不至貽何人以苦者。皆爲此主義所許。欲富貴人之同情也。此惟明其情之用法若何。

而決不責其情之不當。有英人者功用說之子孫也。多以富為可羨。魯西烈曰。『凡有可圖之富。為其力所及者。英人莫不圖之』此其特性也。足下謂吾人希冀富貴。而國以弱。獨不聞英人貪富。而國日强也耶。舜伊躬耕。於後來事業。無安排等待之心。固也。然古時政尚無為。出處特易地耳。大人養度。無取修學。而今非其時。安排為要。古之所謂窮達。權操人君。用世誠偶然矣。而今之政治。有才便須自用。等待抑又何妨。以此目為病痛。至指作患得患失之小人。假過當也。陽明謂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聞見之博。適以肆其姦。此誠有之。然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吾不能以為惡源。乃滅知識。以為姦藪。乃絕見聞。用陽明之說而不得當。必來絕聖棄智之說。收視返聽之談。而宇內進化之機。於焉凝滯。又豈得為通論耶。禹為天子。非飲食。惡衣服。卑宮室。號稱美德。而有功高如禹者。飲食不非。衣服不惡。宮室不卑。即謚為無德。亦未必然。人生於世。從其大多數言之。所欲率不出日用飲食之間。宮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識窮乏者得我。自置妾當別論外。此種自奮之動機。並無不合。須知近世國家唯一職志。乃在提振人民體質上之歡娛。戴雪推廣邊說。嘗精求幸福兩字之定義。謂幸福云者。『在

使各種階級。皆於法律範圍以內。享有相當之娛樂。』所謂相當娛樂。實不外生活程度。與當時文明相應而已。非有他也。由斯以談。吾國『民德日薄。吏治日窳。而國家日以衰弱。』其故決不在人民之富於功利心。而別有在。且自愚觀。苟有謂吾國陷於斯境。乃人民乏於功利心所致。與尊說適居其反者。愚轉樂於贊同。何也。儒生多爲不適人性之學說。國家不立淬勵人才之法制。人生正當之功利心。無所寄託。遂迸出於貪詐傾巧盜賊奸宄之途也。荀卿子曰。『子宋子曰。人之情欲寡。而皆以己之情欲爲多。是過也。故率其羣徒。辨其談說。明其譬稱。將使人知情欲之寡也。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目不欲綦色。耳不欲綦聲。口不欲綦味。鼻不欲綦臭。形不欲綦佚。此五綦者。亦以人之情爲不欲乎。曰人之情欲是已。曰若是則其說不行矣。以人之情爲欲此五綦者而不欲多。譬之是猶以人之情爲欲富貴而不欲貨也。好美而惡西施也。古之人爲之不然。以人之情爲欲多而不欲寡。故賞以富厚而罰以殺損也。是百王之所同也。故上賢祿天下。次賢祿一國。下賢祿田邑。愿愨之民完衣食。今子宋子以是之情爲欲寡而不欲多也。然則先王以人之所不欲者賞。而以人之所欲者罰邪。亂莫大焉。

今子宋子嚴然而好說。聚人徒。立師學。成文曲。然而說不免於以至治爲至亂也。豈不過甚矣哉。』是吾國儒言。亦時與西方功用之說相近。足下雖好儒。茲種或乃鄙之。然爲立國計。愚深信荀卿以爲『至治』之道。實不外是。故不惜與賢者之意相迕。一强聒之。終不以爲然。希更賜教。

記者足下。世衰道微。人心不古。居今世而談道德者。不目爲迂儒。卽斥爲贅論。舉國上下。或曰何以利吾國。或曰何以利我家。或曰何以利吾身。苟答者以孟子對梁王之言以對。聞者其有不笑而快走者。無其人矣。噫、此政之所以窳。國之所以弱歟。余讀王陽明集。至功利論一節而有感焉。陽明之言曰。『功利之毒。淪浹人心。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銓秒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傲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姦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皋夔稷契所不能之事。而今之初小學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以之成天下之務。而其心則以爲不如是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斯言眞有功世道人心矣。竊嘗思之。人之常情。大別有二。當然之願。一也。過分之欲。二也。當然之願。爲義理中所應得者。得之不爲僭。失之亦不惜。我苟胸中無絲毫功利存在。則凡有所得。卽本分中所應得者。凡所作事。卽可謂天下之務。要之。始事時卽不能有濟私滿欲之

念一心做去。則自得聖人之道矣。過分之欲。即非所應得者。不有不得爲分內。有之得之。則所謂僥倖也。且不應有而有。不應得而得。必有違背義理之處也。蓋違背義理。僥倖以得之。則中功利之毒也。申言之。我果無功利心。則所謂錢穀兵刑禮樂。何往而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在我尚存功利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事。况記誦辭章乎。斯則王氏言外之意也。朱子曰。『觀舜居深山之中。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豈不足樂此以終其身。後來事業亦偶然耳。若先有一毫安排等待之心。便成病痛』朱子之言如此。夫古人能認真救天下於水深火熱之中。其人斷斷不是爲富貴起見。雖無治天下之權。已有任天下之量。此身即天下之身。天生我才。即爲天下。一旦用我。我只有此一副本領。按照次序作去。成全平治之天下。故舜有天下而不與焉。爲天子而猶菲飲食。惡衣服。卑宮室。何嘗有富貴之見存哉。夫安排等待。是希冀富貴終南捷徑之流也。爲富貴而安排等待。則患得患失。將無所不至矣。今之人或爲宮室之美。或爲妻妾之奉。或爲所識窮乏者得我。失其本心。自覺不可已。遂不辨禮義而爲之。地小不足以回旋。則思得繁要之職務。祿薄不足供揮霍。則思得倍蓰之俸給。猶自稱名借號以炫其美。若是者國中比比皆是也。顧其所以安排等待者。何一計及於民。何一計及於國。無不欲滿其過分之欲耳。嗚呼。民德日薄。吏治日窳。而國家日以衰弱。謂非功利之毒深入人心何哉。吾願國人三復王氏之言。餘不白。朱存粹白。

論邏輯　答徐君衡

邏輯一字。可以脫離科學。隨處應用。如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可易言曰。彼亦一邏

輯。此亦一邏輯。此其用實與 reasoning 等字無殊。此固不獨邏輯爲然。凡在諸學。罔不如是。如心理、學名也。亦可泛指一般心理。倫理、學名也。亦可泛言一切倫理。足以證也。即有時口稱邏輯。意在科學。而省略學字。義亦甚明。且溯厥語源。在原文本無學義。其謂之學者。乃作定義時。從而爲之詞耳。吾人譯名。每不求之本名。而求之定義。因以其定義中所含之學字。綴於本名之末。曰此某某學也。某某學也。偶去學字。轉疑不詞。實則學字本爲語贅。吾人蔽於所習。因謂贅者爲要。此人情中恆有之。又不獨討論科名如是也。以此之故。愚乃崇尙音譯。音譯則其弊免矣。又其事有足貽笑柄者。邏輯曰譯論理學。果必名之曰學。而其義始著也。由論理學轉譯英文。當曰 Logical Science 其義所指。則已由邏輯而移入他種科學。蓋邏輯者。諸學之學也。倫理爲邏輯之學。心理亦爲邏輯之學。以學字綴於邏輯之末。其在歐文義指倫理。心理。種種而不在邏輯本身矣。此乃充類至義之盡言之。不審有當於尊意否。

記者足下。Logic 初至吾國。譯爲辨學。嚴氏譯爲名學。日人譯爲論理學。音譯邏輯。要皆爲一種科學之名。似無疑義。乃閱足下答容君書。批評譯義。有辨義第一。名義次之。論理最爲劣譯等句。省略學字。其餘單稱論理

二字之處亦甚多。此 Logic 之爲字。是否脫離之名別有單獨之意。如 Reasoning 一字之用法。愚未深研歐文。莫知究竟。請以餘白一賜教焉。徐衡白。

論聯邦 答儲君亞心

學教甚善。學理與國情。本有不必相融之處。惟主張學理。而忽於國情。實學理之蟊賊。非能主張之者也。愚爲聯邦論。亦以適於國情而爲之耳。非祇見其理論甚精而遽右之也。特時人之訾議聯邦者。初不問其於吾是否有合。而矢口詆罵。謂於學理不通。搢紳所不道。明達所不言。亂黨暴徒。輒利用以爲鼓吹。是則不可不先與言理。再論事實耳。愚爲此文。標曰學理上之聯邦論。語有範圍。自不能以實際之談。牽爾羼入。他日當更作事實上之聯邦論。爾時更賜教言可也。足下以今人惡共和如蛇蝎。茲之共和。愚不審所指。指癸丑之役以前乎。抑其後乎。愚以爲前後政象。皆於共和無與。今者之與共和相去萬里。尤不待陳。然則人所惡者。僞共和耳。於共和胡病也。今人不易辨此。故追隨强者。妄譏共和。此實理解不清。非思想矛盾也。夫共和者何。亦政制之良足以爲民福者耳。而政制之良。足以爲民福者。泛觀當世。追溯往史。初不限於共和。今之爲政

者果政迹背夫共和而釁福於焉大起吾又何責吾之不爲執政恕特以出令之道無變今之俗豈眞共和未可卽百易其制亦徒見陷吾民於泥犂日加甚耳寧有他也足下謂其不適於共和愚則謂其不適於一切政制蓋既號爲政必有幾分基本原則保持不畔今盡畔之何政之足云也然足下乃謂國情在此豈以吾民程度之低祇得儕於犬馬士芥之列基本政治且可恡不之與也耶至曰强者在位一切不顧陳義雖高如彼不聽何此乃一時政治之凶象非國情也若以有人壟斷政局爲國情則節南山云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鄭箋云欲使昊天出圖書有所授命民乃得安經傳所稱應天順人之舉者豈非更確之國情乎是知言國情者當一以民情國勢爲主一時之政象當別論也足下謂專制之根性受之於天政制不足遷之此亦不盡然好爲專制者宜莫若吾國歷代之君主矣而若有人敢壞其麻制詰卽無所出此其專制之性非中書一制有以捍之耶愚嘗平心論之今之爲政者心未必盡不肖有時不肖之事亦未必本意所存惟以逢迎其旨從而甚之者所在皆是明著其非慷慨爭之者不得一人遂演成今日之活劇然則欲創爲政制使人廉恥是非之心有所寄託以與黷政亂紀者

相抗。非謂根本之圖得乎。聯邦者特愚與少數同道之士。以爲政制中之良者耳。與政制改革之談。初不相蒙。足下不善聯邦。竟以咨嗟歎息於『無術』。於一切政制足以過暴之理。澈底非之。吾輩又有何種相同之點。足資討論。聯邦之論。初見萌芽。條理百端。未遑披露。足下亟亟以邦長擅權爲慮。若在愚之聯邦案中。則決無是病。臨時政府時代。各都督專橫跋扈。以愚觀之。今諸省將軍之肆無忌憚。且遠出各都督之上。特以其人與當塗同其系統。輿論遂不敢攻耳。然都督將軍諸制。與聯邦截然不同。此非俟全論出時。殊未易與讀者以印象。請略俟之。民氣銷沉寵乎否乎。如其否也。吾論正未可已。曲高和寡。宜和否乎。如其宜也。寧當自祕其曲。『效力』何在。初非倡公論者首當瞻顧之事也。至所謂『吞噬之憂』。姑無論以言殺身。乃士君子莫逃之責。愚無所似。不敢望此。惟當此無道之世。何言將見讎於何人。非尋常理解所能周澈。鄙人之困於此者屢矣。今卽不言聯邦。惟問足下。果其所言與所謂『名言讜論』者。有毫髮之似。何者可與今之社會相容。則安知彼人吞噬不別有在。畏首畏尾。身其餘幾。吾亦行吾心之所安而已。其他非所顧也。質之君子。得毋哂之。　記者

記者足下。邇來海內乖張。萬機叢脞。國之賢者咸歸咎於政制之不善。謂吾國地廣民衆。甲於全球。欲以單一國家。實行多數政治。實反乎政學之原理。今欲求治。非增加地方權力不可。欲增加地方權力。舍改組聯邦外。殆無他術。此聯邦論所以大倡於學士之口也。自愚觀之。政制無絕對的優劣。惟適者爲貴。適於學理者。未必適於國情。誠能兩適其宜。斯固善矣。如其不然。寧舍學理而就國情。江南之橘。遷地爲枳。雖有善制。而不能行。或行焉而未盡善。不足多也。姑以國體論之。共和之與君主。相去遠矣。吾儕在滿清時代。未嘗不渴望共和。由今思之。直蛇蝎耳。數年之間。而思想矛盾。乃至如此。是果何故乎。或曰。此非共和之不善。乃治人者之不善耳。愚以爲與謂治人者之不善。寧謂治人者之不適於共和耳。而此治人者之意嚮。卽吾所謂國情也。今之主張聯邦者。徒以地方權力不足爲慮。不知增其權力。實足以資其暴戾。助其爲惡而已。嘗憶臨時政府時代。各都督之專橫跋扈。至今思之。猶爲心悸。爾時國人以中央權力失之弱。莫不主張集權。以造成強有力之政府也。今則政府強有力矣。而未免於專橫。以此例彼。其效可知。他日各邦首長專權。勢無可免。厚賦重刑。以意爲之。雖有議會。不啻敝屣。覆轍相循。終無所止。謂予不信。請申詳之。夫今之執政所以見惡於人者。以其剛愎自用也。惟其然也。故與多數政治鑿枘不容。於是所謂議會也。自治也。政黨也。與夫多數政治必需之機關。一舉而摧殘淨盡。以快其志。遂以演成專制之局。此種根性。受之於天。成乎自然。不爲政制所遷。而政制實爲所遷。論者謂聯邦爲制治之根本。愚以爲此則根本中之根本也。如果實行聯邦之後。另有奉法唯謹之人。主持國政。愚亦不敢有所曉舌。毋奈中國人性。大抵相類。好同惡異。幾於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以暴易暴。非徒無益。且增

紛擾。況今之執政者。其於政治舞臺上。率皆根深蒂固。牢不可拔。苟非甘心破壞。必無術以去之。際此國本飄搖靡定之時。雖上下一心。猶虞隕越。若再稱干比戈。以事鬩牆。亡可立待。至於足下所謂「聯邦之成否。惟視輿論之熟否以爲衡。輿論朝通。則聯邦夕起。輿論夕通。則聯邦朝起。初無俟乎革命也。」雖屬和平之論。以愚觀之。不過想當然耳之詞。衡之事實。或覺有大謬而不然者。民氣銷沈。於今爲極。語以國事。則怵然恫目而驚走矣。蓋明知當道不可窮以辭。故相率謹守明哲保身之訓耳。間有一二名言讜論。亦復曲高和寡。固無若何效力也。然則今之將軍巡按使。非卽異日之各邦首長乎。在今日單一制下。以大總統之威嚴。控制於上。猶難貼服。一旦撤其籓籬。俾其分立。乃僅以一有名無實之議會。掣制於後。謂其能發展地方政治。而張民權也。疇能信之。行見尾大不掉。釀成割據而已矣。又如選舉頻繁。易滋內亂。團結不堅。示弱於外。本聯邦制之通弊。施之吾國。抑又甚焉。凡茲所言。大抵皆就聯邦已成。敷陳其弊。進而論之。卽使聯邦盡善盡美。吾儕竭力鼓吹。欲其見諸事實。終爲幻想。問其何故。則曰中央政府作之梗耳。夫爭權攘利。出於天性。未得之權。且猶爭之。旣得之權。詎甘放棄。私權且然。況政權乎。今之以聯邦論強聒於政府者。譬猶與狐謀皮。皮固不得。且有吞噬之變。是故湖口而後。則有議會解散自治取消之舉。取證前事。章章明甚。今日之事。胡獨不然。奈何明知故昧。授人以柄乎。總之聯邦制在學理上。容或可行。按之實際。斷非所宜。心所謂危。不敢不言。因拉雜成書以告足下。臨穎神馳。不盡所懷。儲亞心白。

通訊 答蔣君智由

海內不聞先生之言論久矣。茲雖私函。然以襮之雜足以慰天下人士之望或亦不爲先生所責也。先生謂今日時局。非文字所能轉移。故雖所學已精。不望行世。丁此時會。是豈不然。然細思之。覺猶有進。蓋精者。行之靜也。行者。精之動也。在理。卽精。卽行。初無所待。故吾人亦問所學精焉否耳。果其精也。卽以精之一事。言之已爲能行之證。不然先生之學。決無由精。又不然。茲所謂精。乃含歧義。至於時事障礙。爲別一問題。大凡一說之行。形於行之日。而神行於未行之先。今求形而不可得。並神不以示人。似非閔世病俗者所宜出也。

記者足下。自去歲得一相見。思伏謁而失其時。分散至今。未嘗不以國之君子。於今可屈指數。而時懷高賢蹤迹於天地之間。側聞立言正時。時聞有流譽於人寰者。曰今章先生甲寅雜誌。言中正而其學又篤實而槃薄者也。賢者之有益於世。於茲爲不虛矣。荷書存問。豈尙念當時。槁臥中。有道。不與世近世不我用而我亦不蘄。苟用於世。以廿歲於沈冥寂寞之中。自居於無能。以無所見於世。若予者耶。賢者之不棄要與之偕。盛美其盛意。則固以然。爾豈能於今。而以其言易天下者耶。苟可以易之。曾何所蘄。固不憚竭其鄙陋。盡無能之辭。以與國人相聒。不然而激之招禍。生變詭之。又非吾所欲出。凡數年來。所以不見一文字於當世者。職以此故。而今尙篤守之者也。箕子晞而爲之奴。文王歎而拘於羑。他日當有隨君子而周旋之時。願且待之論議之餘。希不

吝裁牋。時有以見教。敬勞爲國。蔣智由白。

記者足下。再辱書問。有所稱許。不敢當。其大君子有所過而誘進之者歟。疊歲有作。今追思之。祇令人羞。已見一二於人間。不可追取。未見者固欲毀之。何可以塵於大君子之前。前至日本。始所讀者在哲學宗教倫理心理諸書。後數年。專致力於經濟財政。所得過於前者。惜乎損此精力而不得一見之於施行也。數年復有事乎舊學。才絀而思鈍。泛濫於東西而終身無所得。如盲之人也。然學也而已。明達亦何以教我乎。所撰雜誌。翕然稱於國人。比非有所私於君。亦以見是非尚不沒於人心之間。今之論言者。固推之爲第一。非予一人之見已也。雖然。賢者之志則盛矣。神則勞矣。然何救於國之亡。夫今日則固非文字之所能爲計也。鄙意專在窮居。爾力學以待時。其得行之與否命也。吾志之所祈嚮如是焉。爾以還質之君子。蔣智由白。

論厭世　答李君大釗

來書以閔世之摯情。發爲救國之讜論。仁人之言。其利溥矣。愛國之義。愚已別有所陳。請觀拙著國家與我。便了鄙意。惟足下指斥自殺。以爲自亡之證。愚謂不必盡然。吾國之所大患。亦偸生苟容之習而已。自殺之風。果昌。尚能矯起一二。不然。似此洟涊無骨無一質點覺稍健爽之人民。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矣。足下慮其自亡。豈知區區一亡。雅不足以贖其狗彘無恥之罪已矣。已矣。吾人惟仰託星囊篤生諸

先輩在天之靈。冀有懺悔之餘地。以自解脫矣。而足下云云。曾亦思當今薄志弱行寡廉鮮恥者流。正賴有是說以自遮護。容頭而過身。馴至國亡之後。尙不自晤其罪。何等否耶。日本少年。喜投華嚴之瀧。足下非之。愚則以爲日本之民。矯健輕生。正面用之以强其國。副面用之以了其生。理無殊致。吾方媿死之不暇。學焉而未能。而又何病焉。數日前愚往東京帝國劇場。觀所影法蘭西新劇。有檢察長一齣。檢察長某之女色美。爲强暴所誘。垂成而覺。女取手槍斃之於父寓。而嫁罪於女僕。女僕固强暴者之棄婦也。極口呼寃。而父理此案。必致女僕於死。於公庭宣言曰。卽犯者爲吾女。吾亦云然。女爲良心所責。在堂下色頓變。出而自認。忼爽不少諱。合庭大驚。父尤惶駭無人色。不得已下令捕女投之獄。父尋訪女獄室。女方臥。從容呼女起。仰藥合抱以死。冀全譽也。當時觀者莫不動容。懷其劇目以歸。則見大書其上。吾日本正當思想混雜志趣軟弱之時。茲爲當頭棒喝。不可不看！不可不看!! 詢之某評論家。其說亦然。茲雖末節。然以證日人於其川浮車轢每日數起之自殺古風。未嘗深惡痛絕。則有餘也。尤有顯例。可以稱述。三年前乃木大將夫婦。剖腹以殉其先皇。萬口一聲。敬禮唯恐不及。有西京大學

教授某。獨以其國人獎勵自殺過甚。稍稍著論非之。則舉國指目。以爲妄人。當時輿論之嚴。恍若不得其人。戮而肆諸市朝。不足蔽其欺謾之罪。卒至政府以此解其教授之職。此君降營他業。社會亦不見容。浮田和民恒舉以爲言論不自由之證。頗詬病焉。然茲爲別問。非愚今旨所在。今之所欲鄭重昭告者。則日本之崇奬自殺。確與其所以立國之道有關。非吾儕禽視鳥息之民所能平目而觀者也。匹夫溝瀆之言。乃先民牛面的教訓。古今幾多馮道吳廣之輩。依此以藏其身。足下豈不曰等死耳。何不橫刀躍馬。效命疆場。不知無自殺之決心者。未見卽能立效命之宏願。往者曾滌生敗於靖港。憤投湘江。吾家价人負之以起。負之以起。非滌生所及料也。爾後成功。卽卜於此。是知軍國大事。碻非偸生小夫所能奏功者矣。故今日吾國之所患。不在厭世。而在不厭世。有眞厭世者。一方由極而反。可以入世收舍己救人之功。一方還其故我。與濁世生死辭而極廉頑立懦之致。足下奈何病之。數年以來。吾國自殺之風。稍有根萌者。亦蔣君之自殘未遂。及近日湘中少年。偶爾憤激之舉已耳。比之鄰邦。何啻爝火。足下憂其風熾。所慮毋乃過早乎。總之自殺固非奬進而無流弊之美德。特在吾國。不生是憂。賢者縱

不倡之。決不當阻之。足下以提倡厭世之風。文人當負其責。愚謂提倡偸世之風。文人尤當負其責也。質之明達。以爲何如。

記者足下。前於大志獨秀君之『愛國心與自覺心』。諷誦迴環。傷心無已。有國若此。深思摯愛之士。苟一自反。要無不情智俱窮。不爲屈子之懷沙自沈。則爲老子之騎牛而逝。厭世之懷。所由起也。有友來告。謂斯篇之作。傷感過甚。政治之罪惡既極。厭世之思潮。隱伏於社會。際玆晦盲否塞之運。哀哀斯民。誰則復有生趣。益以悲觀之說。最易動人心脾。最初反問。我需國家。必有其的。苟中其的。則國家者。方爲可愛。設與背馳。愛將何起。必欲愛之。非愚則妄。術是以進。自覺之境。誠爲在邇。然若所思及此而止。將由玆自墮於萬刧不復之淵。而以亡國滅種之分爲可安。夫又安用此亡國滅種之自覺心爲也。愚惟獨秀君撝文之旨。當不若是。觀其言曰。『國人無愛國心者其國恆亡。國人無自覺心者其國亦殆。』似其言外所蓄之意。未爲牢騷抑鬱之辭所盡也。厥後此友有燕京之行。旋即返東。詢以國門近象。輒又未言先歎曰。『一切頹喪枯亡之象。均如吾儕懸想之所能及。更無可說。惟玆行頗賜我以覺悟。吾儕小民。侈言愛國。誠爲多事。雖讀獨秀君之論。曾不敢謂然。今而悟其言之可味。而不禁以其自覺心自覺也。』是則世人於獨秀君之文。贊可與否。似皆誤解。而人心所蒙之影響。亦且甚鉅。蓋其文中。厭世之辭嫌其泰多。自覺之義嫌其泰少。愚則自忘其無似。僭欲申獨秀君言外之旨。稍進一解。誠以政俗縱污。已臻此極。傷時之士。默懷隱痛。不與獨秀君同情者。寧復幾人。顧行吟悵然何之。欲尋自覺之關頭。輒爲厭世之雲霧所迷。此際最爲可怖。所述友言。即其徵也。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妄言梗喉。

不吐不釋。獨秀君其許我乎。國家善惡之辨。古今學者。紛紛聚訟。雅里士多德、柏拉圖、黑智兒、諸人。贊揚國家之善。褒讚備至。自然法派。則謂爲必要之罪惡。而昌無治之義者。輒又遮撥國家。幾欲根本推翻。不稍寬假。此事訴於哲理。太涉邃玄。非本篇所欲問。惟就今世論今世。國家爲物。既爲生存所必需。字以罪惡。未免過當。至若國家目的。東西政俗之精神。本自不同。東方特質。則在自貶以奉人。西方特質。則在自存以相安。風俗名教。既以此種特質精神爲之基。政治亦即建於其上。無或異致。但東西文明之融合。政俗特質之變革。自賴先覺者之盡力。然非可期成功於旦夕也。惟吾民於此。誠當自覺。自覺之義。即在改進立國之精神。求一可愛之國家而愛之。不宜因其國家之不足愛。遂致斷念於國家。而不愛。更不宜以吾民從未享有可愛之國家。遂乃自暴自棄。以儕於無國之民。自居爲無建可愛之國之能力者也。夫國家之成。由人創造。宇宙之大。自我主宰。宇宙之間。而容有我。同類之人。而克造國。我則何獨不然。吾人苟不自薄。惟有本其自覺力。黽勉奮進。以向所志。何時得達。不遑問也。若夫國家興亡。民族消長。歷史所告。滄桑陵谷。遷流罔極。代興代亡者。纍然其非一姓氏一種族也。秦皇元代之雄圖。波斯羅馬之霸業。當其盛時。豐功偉烈。固莫不震赫於當世。曾幾何時。江山依舊。人事全非。英雄世主之陳迹。均已荒涼淪沒於幾碑斷闕之間。杳如煙霧。不可復識。所謂帝國宏規者。而今安在哉。是故自古無不亡之國。國苟未亡。亦無不可愛之國。必謂有國如英法俄美而後可愛。則若而國者。初非與宇宙並起。純由天賜者。初哉首基。亦由人造。其所由造。又罔不憑其國民之愛國心。發揮而光大之。底於有成也。既有其國。愛附不忘。溯其建國伊始。或縱有國而遠不逮今。斯其愛國又將云何。復次瞻朝鮮土耳其暨

西哥乃至中國之民。雖有其國。亦不必愛。則是韓併於日。土裂於人。壘聯於美。或尚足夸爲得所。如吾國者。同一自損。更何所擇。惟有坐以待亡。聽人宰割。附俄從日。惟強者之威命是聽。方爲得計。斯而可樂。人間。更。有。何。事。足。爲。畏。怖。愁不識斯時果有何幸福加於國家。尚存殘體之時。幷不識斯時自甘居亡國奴地位以外。究有奚裨助於吾儕者。獨秀君之所謂自覺心者。必不若是矣。

惡政苦民。有如猛虎。斯誠可痛。亦宜亟謀所以自救之道。但以校失國之民。猶爲慘酷。殆亦悲觀過激。蓋於感情之辭。卽果有之。亦不過一時之象。非如亡國慘劫。永世不復也。昔有文人 Souvestre 者。嘗遊巴黎。感懷所觸。著爲筆錄。曾紀一日漫遊曲巷。目擊窮苦細民。雜處蓬蓽。襤褸驅日。風飄蔽履。泥溝流穢。臭氣逼人。亦有孤客。愁死他鄉。纍然一棺。零丁過市。北邙委骨。狐狸食之。泉臺咽恨。幽魂何依。感此慘象。歸而永歎。輒謂人世悲苦。眞不如草木之無知。鳥獸之自得也。追見梁前燕子。離侶分飛。中有弱雛。棄於故巢。繞室哀鳴。母燕不顧。呢喃自轉。竟以僵死。以視人間母子之愛。海枯石爛。卒無窮期者。判若天淵矣。則又慨然曰。『佳兒慈母。例證若斯。其足令人反省。使仍樂爲人類者。何其深也。一時激於厭世之思。則羨蠻貊之人爲幸運。謂以人而不如飛鳥之迴翔自得。但平允之明察。旋卽執似是而非之念於正理。試深考之。嘗知人性於善惡雜陳之間。善量如此之宏。乃以慣見而不覺。惡一感人。輒全覺之。以其爲善之例外也。』（一）與其於惡國家而盲然愛之。誠不若致國家於善良可愛之域而怡然愛之。顧以一時激於政治之惡濁。厭倦之極。遽斷無國。至不惜以印韓亡

（一）見所著 An Attic Philosopher in Paris 第八章 Misanthropy and Repentance

國之故墟。爲避世之桃源。此其宅心。對於國家。已同自殺。涉想及此。亦可哀已。第平心以思。國苟殘存。善之足以庇民而爲慣見不覺者何限。其惡之爲吾人所不耐者。乃以其爲善之例外。感而易察。反之亡國之墟。甘苦若何。印韓之民。類能道之。萬一不幸。吾人而躬蹈其遇。親嘗其苦。異日者天涯淪落。同作亡民。相逢作楚囚之泣。或將興狐兔之悲矣。吾人今日取以自況。而羨爲善者。殆以爲其惡之例外耳。故吾人自愧於印韓之民。乃與厭世者之憎惡人間。以爲不如草木鳥獸之無知者。出於同一之心理。是當於厭倦之後。繼以覺悟。純正之自覺。斯萌發於此時矣。

中國至於今日。誠已瀕於絕境。但一息尚存。斷不許吾人以絕望自灰。輓近公民精神之進行。其堅毅足以壯吾人之意氣。人類云爲。固有制於境遇而不可爭者。但境遇之成。未始不可參以人爲。故吾人不得自畫於消極之宿命說。以尼精神之奮進。須本自由意志之理。進而努力。發展向上。以易其境。俾得適於所志。則 Henri Bergson 氏之創造進化論尚矣。吾民具有良知良能。烏可過自菲薄。至不儕於他族之列。他人之國。既依其奮力而造成。其間智勇。本不甚懸。舜人亦人。我何弗若。必謂他人能之。我殊未必。則此特別之民。當隸於特別之國。治以特別之政。此種論調。客卿嘗以之惑吾。當局而若吾民。又何可以此自鄙也。吾民今日之責。一面宜自覺近世國家之眞意義。而改進其本質。使之確足福民而不損民。民之於國。斯爲甘心之愛。不爲違情之愛。一面宜自覺近世公民之新精神。勿謂所逢情勢。絕無可爲。樂利之境。陳於吾前。苟有爲者。當能立致。惟奮其精誠之所至以求之。愼勿灰冷自放也。倘謂河淸已嘆無期。風雲又復捲地。人壽百年。斯何可望。則想聞之。

國之存亡。其於吾人。亦猶身之生死。日人中江兆民。晚年罹惡疾不治。醫言一年有半且死。兆民曰。『命之脩。短。事有定限。若以為短。則百年猶旦夕耳。若以為脩。則此一年有半。亦足為余壽命之豐年矣』。遂力疾著書不稍倦。愚今舉此。或且嗤為擬於不倫。但哲士言行。發人深省。吾國今日所中之疾。是否果不可為。尙屬疑問。卽眞不可為。猶有兆民之一年有半。為吾民最終奮鬬之期。所敢斷言。吾民果能諦兆民精勤不懈之意。利此餘年。盡我天職。前途當發曙光。導吾民於光華郅治之運。庸得以目前國步之艱難。猥自沮喪哉。

近者中日交涉。喪權甚鉅。國人憤激。駭汗奔呼。湘中少年。至有相率自裁者。愛國之誠。至於不顧身命。其志亦良可敬。其行則至可閔。而亦大足戒也。國中分子。昏夢罔覺者去其泰半。其餘喪心潰氣者又泰半。聰穎優秀者。悉數且甚寥寥。國或不亡。命脈所繫。卽在於是。而今或以精神。或以軀幹。紛紛以饗自殺之途。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國眞萬萬無救矣。然則國家之亡。非人亡我。我自亡之。亡國之罪。無異於人。我自尸之。少年銳志。而亦若此。是亡國之少年。非興國之少年也。夫自殺之舉。非出於精神喪失之徒。卽出於薄志弱行之輩。日本少年。一遭艱窘。祇有投華嚴之瀧之本領。哲人每以是薄之。今吾少年。亦欲以湘水之波。擬彼華嚴之瀧。人其又謂我何也。且時日害喪。國恥難忘。充吾人之薪膽精神。遲早當求一雪。卽懷必死之志。亦當忍死須臾。以待橫刀躍馬。效命疆場。則男兒之死。爲不虛死。不此之圖。一朝之忿。遽效匹夫匹婦之自經溝瀆。是人不戰而已屈我於無形。曹社之鬼。嘻嘻笑於其側矣。是皆於自覺之義有未明也。往歲愚居京師。睹殺自殺之風。幷熾於時。乃因蔣某自銃之事。作原殺一文以論之。茲復摘錄其一節。自殺何由起乎。宇宙萬象。影響於人類精神之變化

者。至極複雜。殆不知其主因何在也。即如蔣君自殺一端。就蔣個人觀之。則出於一時憤激。就其憤激之原因考之。則又原於校事棘手。其影響及於一人。其原因基於一事。其憤激起於一時。若作社會見象觀之。則蔣君自殺之見象。實爲無量之他種社會見象促動之結果。模倣、激昂、厭倦、絕望、皆其造因。積此種種之心理見象。而緣於一事。發於一朝。其所由來者漸。其所蘊蓄者素。而所以激發此心理見象者。實以有罪惡之社會見象爲其對象也。人類行爲。有不識不知而從其途轍者。謂之模倣。是乃社會力之一種。令人輕生好殺。相習成風。自清季已然。陳星臺楊篤生諸先輩。均以愛國熱誠。憤極蹈海而死。自殺之風。遂昌於國。而援其蹤者。時有所聞。則模倣之力也。鄙陋之夫。有自裁者。其家人或相繼出此。至有以同一方法行於同一場所者。庸俗不察。指爲冤魂作祟。抑知此亦模倣之故。然發見此類事實之家庭。其隱痛必有難言者矣。復次社會不平。鬱之既久。往往激起人心之激昂。光復以還。人心世道。江河日下。政治紛紊。世途險詐。廉恥喪盡。賄賂公行。士不知學。官不守職。強淩弱。衆暴寡。天地閉。賢人隱。君子道消。小人道長。積神州四千餘年社會之黑闇。未有甚於此時者。人心由不平而激昂。由激昂而輕生。而自殺。社會見象。激之使然。烏足怪者。夫世之衰也。政俗不良。人懷厭倦之思。忠賢放逐。遯隱林泉。其極乃至厭棄人世。飲恨自裁者有之。在昔暴秦肆虐。仲連蹈海。荆楚不綱。靈均投江。一瞑不顧。千古同悲。而清潔之流。不爲世容。相率黃冠草屨。歌哭空山者。徵諸史冊。又未可以僂指數。則厭倦濁世。蹈東海而死。古今蓋有同茲感慨者矣。抑自殺亦爲絕望之結果也。自古忠臣殉國。烈婦殉夫。臨危盡節。芳烈千秋。此其忠肝義膽。固足以驚天地而泣鬼神。然人見忠臣之殉國也難。而忠臣之所以殉其國也

不難。人見烈婦之殉夫也難。而烈婦之所以殉其夫也不難。蓋忠臣烈婦之所望於其國其夫者。至懇且厚。旣舉其畢生之希望。寄於其國其夫。一旦國危夫死。天長地久。綿綿無盡。更安可望者。則殉之以出自裁。其於精神。實覺死而愉快。有甚於生而痛苦者焉。滿清末造。吾人猶有光復之希望。共和之希望。故雖內虐外侵。壓迫橫來。而以有前途一線之望。不肯遽灰其志。卒忍受其毒苦。今理想中之光復佳運。希望中之共和幸福。不惟豪末無聞。政俗且愈趨愈下。日卽卑汚。傷心之士。安有不痛憤欲絕。萬念俱灰。以求一瞑。絕聞覩於此萬惡之世也。嗚呼。社會鬱塞。人心憤慨。至於此極。仁者於此。猶不謀所以救濟之方。世變愈急。人生苦痛且隨之益增。而生活艱窘。饑寒更相困迫。佛說天堂。而天堂無路。耶說天國。而天國無門。萬象森羅。但有解脫之一路。卽自殺是。哀哀禹域。行見其民之相殺自殺以終也。然則求之荒渺。索之幽玄。毋寧各自懺悔。滌濯罪惡。建天堂天國於人世。化荊棘爲坦途。救世救人。且以自救。茫茫來紀。庶尙有生人之趣乎。

由斯以談。自殺之象。其發也雖由一時一事之激動。而究其原。則因果複雜。其醞釀鬱積者。固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欲遏之。惟望政治及社會。各宜痛自懺悔。而在個人。則對之不可蔽於物象。猥爲失望。致喪厥本能。此卽自覺之機。亦卽天堂天國之胚種也。尤有進者。文學爲物。感人至深。俄人困於虐政之下。鬱不得伸。一二文士。悲憤滿腔。訴籲無所。發爲文章。以詭幻之筆。寫死之趣。頗足攝人靈魄。中學少年。智力單純。輒爲所感。因而自殺者日衆。文學本質。固在寫現代生活之思想。社會黑闇。文學自畸於悲哀。斯何與於作者。然社會之樂有文人。爲其以先覺之明。覺醒斯世也。方今政象陰霾。風俗卑下。舉世滔滔。沈溺於罪惡之中。而不自知。天地爲

之晦冥。衆生爲之𢿱倦。設無文人。應時而出。奮生花之筆。揚木鐸之聲。人心來復之幾久塞。懺悔之念。更何由發。將與禽獸爲侶。暴掠強食以自滅也。若乃耽於厭世之思。哀感之文。悲人心骨。不惟不能喚人於罪惡之迷夢。適以益其愁哀。聰明悟之才。悲憤以戕厥生。斯又當代作者之責不可不愼也。偶有根觸。拉雜書之。僅以遮眼。不復成文。惟足下進而教之。餘不白。李大釗白。

答黃君遠庸 四年九月二十七日

辱書曲賜奬進。如釗凡鶩。何以克當。至假藉鄙狀。以形左右之撝謙。讀之尤爲慚恧。曩見北京亞細亞報。載左右所爲一文。其時釗正草帝政駁義。將雜取所已表見之鼓吹文字。擇其可駁者而駁之。以左右縱橫論壇。久已主持風會。懽聞之者相與唱和而表襄也。則漫錄數節以入吾文。藉資商推。初未計及作者處境之如何窘。設心之如何苦也。如此輕薄爲文。本是書生惡病。而釗尤甚。年來執筆。頗以此態施之時賢。甚至老宿若康梁。其文有所不可。亦不肯一毫讓。固不獨於左右爲然也。邇者吳君柳隅馳函詰責。有不應不察內地言論家境遇之不同。尤不應昧於前後時勢之有所異。若以此顢頇籠統之調。妄加攻詰。則後禍將不可言。一語一針。令人媿汗迸發。今讀左右『哀悔

憤慨』之書詞情隨激雖有不同尤使讀者額首至臆不知所爲矣願左右勿復言此十年以來釗去國之日十居七八國中賢者頗少贍依至若左右雖乏久要不忘之誼而平昔聞之於友朋證之於論著稔知於梁君所謂操行可信者斷乎無違憶在京師相遇於佛蘇處左右於鄙著多篇未暇評騭而惟稱獨立週報與某君言黨事爲梁任公辯護一書謂有此文他文皆可不作末俗澆漓惟此足以醫之云云是釗無他長唯天性不甚薄左右亦既知之今又何至覩君子之過而妄施小人之腹哉願左右勿復疑之夫人心有其公同物性有其通質吾輩讀書明理之士苟猶不知所以發揚公同貫融通質之道則於斯世更將何之當帝政之議未興釗與友人聚議逆料與時必且一空全國之清流人士而苟買之由今觀之乃知未確大凡其人之行止以爲有關係不可不審慎者今皆無負天下人之觀望左右云『本質固存』信然信然而今而後可從容上於『發現優點』之途矣願左右勉之辛亥以來有爲之士未明異同離合之術自縈其可同之基而強萬不可同者以爲同以致國事敗壞迄於此日今既共明其所以然矣則組織可同者之大同盟以清國蠹正吾儕所有事也此意前已函告柳

隅。頗以爲知言。賢如左右。玆責又豈可卸。昔侯朝宗與人書。謂人之所以自立者兩種。非有所建豎。則有所捐捨而已。左右稽滯京師。聲華甚茂。今決然『遁出』可謂能捐捨者。若夫建豎。僅止於『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爲人之道』已乎。則猶未也。在昔。文化未開。舍官無業。世不我用。雖才亦廢。則獨善其身。以求自了。猶可以言。今者有才以自用爲期。民權非奮鬬不得。而乃稍逢非議。輒思引避。將何以識艱貞於板蕩。別宏毅於斗筲。故壯游北美。事固可嘉。唯在今玆。恐猶未嘗。顧左右且復思之。提倡新文學。自是根本救濟之法。然必其國政治差良。其度不在水平線下。而後有社會之事可言。文藝其一端也。歐洲文事之興。無不與政事並進。古初大地雲擾。梟雄竊發。蹂躪黌舍。僇辱儒冠。幸其時政與教離。教能獨立。而文人藝士。往依教宗。大院宏祠。變爲學圃。歐洲古文學之不亡。蓋食宗教之賜多也。而我胡望者。以知非明政事。使與民間事業相容。即莎士比亞俄復生。亦將莫奏其技矣。質之宏達。以爲何如。聊佈腹心。依依不盡。

記者足下。往者數相過於京師。竊慕明德。週環不已。自讀甲寅。佩恨交集。佩者以今日號稱以言論救世者。惟足下能副其實。恨者如遠之徒。乃亦列身言論之界。以點辱公等耳。每與同人論議。以爲今之作者。當推足下。

非惟名理通論足以抉發隱微生人哀感即其文體組織符於論理亦足為一大改革家去歲以漸生來書遠因作覆之便表示傾仰曾書於案竟未發郵蓋比年以來如吾儕者大半皆荒懶沉廢坐待委化飲食起居都非得已如此等事亦荒懶之一端而已望達漸生恕其無狀鄙人溷跡京塵墮落達於極地卒以圖窮匕見今亦不能不遁出於此咫尺之外現卜居於滬擬二三月已後赴美遊歷期以恢復人類之價值於一二蓋世事都無可談即有所陳猶之南北極人之相去而乃互道寒暄究其相去之度若何此兩極人皆不能自喻故費辭耗時甚無謂也大作如林遠雖不能盡憶然尚異一論最所傾倒以為改革之初變方之人互持此義何有今日變方之人初自以為政見互異而不知在一國中僅此一華屋名優秀此而不能合則與其他云云者豈有合理足下某著論國人各有優劣之點今以政象乃令一切之人發現其劣點而不能發現其優點竊謂優點雖未發現而其本質固存特未經化學變化之作用今有一事實點過異則其為合豈不愈難今所見同人皆將其劣點發揮至於極地然其本質固可同也遠本無術學舊廟士流雖自闇生平並無表見然即其奔隨士夫之後習同而附和所作種種政談至今無一不為徵倖材料蓋由見事未明修省未到輕談大事自命不凡亡國罪人亦不能不自居一分也此後將努力求學專求自立為人之道如足下之所謂存其在我者即得為末等人亦勝於今之所謂一等腳色矣愚見以為居今論政實不知從何處說起洪範九疇亦只能閣置待訪果爾則其選事立詞當與尋常批評家專就見象為言者有別至根本救濟之意當從提倡新文學入手綜之當使吾輩思潮如何能與現代思潮相接觸而促其猛省而其要義須與一般之人生出交涉法須以淺近

文藝。許過四周。史家以文藝復興。爲中世改革之根本。足下當能辭其消息盈虛之理也。然如足下今玆所爲。覺世曉民。其於國民本分。亦已盡矣。一兩月後。當以渡美過日。未審其時能否賜見。一通誠悃。傾慕之誠。於今始得一吐。後此方廣續欲有以求教於足下。惟遠厭絕聲影。此函所陳。可爲足下道。難與俗人言也。黃遠庸白。

記者足下。前書剛發。得讀九號甲寅。足下於遠之隨俗苟且之不通文字。乃更賜以駁斥。足下之所以待遠者厚矣。遠今且未能明言必須作此一篇不通文字之故。惟卽原文論。有數要點。宜告足下。（一）劈頭卽明言此事在法律上不得討論。（二）結尾謂以外國博士涉論及之之故。引起國人注意。亦不爲無益之事。（三）雖引南海之言。指斥專制一切皆蔽隱主諷諫。（四）雖引波氏之說。而不引如足下所引下文者。非遠不省。蓋欲求彼中人自悟。總之此作出於不得已。而主旨尚未過於沒却良心。然遠因此大受苦痛。乃至不能不圖窮匕見。如前函所稱遁出於咫尺之外者。此誠無一駁之價值。而欲求大雅之恕其無狀而哀其遇者也。貴誌所登梁君鵠一書。尚誤會遠來滬主持某報。此實遠未離京以前態度。不能十分明瞭。有以致之。然梁君與遠僅一面之交。既已有此過信。而猶不薄遠爲不足教。乃以操行可信。及別有政治見解見譽。足見今日海內尚有此等仁人君子。特恨如遠之徒。修名不立。遂令忠厚者亦不能無疑耳。然遠雖愚妄。亦何敢以今日政象。尚有贊同或爲其他作用之餘地哉。來此幸已脫離一切。此後當一意做人。以求懺悔居京數年墮落之罪。然遠與上海亞細亞報實無一日之關係。且其脫離在此報未出版前。絕非慄於隱禍。而後有此首尾兩端之舉。此則敢以人格爲證。求見諒於海內之仁人君子者也。哀悔憤慨。不可盡言。黃遠庸白。

甲寅雜誌存稿

時評

造法機關 三年五月

北京旣設政治會議。總統以增修約法案交議。議員逡巡而言曰。此非本會議之職權所能及也。非別設一最高無上之機關爲之不可。若而機關。宜名曰造法。以其創造立國大法。此誠非本會議之職權所能及也。總統審其不願爲之分謗也。卒亦無如之何。自爾造法機關之名。騰於國中。所謂約法會議。卽尸其名而起。今若執人而問之。造法機關果胡謂也。將莫不以爲難解。又問之約法會議是否造法機關也。又將莫不以爲當然。且詰吾胡由而發斯問。此可以觀世風矣。

愚作時評覺問題之最大而當論者。莫如約法會議。而覺其枯澀無取論爲者。亦莫如約法會議。讀者如未解愚言。請往就一約法議員而詢其所爲。有逾乎秀才之入考場以箝構之文滿卷而出否也。果爾。則愚言未爲謬也。故愚評此物。不取多言。亦不立新

義。惟造法之名。愚實立之。不期而與今之約法會議相合。乃不得不有一語以自懺耳。前參議院者。愚恆病其以立法機關而妄爲造法之事者也。當該院初移於北京。愚曾爲文以箴之。揭諸民立報。其言曰。

參議院已復開院於北京。其中所當討論之事件。固未可一二數。而記者有一言忠告議員者。則凡關於憲法上根本問題。參議院殊無權能議及之也。蓋參議院之機關。爲立法者。(Legislative) 而斷斷非造法者。(Constituent) 也。記者今爲立法造法之別。或惹起讀者之疑怪。苟疑怪之。記者當作第二次之解釋。今惟簡舉其意曰。立法者。乃根據一定之原則而立爲法。造法者。則立法以外。並原則而自造之也。此在國會萬能之英倫。其巴力門無此區別。而大陸政家。則頗重視之。彼胡乃重視此者。且不必論。而吾人所當記者。則立法之議會。權力終有限。惟造法之議會。始足當英文中萬能之義。而萬能之義之最易表現者。乃在製定憲法。或改造憲法。或抹摋憲法。與普通法之界限。今之參議院之未具此能力。童子得以知之。故當然之邏輯。則參議院不當議及國家根本問題。而惟應於時勢之必要。以定其所當從事之範

團而已。

記者之爲此言。實鑒於參議院之在南京。曾濫用其職權。討論院制。並多數主張兩院制。夫院制之當如何定法。非本問題所及。本篇之所宣言者。則釐定院制。乃關於編纂憲法之事。而約法既以編纂憲法屬之將來國會。今乃越俎而代庖焉。是乃何故。記者前主張一院制。福建陳君承澤於四月三日投書於本報曰。『該院之定國會組織法及選舉法也。但在於予將來國會以發起之機會。而此外不可特有所主張。以影響於將來憲法之編纂。』此透宗之言。參議員可書諸紳者也。此案若重議於北京。記者敢警告議員諸君。其於此致謹矣。

又一國之採用行政裁判與否。亦關於憲法根本問題。參議院雖未嘗特議此事。而約法中乃漫有平政院之規定。頗似以設立平政院。爲組織國家之天經地義。初不待討議也者。此誠不得不咎議員之粗疏也。今更以一言警告議員曰。不採行政裁判者。爲平等法制之國。採行政裁判者。爲特權法制之國。吾國宜採何種法制。當痛論之於初期國會而後定焉。非參議院之所敢決也。故此數月間。如無設立平政院

之事實發生臨時約法可俟其當然失效將此題提出國會討論不然則參議員如有知識當提議修正約法平政院一條擯此議案不議以匡救行政部之濫用憲法上職權

由右觀之造法之名愚固未嘗以許參議院今約法會議其尊嚴未必過之是雖以造法之名自居且實行造法之事愚之未敢相許亦若是也或曰約法會議誠非參議院所能比擬惟日人浮田和民氏在太陽雜誌著爲說曰『支那共和國之主權實在總統袁氏及其軍隊而人民不與焉』前參議院號稱人民組織之且不滿於總統見惡於軍隊故無主權無主權宜乎不能造法而今之約法會議則俱得其反又何物不可造者法云乎哉是說也愚存之

石油問題 三年五月

自吾國延長承德之石油開採權讓與美孚洋行國內外之論潮大起兩方比較外人所受之激刺決較吾人爲高以其灼見此問題之重大且將來影響於列強均衡之局絕巨而吾則多屬茫然卽有所知而或則爲利所昏或則以事不干己遂令美利堅一

託。辣。司。安然。享。此。操。縱。列。強。之。大。權。以。去。玆事初發以迄於成。吾誌未出。無從取而論之。今亦不欲剌取事實評騭條件。以擾讀者之聽。惟以一。語。明。其。關。係。並。使。人。了。然。中。國。將。自。此。而。多。事。則。此。區。區。短。評。之。意。矣。

今人殆無不知墨西哥之大亂矣。抑知。其。亂。胡。自。而。起。乎。亦知英美對墨之政策不同。相持幾莫相下矣。抑知。其。不。相。下。者。乃。何。故。乎。玆請以一言蔽之曰。爲石。油。也。語曰。不習爲吏。視已成事。吾人其以墨西哥深自警惕矣。

當吾石油問題最急之時。法文北京日報曾爲一論。以墨事況吾。吾見上海時事新報譯載之。今請舉其譯詞如下。

墨西哥現時之紛擾。維拉之無端傷害歐人。加倫闍之以炸藥轟擊火車。溯厥原因。吾人可。斷。言。之。乃。美。孚。公。司。覬。覦。塘。比。哥。(墨西哥產石油最豐之區)絕。大。之。石。油。礦。有以。致。之。當十二載以前。此著名之石油礦。尚未爲人注目。墨西哥所用之石油。純爲美國所供給。美孚獨佔其利。先將油之未煉者輸入墨國。卽在本地精製之。而以供給墨人之用。獲利甚巨。迨塘比哥及物拉哥路之石油礦發見。墨前總統狄亞

士、欲劃除美孚公司之重要壟斷事業。乃以此項油礦開採權讓諸英國比生公司。該公司乃即出而組織墨西哥石油公司。置備運油船舶。從事開採。此爲報紙筆戰之開始。美國出而反對狄亞士。於是馬德和黨之革命軍。遂崛起於沙諾拉及希呂亞兩地矣。

美孚公司插足於馬德和黨之革命運動。殊有正式之證據在焉。前駐墨美國公使倫惠爾遜氏。曾於今歲正月七日布告於衆。謂華盛頓外務部記錄貯藏所有公文一通。足證馬德和之革命運動。實受紐約石油大公司之資助。墨國內務部長官呂肅氏。則於美國元老院委員會之前。宣稱馬德和黨曾與美孚公司結有一約。其內容如下。(一)馬德和如舉總統。應以相當之讓與權。授與美孚公司。(二)馬德和如得總統職。須將已給比生公司之各種讓與權收回。故當馬德和舉爲墨西哥總統之日。美孚公司之股票。頓增百分之五十。其故已可概見。於是美國之石油家與墨西哥革命。遂生密切關係矣今日美國其能直接干涉胡爾泰之行動乎。則殊未必。(按胡爾泰爲墨國現總統、曾刺馬德和而代之、)美國僅有軍五萬。其中二萬現駐

菲律濱。墨國氣候炎暑。瘴霧迷漫。美軍亦無能爲力。故華盛頓政府僅靜俟時機之成熟。而維拉及加倫閙之匪。日日受美國脫辣斯之餉糈。但以擾亂地方爲事焉。美孚公司覬覦塘比哥石油礦之心未息。而同時更與中國訂立專約。攫得一重要相等之石油礦採掘權。以一私立公司而與國家訂立契約。在商業史上實爲創見。當去歲三月美國退出六國資本團時。歐洲人士。卽以爲此乃遠東美國勢力衰弱之預兆。孰知在事實上適得其反。美孚與中政府所訂之契約。範圍甚廣。約中載明美孚有權測勘及開採中國西北省直隸山西之石油礦。開採事宜。由中美合組之委員會指揮之。然美國委員佔多數。實操管理之權。美孚公司視工業之需要。有數設鐵道開掘油井設置廠屋之特權。凡美孚公司所經之處。中政府負維持秩序之責。現開採機器已運華。測勘人員及地質學家已從事調查。不久卽將有中國石油出現於世。美孚公司之妄想。竟見諸實際。彼於美洲之地位。尙以爲未足。久思樹一特幟於遠東。惟吾人於此。得發一問。美孚公司其亦將以所施於墨西哥者。施之中國否耶。

又吾觀美洲諸雜誌。則見有胡禮門氏。昨年十月。在紐約評論之評論著『石油時代』一篇。指陳各國軍艦。均將以油易煤。凡操油權最大者。亦必操海權最大。此美人之石油熱。可以見其一斑矣。英人比生既與美爭逐鹿於墨西哥之油田。復欲侵入中南美諸國。昨冬曾誘致哥倫比亞政府。承諾其採油權。並築港開河之利。美人大恨。以爲巴拿馬運河之旁。使歐人勢力長驅以入。據其油場。並築港開河。以爲屯集運送之備。此不僅有礙中南美諸邦之獨立。使諸邦之政權。浸淫以入諸歐人資本家之手。而們羅主義之謂何。此於吾美立國之要素。大有傷害。於是運動哥倫比亞議會。出爲反對。卒之總統所簽之字。歸於無效。南美他邦之類於是者。尙有數事。比生受窘。致不獲已。宣言作罷。英人復大恨。美之駐英大使裴遲。演說於倫敦。謂『吾人之取中南美。法更有妙於奪其土地者。攬其債權。其一例也。以故吾當宣言。凡欲取得美洲諸弱國之債務。可因以操縱其政府者。吾美決不許之』是言也。英人銜之次骨。倫敦有力之新聞斯坦達德。至著爲論曰。『美人果欲割裂吾英正當之權利於中南美。此寧僅買吾英之怨。吾英必且有法以報之』其急激可想矣。然英胡乃生此急激之感。則無非世界有

不能自闢其利權之國如有女及笄託媒不得致強暴者二人始而相竊繼而相鬭以至於此也嗚乎吾其不爲此懼矣乎美人曰吾人之取中南美法更有妙於奪其土地者吾其不爲此懼矣乎

新聞條例 三年五月

愚執筆最以爲苦者莫如作時評以幾無一事可稍以正論入之而將與今之社會相容也今政府頒發新聞條例即其一例

條件既頒聞其條數甚多較前南京政府所發布而旋取消者疏密不可以道里計並聞新聞團體亦覺其太無顏色相與聚議數次反對數聲愚皆未嘗留意即今欲舉其條目亦病未能走筆作論理宜周知內容而斯念一生旋即廢滅且愚敢言國聞諸子政社名公亦皆無不讀其條文昏然欲睡是故吾人所當問者亦此條例果胡由而必發國人對之所起之反感爲何似純以倫理上之概念作具體之觀察可矣

愚雖得其觀察之法而謂即據之以張吾說亦不必然蓋當今時事最好以不論論之蓋以不論爲論而人之喻之或轉勝於論也無已以充吾幅愚尚有陳文在

當暴民專制熾於南京。內務部發報律三條。電達上海。各報羣然抗之。卽素隸同盟會之民立報。愚亦著論其上。表示反對。彼暴民政府懾於輿論。旋由臨時總統以電取消之。所謂陳文。卽愚當時爲抵抗暴民而作者也。其詞曰。

中國報界俱進會。昨接南京內務部來電。頒布暫行報律三章。(一)發行及編輯人須向內務部註册。或就近向地方高級官廳呈明。咨部註册。(二)著論有犯共和國體者。停版外發行及編輯人坐罪。(三)污毀個人名譽。當更正。否則科罰。此電既達。同業者羣起而抗之。其理由或在內務部之侵權。或在報律內容之失當。此誠然矣。惟記者之所主張。則殊異趣。內務部卽握有定報律之權矣。報律之內容卽甚當矣。此外尙有一問題。關於國民之自由甚鉅。不可不論。是何也。卽民國、是否當、容報律、發、生、是也。

記者之爲此問。必惹起世人之疑怪。以爲報律者。吾隣日本所有也。吾奈何沒之。而不知世界有第一等法制國而無此物。彼乃不之見。並不知世界有絕大之共和國。號稱地球上之樂園。吾方捧心效之而極不肖者。亦無此物。彼乃未之見。誠未見也。

吾無責焉。苟夢見之矣。其速謀排除此物。勿使汚吾將來神聖之憲法。

記者所舉之兩國。乃指英美。英者言論自由之祖國也。法蘭西號稱共和。其國民之言論權。遠遜於英倫。而美者則承英國法系者也。故亦解自由之眞意。今請略論之。詮英倫出版自由最眞切者。宜莫若曼斯福曼氏者英倫之名法官也。其言曰『出版自由非他。乃出版無預求特許之必要是也。必出版後有違法事件發生。始依律處理』葉倫波者。亦名法官也。彼又言曰『英吉利法律者。自由之法律也。自由者。特許之賓也。特許兩字。在英法實無用處。如人欲出版。則出版而已。無他手續也。至出版後如或違法。須受法庭審判。則亦與他種違法事件等耳。非於出版獨異也』兩家之言。可謂博深切明矣。持此以衡內務部所須之報律。則該律尚有存在之理由否。

謗律者。非報律也。其得稱爲報律者。則惟特許檢稿索保押費之類耳。前淸之報律。舉三者而有之。民國之內務部。則已突飛進步。僅標特許一項。故亦惟與之論此一項。

英吉利之憲法。乃建築於個人權利之上。此雖假英法之特點。實則憲法之爲物。亟當如是。何以言之。如有人欲作一書。與其友人。此固有之自由也。此人又欲刊行其書。以公衆覽。此亦固有之自由也。又設此人欲日日作書與其友人。欲日日刊行其書。以公衆覽。並多其數。以至百千萬億張。其亦爲固有之自由。又奚待問。前者謂之通信自由。後者謂之出版自由。此兩自由者。非異物也。謂出版自由必待特許。通信自由又胡獨否。推而至於甲欲向乙發言。此其自由也。乙欲向丙及丁發言。此其自由也。此不待特許也。甲欲向乙在某地發言。乙欲向丙及丁在某地發言。甲乙欲向丙丁同在某地發言。果待特許乎。前者謂之言論自由。後者謂之集會自由。知此理者。則甲乙欲向丙丁戊己以至千萬人日日同在某地發言。日日同在某地刊行其言。以至千百萬張。必爲自由自然之序。是何也。卽出報自由也。英人所持之原則如此。

美利堅者。英吉利之高足弟子也。其法律之原則。略與英同。不待詳論。今惟引柏哲士一言曰。「美利堅之憲法。未嘗與中央政府以操縱言論出版各自由之權。以此

之故。美利堅此種自由。極其完全。中央政府。對於言論界。絕不得以何種形式。施其干涉』柏氏之言。其詔予矣。

以是理由。本報對於內務部之報律。其所主張。乃根本的取消。無暇與之爲枝枝節節之討論。以後並灌輸真正之自由理想於國民之腦中。使報律兩字。永不發於國會議員之口。

愚之徵引是篇。非欲吾說之有力於世。且灼見此種理想。與吾國今時社會心理。相去太遠。必且有目愚爲狂易。罵愚爲荒謬者。又雖愚之本旨。僅在嚴報律與謗律之別。而觀於兩年來之新聞紙中風狂走。早已疾首而痛心。此文並非爲若輩張其頑焰。但今亦無取覼縷。使人喻之。惟有一語。必以告人者。則讀者當知。愚之此文。實爲『征伐暴徒』而作。立詞。稍稍蘊藉。乃由其機關新聞之論調。使然。當時吾同業者之懲創之理直而詞壯。聲威何止十倍。且所謂報律。僅止三條。倘又過之。則南京內務次長居正。不難立碎於新聞記者之手。即愚不肖。亦當飽以一拳。今也吾人出水火之中。登袵席之上。享治平之福。居不諱之朝。當局之政略。愚不敢知。舉世之評論。亦未暇考。即愚別出。

心。裁奮筆立議。更自覺其多事。亦決其無當於人心。惟回想暴民不寒而慄。今自陳其戡頑制亂之文。以附於工諫師規之列。或者爲愚分內之自由。而今之新聞條例。慨然許之。今之新聞記者。黯然傷之者乎。

日本之政黨政治 三年五月

前者山本內閣。以得政友會之擁護。所提預算案。得通過於衆議院。而貴族院扼之。使無由成爲法律。山本首相不獲已。遂領其閣員全體辭職。此在憲政上作何意味。吾人在旁觀之。而最饒興味者也。夫山本內閣。多數黨之內閣也。在法多數黨之議案。見毁於上院。爲之政府者。決不當廢然而下野。而當解散下院。訴之國民公意以奮鬬之。苟重選而仍爲多數也。卽仍以原案通過於下院。再予上院以機會。使之三思。斯時上院果以國民公意爲重。決不更行反對。惟若有兩不相容之點。伏於其中。上院亦自有權。更堅持一次。英倫之政治。卽是此觀。政局至此。必且有改造上院或限制上院之問題發生。以民權由此而不獲伸。非設法以伸之。將大有背於憲政之根本義也。英倫近有所謂巴力門案者。卽限制上院否決之權。使對於財政案。不能容喙。對於非財政案。下

院通過後逾兩會期。亦不能容喙。故英倫之議會質而言之直成於一院也。其所以致此者則上下兩院衝突過甚不爾則憲政無由運行也。由斯而談苟愛斯葵斯氏入其同盟之國代山本氏而領其內閣則今年之總選舉必不可避所謂巴力門案必且見提乃山本氏皆不出此此其作用自非吾人之所得知惟其所及於憲政之影響決非政治學者所能滑過者矣。

前言之矣。山本內閣者多數黨之內閣也。多數黨之內閣旣倒。則起而繼之者。仍屬多數黨之議員乎。抑屬之少數黨乎。果屬多數黨則其政策又將何出與前內閣同乎。是如演宿劇成何意識與前內閣異乎是躁其黨綱無異自殺兩者皆無所可是多數黨宜退也。果屬少數黨則其政策更將何出與前內閣同乎則兩黨對峙之初果以何者而見異今至沒其異點豈非自下其黨幟與前內閣異乎則一人議會之門登壇數語必且盡爲反對黨叱咤之聲所掩一起即蹶有同兒戲是少數黨亦宜退也兩黨俱退是惟有束政黨政治於高閣已矣。

有最妙者。日本議會之會期至短。較之英倫終年開會者迥殊。內閣旣成。初不必與議

會卽相對立。於是有短期內閣之熱者。正得乘隙施其手腕。倘或閉會期間可得利用者。足以供其展施政略。因攫取國民信用。以爲來年對待議會之。則彼儘可於開會之初。假一理由解散議會。以僥倖於多少數之變。置此雖爲政黨政治之變格。而在日本。或能以此濟其政黨活用之窮。亦未可知。大隈重信伯者。號稱以政治爲生涯。而崇信內閣政府者也。今以高年重望。敢於衝議會之鋒。以試其少數黨之政略。或者吾亦有談言微中者乎。要之可以卜日本運用政黨政治未臻純熟也矣。

爵氣 三年六月

客曰。民國者民國也。可得有爵乎。無卯曰。不可得而有也。美之華盛頓哈密敦之流亦曰不可得而有也。法之盧梭涂格維爾之流亦曰不可得而有也。民國而有爵。是說之不可通者也。

然而吾之約法會議。則曾大張恢復爵制之說。相傳議員顧鼇提議。謂五等封爵。滿蒙人均有之。獨漢人不得有。此利益均霑之謂何。漢人之能霑者雖亦有之。而獨衍聖公一家耳。此平等之謂何。且爵賞也者。本傳來之慣例。非新邀之曠典。其復之便。議員張

其鍠爭之不得憤而去職此事實也

客曰民國不得有爵敬聞命矣顧吾則有之何耶無卯曰此顧鼇之說則然耳於民國無與也荀卿曰山淵平天地比入乎耳出乎口鉤有須卵有毛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無卯請得益之曰民國有爵是說之難持者也而鼇能之

客曰亦有說乎無卯曰有之請先言卵有毛司馬彪曰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爲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羽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今民國卵也爵爲毛羽當其未生毛羽先具孫文黃興合而爲鵠伏以爲雛終不似之毛氣成毛羽氣成羽爵氣成爵故曰民國有爵也此鼇之說也

客曰、善

雖然無卯請得告客曰惠施鄧析能持難持之說荀卿雖稱之而終之曰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凡是等語以入其篇名曰不苟今鼇之說雖辯在荀卿視之則苟焉而已君子所不貴也

政府欵盜府欵

三年六月

政府既日日無以為生凡民間之物細至一米一鹽可以搜括者靡不搜括之凡民間之物細至一米一鹽不可搜括而惟可轉押者靡不轉押之搜括之可也轉押之亦可也堂堂政府名號未除或强或軟總須得主此米鹽者之一諾纔算不失體面而萬非所論於盜

京師有自來水公司商辦者也政府向中法銀行借款竟不謀之於公司而以之作為抵押事既成公司始知之也觀該公司之質問書可知其略矣

竊近日華洋各報載中法實業銀行借款條件以北京電車電燈自來水等公司作為抵押之品已於三月十二號經政府批准等語不勝駭異查電車電燈兩公司內容敝公司固不深悉但敝公司自前清光緒三十四年開辦實大總統任軍機時力予提倡始得成立近年以來因時局影響迭受波折近甫漸見發達其為完全商辦公司固已共聞共見此次中法借款所指自來水若指敝公司而言則商辦實業公司可由政府任意指為抵押全國商辦公司何限孰不自危未辦之公司更何人敢出而興辦若所指自來水係別屬市有之營業並不屬於敝公司則大總統公布商

人條例第十二條內業經註册之商號。如有他人以類似之商號。爲不正之競爭者。得呈請禁止其使用。並得請求損害賠償各等語。當作何解。京城地方自來水。由敝公司營業。於前清奏准註册。民國肇建。自當繼續有效。豈許市鎭對於敝公司爲違法之競爭。種種理由。百思莫解。伏讀大總統迭次命令。皆以實業爲當務之急。所以維持而啓發之者。無微不至。淵衷遠識。遐邇同欽。夫對於將來未辦之實業。尙且方籌保證。豈對於身所提倡已成之實業。反肆摧殘。想政府必不出此。但報章騰載。衆股東惶惑萬分。環來質問。苦無以應。不得不請明白解釋。以祛羣疑而維商業。除呈明並通知某處聲明主權所在。未經敝公司正式承認。不得受作抵押外。爲此具書

……

由右觀之。政府之押自來水公司。實盜而押之。無可疑也。或曰盜有術乎。無卯曰。有之。盜有明者有暗者。明者人得以盜指之者也。暗者人不得以盜指之。如自來水公司之被盜押。此明而可指者也。此外尙有暗而不可指者。懇請得更徵一例。

予前日晤在稅務處辦事人某君。予詢以此間地稅。向定稅銀若干。渠以四萬七千

兩。對予謂苟有人民當納稅銀十兩。彼以紋銀繳納。則受之否。渠曰否。人民納稅。當以銅元。予乃詢以銀兩與銅元之價。渠云每銀一兩須繳銅元五千文。予聞而奇之。予見市價每銀一兩。祇兌銅元一千八百文。若以五千核之。則稅額溢出原額幾三倍。予乃詢以皖省各州縣。是否一律。渠曰否。祇此一縣如是耳。予曰。誰定之者。曰知事耳。某君復言。此間當軍隊未至前。官吏命城中男丁。一律登城守衞。每人手持紙燈。復執二樹枝相擊。格格作聲。以防土匪之至。聞有富人某。納租稅絕鉅。抗命不登城。聲稱人民納巨稅。卽爲自衞計。官吏怒甚。課以百兩之罰款云。越數日。知事至予寓晤談。予以重稅之事告之。渠曰。祇三千耳。予未之增也。然未數日。收稅者至予處收某處墓地稅。予乃詢其銀價。渠應曰。三千四百。予曰。前日知事云祇三千。何忽增之耶。曰然。前數日忽接都督電。命增爲三千四百耳。予聞而爽然若失。夫中國西部人民。納稅既巨。而政府則不爲之保護。噫。亦可憐矣。

右文乃一西人自亳州作書。投之上海字林西報者也。（但本誌乃由時事新報轉錄之）以銅元易銀。市價本一千八百文。從稅務處五千文之說。是稅務處盜民三千二百文也。從知事三千。

文之說是知事盜民千二百文也從都督三千四百文之說是都督盜民千六百文也然實雖爲盜而民不得從而名之故曰此盜術之暗者也

無卯曰政府以盜治其國國民因以盜亂其國上下交相盜宜國亡無日也

八釐公債案 三年八月

近聞國內以八釐公債案甚囂塵上政府主之於先肅政史從而訐之於中全國新聞紙羣焉吠之於後恍若民國風紀惟恃此案以立者然嘻亦太可醜矣

記者於此案初不暇爲枝枝節節之研究以其將民國三年來之財政史看作一整案卽八釐公債如說者所云亦不過全案中之一片段其所耗散吾民對之而流涕者較之三年來偉人官僚政客賣買兵偵花費之所爲者嘗不過百分之一就此百分之一尋垢而索瘢此肅政廳平政院所有事吾人稍作倫理之談非至算總賬之日不爲執剖驗之勞也

記者之爲此言非謂八釐公債之必無弊也特以共和成立以來他事無一可言惟傾軋之風突飛進步昔之告訐但憑傳會今之傾陷敢於誣衊此三年中稍於國事時或

留意。卽能舉其證例不少。此有耳目者所同認。非記者敢爲是抹摋之言也。信如是也。則斯案之內容如何。吾人終有疑障。今且假定爲有罪矣。然胡乃不交普通法庭一例。公開而始終交平政院彌縫包辦。前江蘇省長應德閎案中之要人也。其辯解書盈把。記者俱未遑披閱。惟有請願呈文關於法制者。吾人不能不加以相當之注意焉。其詞曰。

竊南京公債票一案。奉大總統命令發交平政院辦理。德閎當時以脫蔣懋熙諸人之手。從此得見天日。是以會同程前督電呈鈞座。表明感幸之意。並聲明俟傳案時。卽行投質在案。嗣聞奉派肅政史曾述棨李映庚到滬。先行查辦。自應靜候審理。惟查平政院係特別法庭。肅政職權。等於法庭之檢察官。與尋常行政範圍之查辦員。迥不相同。檢察官搜集證據。理應雙方兼顧。凡文卷證據及其事實。有可以證成罪案者。亦有可以解釋嫌疑者。均應收集羅列。參互比較。方能定案之成立與否。誠以法律之用。一方面爲國家懲姦宄。一方面爲人民雪寃誣。故法律上之檢查起訴一切事項。但使司法官吏。對於嫌疑人胸無成見。卽無祕密之可言。此固國民應享之

權利。而亦司法官吏職務內應有之手續。今會李兩肅政史。但與蔣懋熙及其委員曹元度等祕密接洽。專以原呈之一二函據爲主。而於此等函據之由來。及案中重要人證。重要關係。重要情節理由。概置不問。則蔣懋熙呈報到日。早可執付有司。何必多此一番查辦。此案證據。尚多日後發現。能否認爲有效。殊不敢知。是被嫌疑者之權利。第一步已剝奪淨盡。大總統明慎爲懷。當亦憫然以爲不平。德閎所被嫌疑。罪名至重。平政院條例。一經裁判。更無上訴機關。審度再三。惟有仰懇大總統按照普通刑事辦法。飭由上海地方廳起訴。理由有三。一、現奉大總統公布之平政院訴訟條例。凡平政院應行受理各條。與德閎等現被嫌疑。不相比附。二、中華民國人民被刑事嫌疑者。皆用三級審判制。平政院係特別法庭。爲尊重官吏之特別身分而設。因有特別之身分。轉失普通之權利。立法本意。決不如此。德閎等曾任官吏。一經卸職。即屬平民。不應剝奪普通人民應享之權利。三、現行刑事訴訟律審判衙門章內第二節第十二條。審判衙門之土地管轄。以犯罪地或犯罪人所在地爲斷等語。原案理由犯罪地並指行爲地及結果地而言。犯罪地證據最多。犯罪人所在地於

傳喚勾攝羈押等。皆於審理上關係。至爲便利。故本條以此兩處爲其土地管轄區域等語。此案發生於上海。一切重要人證。皆在上海。德閔身被嫌疑。又在上海居住。故在上海起訴。此事與現行法律相符。國家法律。斷非爲一二人而設。用敢據以上三種理由。爲法律上之請願。……

榮辱者一時者也。是非者百年者也。無論應某所犯之罪其大何似。而其要求一相當被審之權利。總算是守共和國民之本分。彼之敗訴至於何地。雖不可知。而茲一呈。則於將來民權史上。有一位置。此固不爲識短者所見。智昏者所顧。而記者則深以爲然也。夫平政院者。本特權國之法制。非剝奪人民之權利。其本身即無以自存。然其剝奪之法。尚決不是此種。蓋彼之所謂剝奪。乃官吏以國家代表之資格。與人民有交涉時。其訴訟不歸於普通法庭。而歸之平政院也。非人民獨立自入一罪。而可由平政院任意挽之入庭。科以私罰也。如謂訴訟涉於官吏。即當屬之平政院。亦必其以公人之資格。牽入訴訟。而後可。非其以私人資格觸犯刑律。亦當奪其普通法律所保障之權利。而一爲行政長官所魚肉也。(二)苟不顧其罪狀之性質如何。惟以吾欲懲創是人。非

以平政院爲之機關將不如意遂以之胡亂羼入是則與十常侍之北寺魏忠賢之東廠又胡以異亦詔獄而已矣平政云乎哉

（一）原旨謂官吏一經卸職、卽屬平民、此猶後一層、蓋人爲官吏時、一面卽保存其平民之資格、公事屬官吏、私事則屬平民、